

偵探小說  
紅手套



上文書出  
海業局版

MG

I246.56

16  
二

## 紅手套

一

7553

7553

偵探小說

## 紅手套

## 第一章



美洲合衆國之西北部有歷買錫村者爲著名產油之區。其地萬山攢簇。幅員遼闊。煤油之井遍地。皆是產額豐富冠於全球。闔村居民強半恃煤井爲生。其因是致富者尤指不勝屈。然是地民風强悍。盜賊充斥。時出爲鄉人之患。其尤凶悍者號曰烏鵲黨。黨魁浮爾丘。饒勇善鬥。盜賊之隸其部下者凡百數十。衆類皆恣睢暴戾。慄不畏死。之徒有時列隊而出。跨駿騎。挾利械。行劫鄉間。各油礦臨去時。則縱火焚井。付之一炬。礦主損失動輒數萬金。鄉人患之。乃召集村中諸壯丁。損資購械。結爲鄉團。公舉團長一人。發令指揮。守望相助。籍禦盜賊。然烏鵲黨人伏處叢山中。蹤跡詭祕。出沒不常。有時乘。



3 1761 5630 9

鄉團不備突出肆掠縱火殺人橫行如故鄉團卒亦無如之何也時則又有大資本家者覬覦其地油礦之利意圖壟斷乃集資設一麥濟買煤油公司以重金收買油井然礦主之有識者咸深燭其奸不願以其寶貴之油井操之奸商之手於是不出數日其油礦必遭烏鵲黨焚掠毀其機火其井殺其人資產蕩然了無孑遺而凡隸屬麥濟買公司者則又七鬯不驚絲毫無犯其中蛛絲馬跡自有可尋鄉人怪之於是衆論噴噴咸集矢於麥濟買公司以爲盜黨之出而焚掠暗中固別有主者必匪無因而至然事雖可疑初無確據亦惟付之空論而已

吾書開端蓋在一千九百十七年之春三月某日午後烏鵲黨大隊忽自山中鑿牆而出行劫哈米特氏之油礦黨人皆跨馬持手鎗以鴉羽爲冠半覆其面兩目則以圓玻璃蔽之頭上有鴉翼二作飛翔之狀狀貌猙獰不啻魔

怪黨魁浮爾丘揮衆圍油井縱火焚毀。一時烈焰飛騰黑烟迷漫火光熊熊。上冲霄漢羣盜立馬圍觀之鼓掌驩呼引爲大樂。時則有女郎名碧梨者方跨馬自村中出遨游曠野款段前行飽覽山色碧梨年裁二十許金髮藍眸丰神絕豔性尤勇敢喜馳馬擊劍三五健男子匪其敵也當時碧梨獨遊山麓忽見隔山火光大作天爲之赤心乃大懼急縱轡飛奔疾馳登山巔立馬高坡遙望隔山烟焰起處乃在哈米特氏之油礦中明知烏鵲黨人又出肆掠急欲馳回村中報告鄉團正凝思間不意坡傍草中伏有盜黨一盜見碧梨跨馬至疑爲村中之偵探乃躡足自草中出潛行至碧梨之後欲肆襲擊幸碧梨所蓄之愛犬追隨左右忽見盜黨來襲向女狂吠碧梨心知有異旋眸反顧見盜黨立馬後舉鎗待發碧梨佯爲無睹泰然自若陰自囊中取手鎗出突然轉身開鎗轟擊鎗彈簌然出適中盜黨之腕盜黨負傷仆地手

中之鎗乃鏘然而墜。碧梨恐烏鵲黨大隊繼至，衆寡不敵，乃旋轉馬首飛馳下山而去。少頃羣盜果呼嘯至見其黨仆草中急下馬扶之起盜黨歷述受傷之故，浮爾丘大怒，遂率衆上馬往追。碧梨比登山巔，遙見碧梨已去，遠追之不及，遂廢然而歸。

碧梨所居在歷買錫村之西偏。其父名奇亞夫，年已六旬，忠厚誠樸，一鄉推爲長者。奇亞夫設酒肆於村中，肆名綠樹居，兼售雜貨，規模宏敞，爲闔鄉之冠。其肆址乃一古屋，牆壁門戶堅厚無匹，建築之固與堡壘相似，誠以此間羣盜如毛，固其垣墉正所以防盜賊之侵襲也。村中諸少年無事時，恒聚酒肆中，觥籌交錯，賓客常滿，故綠樹居者實歷買錫村之俱樂部也。是日，肆主奇亞夫正負手立帳檻之側，與肆中司事名康頓者笑談甚驩。忽見其愛女碧梨狂奔而入，坌息呼曰：「阿父！烏鵲黨又出肆掠矣！」語出肆中，諸人皆大驚。

紛紛擲杯躍起圍立碧梨之四週詢其顛末奇亞夫亦駭然曰汝言信乎碧  
梨曰確也頃兒乃親見之哈米特氏之油鑛已被焚毀今羣盜尙逗遛未去  
速往捕之猶可及也碧梨言已奇亞夫急顧其傍一少年曰今鄉團團長麥  
及璧適以事他出尙未歸來然時哉不可失蘭姆汝宜速率鄉勇馳往捕盜  
若能一鼓肅清鄉人之福也蘭姆奉命商之肆中諸少年諸少年皆奮勇願  
往蘭姆大喜乃率衆飛奔出肆相率上馬疾馳而去

威廉者麥濟買公司之代表也奉公司總理之命長駐歷買錫村管理收買  
油井事宜然威廉之爲人陰賊險狠詭變百出凡有不遂其願者往往設計  
中傷密謀破壞而自其表面觀之則又溫和可親謙恭有禮質言之則一口  
密腹劍之小人也當衆鄉勇往捕烏鵲黨時威廉適驅車而至步入綠樹居  
時碧梨與奇亞夫正立而議論碧梨曰自麥濟買公司收買油井以來凡不

願出買者咸遭烏鵲黨。黨人之蹊蹻是可異也。威廉方入室，驟聞碧梨之言，色乃立變，繼復佯爲鎮靜之狀，含笑至奇。亞夫之前與之握手，並以甘言媚碧梨。碧梨心鄙其人，不屑與之周旋，轉身欲行。威廉強笑曰：「僕離此五日矣，今日復來自意，必能邀密司之歡迎也。」碧梨微哂曰：「君嘗離此而他適耶？然余則殊未之知也。」言已，珊珊登樓而去。威廉爽然若失，會肆中司事者以一函授威廉。威廉視其封面，乃發自總公司者，急拆而閱之。其辭曰：

威廉君鑑頃據確切之調查，歷買錫城諸油井，當以失魂井所產最為豐富。惟此井埋滅已久，知者絕鮮。今臘金煤油公司亦遣其代表名沙第者親往，歷買錫村從事考察。此井倘為若輩所獲，我公司當大受影響。以前計劃，必且完全失敗。爰特專函馳告，務望竭力緝訪，務獲此井，而後已。至於沙第一方面尤宜先事佈置，阻其進行，萬勿稽誤。是所至盼。

總經理哈利增上

威廉閱已卽納函懷中取雪茄吸之凝神苦思欲覓一萬全之策以阻沙第之進行正沉冷間而肆門陡闢突有一不速之客翩然戾止蓋卽臘金煤油公司之代表沙第是也

沙第年二十六七氣宇軒岸狀貌英俊一翩翩美少年也是日奉公司總理之命跨馬至歷買錫村懷中藏有介紹書一擬求見綠樹居之主人奇亞夫馬抵肆外沙第一躍而下正欲推門入內其時女郎碧梨適在門樓之上憑檻間眺左手執冠右手掠其雲鬟偶一失手冠忽下墜適中沙第之頭上沙第驟而止步仰視樓上乃一明眸皓齒之倩者不覺轉慄爲喜急自地上將冠拾起拂去塵垢擲還碧梨碧梨將冠接得深致歉忱面乃大頰颯然而入沙第見女入悵然如有所失乃推門入肆求見奇亞夫出懷中介紹書授之

奇亞夫接書拆閱則發自其老友畢葛斯者辭曰

奇亞夫老友鑑今有敝友沙第爲臘金煤油公司之代表擬至貴鄉考察  
油井爰肅寸箋代爲介紹務乞妥爲照拂無任感禱畢葛斯上

奇亞夫閱已卽與沙第握手欣然曰畢葛斯君爲余之老友君旣爲畢君之  
友卽余之友也猥承枉顧敢不盡地主之誼乎時威廉在傍見沙第忽至心  
頗訝其神速乃趨前含笑與沙第爲禮奇亞夫見之卽爲兩人紹介威  
廉欲與沙第握手沙第佯爲未見顧謂奇亞夫曰余曩嘗與威廉君遇令殆  
忘之矣威廉出雪茄一匣奉之沙第沙第峻拒之威廉慚而退沙第詢奇亞  
夫曰自此間至愛壁沙村道將安出奇亞夫曰愛壁沙村耶我家碧梨常往  
其地君若欲往可命其爲鄉導也沙第喜曰甚善然則余當與此君偕往以  
免迷途語出肆中司事者在傍聞而大嘆奇亞夫亦爲之莞爾沙第怪而問

故奇亞夫笑曰碧梨乃弱息之小字也沙第始恍然悟奇亞夫招碧梨至與沙第相見沙第見所謂碧梨者卽樓上墜冠之麗人心乃大喜兩人一見如故雅相愛好握手清談情致纏綿威廉從傍見之妒恨交作忿然而出由是沙第遂留居於綠樹居中爲歷買錫村之寓公矣

鄉勇奉奇亞夫之命往捕烏鵲黨時已薄暮羣盜將油井焚毀緩轡而歸適與鄉勇遇於中途鄉勇振臂大呼開鎗轟擊一擁而前聲勢甚盛盜黨知不敵狂竄而奔衆鄉勇奮力逐其後馳數里羣盜越一小河而過河邊蘆葦叢生高可數尺人馬奔入蘆葦深處倏然隱滅杳無蹤跡迨鄉勇追至其地遍搜蘆中絕無所睹衆乃相顧錯愕蘭姆曰我儕曩捕烏鵲黨時每至此間必失黨人之蹤跡此其第三次矣不識盜黨有何幻術乃能如此殊可怪也衆亦稱異不置議論良久天已深墨乃攜鎗上馬廢然而歸

第二章

暮色既積星月上矣諸鄉勇自山間歸至綠樹居之前相率下馬奔入肆中以盜黨失蹤之詳情報告奇亞夫奇亦詰爲怪事時則鄉團團長麥及璧已自他處馳回麥及璧年可三十餘軀幹癱肥權之重可三百磅狀貌臃腫如人立之家平時好大言睥睨一切以勇士自居實則畏惲寡機智與其言不稱鄉人謚之曰喜鵠蓋譏其無能也當時麥聞衆鄉勇之言乃排衆而前昂然曰欲捕烏鵲黨舍余莫屬余若率隊而往鼠輩安能潛蹤行見其束手而就執耳奇亞夫曰然則君宜速往毋令鼠輩兔脫誠能捕獲盜黨不世之譽也麥領之乃欣然率鄉勇出鼓勇上馬疾馳而去。

麥及璧去後碧梨與奇亞夫方立而閒談忽有一鄉童疾趨入肆自囊中出碎紙一方授之碧梨碧梨迴顧童子則鄉嫗左阿奶奶之孫左斯也接其紙視

之見紙上有字一行其辭曰

刻有要事相告乞速過我一談。

左阿奶白

碧梨闕已以示奇亞夫奇亞夫詫曰左阿奶有何要事乃以深夜招汝殊可異也碧梨略一沉思恍然曰兒曩遇左阿奶家彼必叮嚙語兒謂欲將失魂井之遺址指以示兒然遲遲數年迄未見告今晚馳箋相招殆欲以此中秘密語兒耶奇亞夫笑曰失魂井埋沒已久久無知者彼老嫗之言殆夢囈耳兒切弗信之碧梨毅然曰左阿奶誠信可恃決不欺兒兒當親往其家苟有所得於我家不無利益也奇亞夫阻之曰比來盜賊橫行荆榛遍地兒一弱女子子身夜出危險殊甚不如不往爲妙碧梨不聽遂與其父別忽忽與左斯偕出。

左阿奶者一奇異之老嫗也年可六旬餘鬢髮蒼然兩目炯炯有奇光與其

孫左斯二人僻居荒村茅屋一椽四無隣舍室中陳設簡陋座前陳一小火爐爐上置鐵鍋一終日就鍋煮水蒸汽上騰迷漫室中老嫗則靜坐爐傍常日閉目凝思默然寡言笑是晚忽有所感乃書一紙授其孫左斯命速馳往綠樹居授之碧梨已而碧梨與左斯偕至左阿奶奶肅之坐爐傍徐徐曰余曩日不嘗語密司乎余欲將失魂井中之秘密告之密司令則密司之機會至矣言已即將失魂并以前之歷史詳述一過碧梨則端坐而聽之

左阿奶奶之言曰四十年前余自墨西哥來此傭於一油鑛主人家主人爲一妙齡之女郎芳名杜蘭斯姿容端麗豔絕一時其時北美洲西部尙屬紅種土人之勢力範圍白人之僑寓此間者遠不若今日之衆余主杜蘭斯既具絕世之姿容復擁百萬之家資遂爲當地酋長所垂涎酋長卑禮厚幣納交於杜蘭斯杜蘭斯心雖鄙之畏其權勢不得不虛與委蛇久之酋長遂向杜

蘭斯乞婚。杜蘭斯以其異種也，毅然拒絕之。酋長堅以爲請。杜蘭斯執不許。酋長失望之餘心乃大忿。會杜蘭斯忽與一西班牙人遇，頗相愛好，立談之頃，遽訂婚約。酋長聞之，妒忿益甚。結婚之前一夕，杜蘭斯與其未婚夫挽臂出遊，散步曠野，不意酋長自林中突出，疾趨至兩人之前，面色慘白，聲勢洶洶。怒目厲聲曰：「汝拒我而與彼偷姵，汝意何居？」若與彼偷結婚，余誓必手刃汝以洩余忿。詰旦，其愼之言已悻悻而去。兩人出不意，相顧慘怛，木立不能聲時。余適在傍，深爲主人惄惄。其翌日即余主杜蘭斯結婚之日矣。是日天忽大雨，電電交作。杜蘭斯易新製之嫁衣，衣製以霧縠，薄若蟬翼，鑽石之串圍其蝤蛴之頸，珠光寶氣與雪膚相映。家中盛設燕會，嘉賓畢集，觥籌交錯。頗極一時之盛。杜蘭斯往來酬應，栗碌異常，笑容可掬，姣豔奪目。來賓咸嘖嘖稱羨，歎爲天人。初不料大禍之臨，即在眉睫也。其時雷雨益厲，杜蘭斯

迴顧庭中。若有所感。余因從旁戒之曰。結婚而雷雨者。爲兆匪吉。主人其慎。之杜蘭斯聞余言。陡憶昨日酋長之言。邑邑不樂。時牧師已至。兩人正欲舉行婚禮。詎知大門陟闢。彼野蠻之酋長突率其土人數十。各執利刃及巨斧。蠭擁入室。揮刃亂砍。狀如狂易。室中諸人不及奔避。一剎那間。主人及來賓。乃盡爲土人所擊斃。土人將室中金珠寶物掠得。正欲一哄而出。不意迅雷忽作。此巍然獨峙之古屋。乃觸電而倒。霹靂一聲。陷入地下者丈許。於是酋長及土人不及逃出。亦均葬身於圯屋之中。天之降罰惡人。固昭之不爽。所可憐者。我美麗絕倫之女郎杜蘭斯。乃遭魔鬼之妒。竟長眠於此古屋之下。耳。左阿奶述至此。老淚縱橫。喟然飲泣。碧梨聞之。亦不自知其扼腕而嘆息也。

少頃。左阿奶續言曰。當土人來襲之時。余適在廚房中。聞警逸出。未與同禍。

初主人未死時曾覓得煤油井一名曰失魂此井產油之富冠於全美人若獲之者富可立致惟井之地址甚祕當時除主人杜蘭斯外絕鮮知者余爲主人之心腹故亦得與聞其秘迨主人死後鄉人議論紛紜僉謂此寶貴之油井已爲電電所震毀淪爲墟墓遂無復有過而偵查之者矣寶則失魂之井依然存在知其秘密者惟余一人而已左阿奶奶言至此碧梨急問曰然則失魂之井究竟在何處不識嫗能語余否左阿奶奶領之曰密司請勿急急余今當以一物示密司也言已離座而起步至室隅一壁櫈之前啓其抽屜取一紅色之手套出指謂碧梨曰失魂井之秘密盡在此手套之中雖然余有一言密司識之失魂井者世間不祥之物也人若欲得此井必經無量之艱危甚或因一念之貪以身殉之余雖欲將此中之秘密宣告密司亦不能不爲密司懼耳語至此忽見窗外隱約有人影倏然而過左阿奶奶急趨至窗

前隔窗一望絕無所睹。左阿奶曳窗帘蔽之，仍恐隔牆有耳，洩漏秘密，乃將紅色之手套仍藏之壁櫈之抽屜內，顧謂碧梨曰：密司異日必能知失魂井所在，特今日尙匪其時，密司歸矣。凡余所言，幸守秘密，毋令他人知之。碧梨不得已，乃告辭而出，策馬回家。

初，碧梨得左阿奶奶密札，後與其父奇亞夫立而議論，不意威廉適在戶外，盡聞其事。迨碧梨與左斯偕出，威廉躡足隨其後，遙見兩人抵左阿奶奶之居，相率入內。威廉乃伏於窗外側耳竊聽，惜左阿奶奶發聲甚低，凡所云云，模糊斷續，不能盡悉。嗣見左阿奶奶自壁櫈之中，取一紅手套出，狀甚鄭重。威廉探首視窗內，正欲竊聽其語，不意爲左阿奶奶所覺，閉其窗帘，威廉在外，遂絕無所見。嗣見碧梨自室中出，跨馬歸家，乃亦怏怏而返。

翌日晨，烏鵲黨黨魁浮爾丘獨坐窟中，盜妻以早餐進浮爾丘，據案大嚼，怡

然。自。得。其。時。忽。有。傳。信。鴿。一。頭。自。山。外。飛。入。鴿。之。脰。上。繫。有。密。函。一。封。盜。妻。  
見。之。卽。捧。鴿。於。懷。將。密。函。解。下。交。與。所。畜。之。猩。猩。猩。猩。名。喬。愛。性。頗。馴。良。能。  
解。人。意。接。得。密。函。後。持。之。入。室。以。呈。浮。爾。丘。浮。拆。閱。之。則。發。白。麥。濟。買。公。司。  
代。表。威。廉。者。也。其。辭。曰。

浮。爾。丘。君。鑒。頃。探。得。沙。第。及。碧。梨。同。御。四。馬。車。一。馳。往。愛。璧。沙。欲。將。機。械。  
契。約。等。物。運。入。歷。買。錫。村。惟。此。舉。頗。不。利。於。我。黨。見。箋。望。率。衆。速。出。中。途。  
截。擊。阻。其。進。行。萬。弗。遲。誤。至。急。至。急。

威廉上

浮。爾。丘。閱。已。擲。匙。躍。起。立。命。猩。猩。撞。鐘。召。集。羽。黨。鐘。聲。旣。鳴。盜。黨。畢。集。人。人。  
以。羽。冠。蒙。面。戎。裝。控。騎。列。隊。廣。場。少。頃。浮。爾。丘。亦。易。服。至。遂。率。其。黨。自。窟。中。  
出。衆。盜。聚。而。商。議。僉。謂。自。愛。璧。沙。至。歷。買。錫。村。必。道。出。紅。葉。岡。其。地。草。木。邃。  
密。山。勢。險。峻。人。馬。易。於。伏。匿。浮。爾。丘。乃。率。黨。赴。紅。葉。岡。既。至。指。揮。其。衆。伏。於。

岡上深林之中靜俟沙第至要而擊之越刻許遙見沙第及碧梨果駕一四馬之車緩轡而來浮爾丘戒其部下毋得妄動欲俟兩人至岡下突出擊之不意碧梨日光銳利偶仰視岡上瞥見樹林深處隱約伏有人馬急指以示沙第駭而呼曰岡上有盜將不利於我儕我儕速遁毋爲若輩所窘沙第遙望之女言良信卽舉策鞭其馬馬乃狂奔折入他道遁去浮爾丘見之知事已洩漏立率其黨下岡飛逐於馬車之後各取手鎗出向兩人開放鎗彈橫飛續續不絕沙第迴顧見追騎漸近遂以手中之繩授之碧梨亦自囊中取手鎗出就車上還擊且行且戰相持良久沙第見追者益迫相距不過丈許乃顧謂碧梨曰事急矣密司速驅車歸求故於鄉團余當以一人一鎗禦盜於此密司宜速行勿顧余也言已遂自車上一躍而下挺立道中連開其鎗以禦羣盜盜不能前進碧梨深佩沙第之勇乃驅車疾馳而去沙第與盜相

持片刻一盜忽以長繩爲環就馬背遙擲之沙第出不意爲飛索所曳顛仆於地衆盜一擁而上沙第遂爲所執時碧梨去尙不遠浮爾丘立揮其黨往捕碧梨碧梨見追者復至駭乃益甚芳心大亂急不擇路乃驅車登山坡坡上僅羊腸小道一下臨萬丈之深谷崎嶇飛行險峻無匹碧梨偶一不慎車忽傾欹訇然一聲人馬與車乃並墜入深谷之中

### 第三章

沙第之被執也盜黨取長繩一縛之大樹之上呼噓而去沙第俟盜黨去遠急欲思一脫身之策沉吟片刻忽得一計乃用力以繩擦樹幹久之樹幹受擦生火將繩燒斷沙第始得掙脫乃自樹上一躍而下疾馳登山坡縱目四矚忽聞坡下有呼救聲隱約若碧梨探首俛視則石壁及深谷之間有沙灘一方嵯峨突出碧梨匍匐沙上方引吭而呼沙第見碧梨無恙心乃稍慰先

是碧梨偶一不慎從坡上墜下自分不免瞑目待死不意其身爲車箱所震激出車外跌入沙灘之中馬車乃復自灘上滾下墮入深谷訇然一聲碎爲粉齋碧梨受驚而暈倒臥沙中時羣盜已追至坡上下馬僥視見馬車墜入谷中碎爲數百斤以爲碧梨已葬身坡下不復追尋乃相率上馬歡呼而去盜去後可一刻鐘碧梨悠然而甦見己身臥石壁下無路可上乃大呼求援會沙第聞聲而至沙第見石壁矗立千仞足不能駐勢難攀緣而上瞥見坡後有駕車之馬兩騎自谷中逸出方俛而嚙草沙第乃奔至馬前解得長繩一以繩之一端擲至坡下碧梨接得卽繫之腰間沙第乃將繩之他端縛於馬身一躍上馬驅之徐行將碧梨曳上山坡碧梨雖歷奇險幸未受傷驚魂稍定卽將腰間繩索解去蹤身上馬與沙第並驅而歸

是日清晨鄉團團長麥及璧率團勇十餘騎長驅入山欲覓得盜窟所在一

鼓。擒。之。行。至。中。途。忽。與。烏。鵝。黨。大。隊。相。遇。時。黨。人。正。自。山。坡。馳。下。欲。歸。盜。窟。警。見。鄉。團。盜。擁。而。至。相。顧。駭。然。紛。紛。旋。轉。馬。首。由。他。道。逸。去。麥。及。璧。遙。見。之。急。揮。部。下。奮。勇。追。盜。鄉。勇。各。取。手。鎗。出。向。盜。開。放。盜。黨。聞。鎗。聲。奔。乃。益。疾。曲。折。久。之。抵。一。小。河。之。濱。一。轉。瞬。間。盜。黨。忽。失。所。在。鄉。團。不。捨。紛。紛。涉。水。追。尋。麥。及。璧。軀。肥。而。馬。劣。乃。落。於。大。隊。之。後。與。部。下。相。失。麥。跨。馬。奔。良。久。神疲。力。乏。汗。出。如。瀉。氣。息。空。然。幾。不。屬。乃。下。馬。立。水。湄。以。手。揮。額。上。之。汗。稍。事。休。息。不。意。河。濱。草。中。伏。有。盜。黨。數。人。一。盜。以。長。繩。爲。環。乘。麥。不。備。奮。力。遙。擲。之。適。套。於。麥。及。璧。腰。間。麥。爲。飛。索。所。縛。駭。而。擣。拒。盜。黨。大。喜。即。合。力。曳。其。繩。麥。立。足。不。定。仆。於。草。中。盜。黨。一。擁。而。出。按。麥。於。地。即。以。繩。束。其。手。足。縛。之。大。樹。之。上。以。一。人。守。其。傍。餘。盜。乃。相。率。上。馬。馳。去。

其。時。麥。及。璧。部。下。諸。鄉。勇。已。涉。水。而。過。追。至。一。森。林。之。外。不。意。盜。黨。大。隊。悉。

匿。身。林。中。狙。伏。以。待。俟。鄉。勇。稍。近。乃。突。然。自。林。中。躍。出。各。執。手。鎗。擬。鄉。勇。之。  
胸。鄉。勇。出。不。意。相。顧。失。色。人。人。高。舉。兩。臂。莫。敢。抗。拒。盜。大。喜。乃。命。衆。鄉。勇。擲。  
鎗。下。馬。魚。貫。而。行。羣。盜。持。鎗。監。其。後。驅。之。如。豕。羊。鄉。勇。中。有。蘭。姆。者。素。矯。捷。  
而。機。警。突。乘。盜。黨。不。備。飛。身。上。馬。疾。馳。逸。去。羣。盜。開。槍。擊。之。差。幸。躲。閃。敏。捷。  
無。一。命。中。者。倉。皇。馳。數。里。適。與。沙。第。及。碧。梨。遇。碧。梨。呼。止。之。詢。其。何。往。蘭。姆。  
就。馬。上。略。述。所。遇。碧。梨。大。驚。曰。烏。鴉。黨。殘。暴。性。成。鄉。勇。被。捕。恐。爲。所。害。余。今。  
當。與。沙。君。馳。往。相。機。救。護。君。可。遠。歸。召。村。人。來。爲。我。儕。之。後。盾。蘭。姆。領。之。遂。  
連。策。其。馬。飛。馳。而。去。

蘭。姆。去。後。碧。梨。與。沙。第。乃。並。驅。赴。山。麓。馳。數。里。遙。見。隔。河。森。林。之。中。隱。約。有。  
人。在。沙。第。急。止。碧。梨。勿。前。兩。人。乃。相。率。下。馬。沙。第。自。請。往。林。中。探。之。命。碧。梨。  
在此。稍。待。碧。梨。諾。之。沙。第。乃。躡。足。而。前。鶴。行。驚。伏。掩。入。森。林。中。而。去。時。羣。盜。

已將捕獲之鄉勇驅入林中。鄉勇斯時尙未知其團長麥及璧先已就縛。警見林中一巨樹之上縛一肥漢面蒙白巾默然而立相顧驚疑不識肥漢爲何人。黨魁浮爾丘笑曰汝等識此君否。此君無顏對人故以白巾蒙面。今余當令汝等見之。言已卽揭去其人面上之巾。白巾旣去狀貌畢露衆鄉勇見之相視大駭。其人非他蓋卽碩大無朋之團長麥及璧也。麥見衆鄉勇亦至羞怍莫名。浮爾丘遣人釋麥之縛令與衆鄉勇同立囁之曰汝蠢若鹿豕畏葸無能乃敢大言不慚。欲一鼓而擒我黨人苦不自知。汝抑何瞢謬乃爾。今汝之生命在余掌握。余欲殺汝者直如屠一豕而已。然余今不殺汝容當釋汝歸家。但使汝知烏鵲黨黨人未可輕犯。後此勿復作大言而已。浮言時羣盜咸備肆揜擄麥及璧。大慚愧首不能答。浮見麥及璧胸前懸一銅質之徽章。章上鐫有團長兩字。乃將徽章拉下執而觀之。其時沙第適躡足而進蠶。

立於羣盜之後。探首窺視浮爾丘。忽於銅徽章中照見沙第之影。誠且詫。乃佯爲不知也。者招盜黨兩人。至其前附耳語之。盜黨唯唯。乃分投疾馳去。繞道至沙第之背後。突然躍出。以手鎗擬其胸。沙第出不意。不及抗拒。遂爲盜黨所執。盜黨曳之至浮爾丘之前。浮大喜。命驅入俘虜隊中。嚴加監視。其時碧梨在林外遙見沙第。亦爲盜黨所捕。爲之大駭。沉思良久。忽得一計。乃躡足入林中。猱升一大樹之上。直登其巔。俛視羣盜適聚立樹陰之下。口講手畫。若有所議。碧梨欲救衆人。奮不顧身。乃自樹顚飛躍而下。突壓於盜魁之頭上。黨魁出不意。與碧梨俱仆。倉卒不能起。羣盜驟見此狀。幾疑飛將軍從天而下。瞠目大驚。不知所措。卽在此一剎那間。沙第及諸鄉勇見有機可乘。遂不約而同。奮身躍起。奪盜黨之鎗。扭而毆之。盜黨倉皇應敵。與鄉勇肉搏。於是林中大亂。呼聲震天地。會蘭姆亦率鄉中壯丁飛馳來援。時盜魁已自

地上躍起見鄉勇人衆勢難對敵乃撮口作怪聲一躍登馬背趣其黨速盜黨見之遂紛紛上馬狼奔豕突一鬪而逸時碧梨方獨立道傍袖手作壁上觀不料有盜黨一騎自碧梨身傍馳過突展其臂拽碧梨之衣領挾之上馬飛馳而去碧梨引吭大呼力掙不得脫馳里許碧梨瞥見盜黨腰間佩有匕首一柄乃暗將匕首拔得出其不意力堪盜黨之左股霜刃倏下鮮血四濺盜黨痛極大嗥自馬上顛仆而下碧梨爲盜黨所牽與之俱墜兩人遂就地上扭毆盤旋數四碧梨突將盜黨推開奮身躍起自囊中取手鎗出直指盜黨之胸盜黨始高舉兩臂潛伏不敢動會沙第及麥及璧亦飛馳來援見碧梨已將盜黨捕獲大喜過望麥及璧前請曰余頃爲盜黨所執備受揶揄憾之次骨今請密司以此盜付余余當驅之回村細加輸訊務獲盜窟而後已碧梨領之乃以盜黨付麥與沙第並驅先歸麥牽馬一騎令盜黨乘之以

長繩。繫其手曳之徐行。行近歷買錫村。麥忽自囊中取紙烟出燃而吸之。手中之繩乃不期而墜。盜黨在後見之利其顛預。忽生一計。潛取馬背之繩奉之於麥莊容曰。麥君。君手中之繩墜矣。麥及璧。瞿然覺急。接繩握手。之莞爾。曰汝頗誠實可嘉。不然我繩墜汝可逸矣。盜黨唯唯。而心乃竊笑之。復數武。盜黨乘麥不見。私自馬上躍下。倏然逸去。麥及璧曳其繩。微覺有異。比回顧不禁大詫。蓋盜黨已杳如黃鶴。手中所曳者乃空馬一乘而已。

第四章

盜黨既逸。麥及璧喪氣殊甚。怏怏而歸。會沙第與盜黨因久待。團長不至。深恐中途有失。復率鄉勇自村中馳出。麥見衆至羞慚無地。略述盜黨失蹤狀。自承疏忽之咎。衆見麥狼狽之狀。不覺爲之莞爾。沙第謂盜黨逸去未久。追猶可及。欲親往捕之。衆鄉勇咸奮勇願偕往。沙第與碧梨乃率鄉勇疾馳去。

行數里將近勃開容河遙見盜黨大隊正在河濱休憩沙第乃指揮其衆鼓勇進攻盜見鄉勇又至紛紛上馬涉水而逃沙第等追至河濱與盜黨大隊相距不過數丈羣盜馳入蘆葦叢中一轉瞬間倏然不見迨鄉勇追過小河遍搜蘆中杳無蹤跡沙第與碧梨目睹此異深以爲怪始信鄉勇之言良非虛語乃廢然率衆而歸

越日威廉忽接總公司來函急拆閱之其辭曰

威廉君鑒頃得確息世之知失魂井者惟老嫗左阿一人務望覓得此嫗設法探之尙能成功我儕獲益非鮮淺也 總經理哈利增上

威廉閱已卽乘汽車出擬往訪左阿奶奶車至中途忽見一童子徐步道傍躡蹠獨行車自童子身畔馳過威廉偶迴顧不覺大喜蓋童子非他卽左阿奶奶之孫左斯也威廉急止其車笑謂左斯曰孺子何往左斯曰頃以事往愛璧

沙村今乃歸耳。威廉笑曰：如此長途跋涉，獨行得勿疲乏耶？余今適無他事，願以汽車送汝歸。汝以爲何？如左斯喜曰：君言信耶？威廉正色曰：余豈欺汝者？汝第登車可矣。左斯大喜，遂一躍上車，坐於威廉之左。威廉捩機，啓之，車忽疾駛向前去。風馳電掣，其捷若飛。左斯乃大樂，馳數里，威廉忽顧謂左斯曰：汝曩日不嘗語余乎？汝將以失魂井之秘密告之於余，今汝試言之，失魂井究在何處？威廉語出左斯，乃大駭，急啓車左之戶，欲下車而逸。威廉怒面色，陡變突以雙手扭左斯奮力舉之起，高舞空中。左斯力掙不得，脫大駭而下。汝其母悔，左斯穀，諫曰：余實不知，安能告君？威廉大怒，遂將左斯自車中擲出，墜於道傍山坡之下，受傷甚重，痛極立暈。威廉止車，俛視，疑其已死。深恐爲他人所見，乃開足汽機，疾馳而去。

是日清晨碧梨與沙第乘馬偕出並驅遊村外且行且語愉快無訕道出高坡忽聞坡下有呻吟聲兩人甚異之乃自馬上躍下疾馳下坡警見坡下草中倒臥一童子碧梨俯視之則左阿奶奶之孫左斯也受傷甚重呻吟不絕碧梨深爲駭詫急詢其何由在此時左斯已悠然而甦張目見碧梨乃泣而呼曰惡人威廉彼欲殺余彼以失魂并問余余秘不以告彼乃擲余於此噫余傷甚余左臂折矣言已復昏然而暈兩人聞威廉欲得失魂并乃瞿然而悟碧梨恨之曰威廉賊也狼子野心乃肆其辣手於孺子殘酷奚如余若遇之者必唾其面噫左斯傷甚余當送之歸家余知彼可憐之祖母方倚門而望也復顧謂沙第曰我家有傷藥一罐藏於一小皮篋之中以治跌打諸傷素著奇驗君可速歸向余父索藥箱攜之至左阿奶奶家余將以傷藥治左斯也沙第領之遂將左斯舁至坡上臥之馬背碧梨曳僵徐行送左斯還

家沙第則飛身上馬疾馳歸歷買錫村

威廉之遁也念世之知失魂井者惟左阿姆一人不如親往詢之或能探得其底蘊立意既定遂驅車赴左阿奶家車至茅屋之前止車躍下推門而進時左阿奶正擁爐嚮火見威廉笑入驟而躍起威廉怡色柔聲徐徐止之曰嫗勿穢余之來此實欲以一事詢嫗余聞他人言此間有失魂井者嫗頗知其秘密不識能語余否左阿奶聞言益驚戰慄曰否否何爲失魂井余實不知請君勿信他人之謠言威廉見左阿奶秘不肯宣乃自囊中出鈔票數紙納之左阿奶手中厲聲曰汝若舉失魂井之秘密詳以余告則余當以重金酬汝决不吝惜非然者余必有法以處汝汝其慎之左阿奶惑於重利又剗於威廉之威心乃漸動瞪視手中之紙幣轉輾思維躊躇莫決此時忽聞屋外蹄聲得自遠而至威廉驟然變色隔窗外窺遙見碧梨手曳一騎徐步

而來馬上偃臥者固左阿奶奶之孫左斯也威廉恐爲碧梨所窘急自左阿奶奶手中將紙幣奪回倉皇奔出時碧梨方注意於馬上之左斯未之見也也碧梨曳馬至屋外卽將左斯自馬背上抱下挾之入內左阿奶奶見其孫負重傷駭極幾暈惶然涕出碧梨略述左斯受傷之故左阿奶奶恍然曰頃有一男子來此以重金賂余欲知失魂井所在嗣見密司來乃倏然逸去此人殆卽威廉也碧梨亦以爲然其時左斯已甦欲飲清水少許碧梨趨視室隅甕中空無涓滴乃親挈瓦甕出欲往澗中汲水時威廉尙逗遛屋外矗立於汽車之側執紙捲烟吸之瞪目視地若有所思碧梨突然啓戶出威廉避匿不及乃挺身卓立夷然若無事者碧梨瞥覩威廉怒不可遏疾趨而前戟指詈之曰惡徒汝以卑鄙殘酷之手段加以孺子之身可恥孰甚不速去余且召鄉人來縛汝入村痛加懲創以戒汝暴戾之罪威廉聞言亦大怒突伸手扭碧梨之

肩厲聲曰。凡余所爲何預汝事。汝若不與余反對者。則失魂之井。余必能探得之矣。言已。推碧梨之肩。揮之令去。碧梨忿極。乃笑舉手中之瓦甕。猛擊威廉之顱。甕破。威廉之顱亦立碎。血流被面。獰惡若厲鬼。威廉痛極。幾暈。暴怒欲狂。虎吼而前。張兩臂。欲捕碧梨。碧梨轉身而逃。威廉奮力逐其後。碧梨突取手鎗。出以擗。威廉之胸。威廉大驚。潛伏不敢動。已而碧梨步至威廉之側。欲與之語。不意威廉突然躍起。力擊碧梨之腕。手中之鎗。乃鏘然墜地。碧梨大駭。失色。威廉乘勢扭其胸。舉拳毆之。碧梨不得已。乃奮勇與威廉鬥。盤旋久之。碧梨力漸不敵。退至汽車之傍。威廉距躍而前。以兩手扼其喉。按之於汽車之上。碧梨無力抗拒。氣閉不得舒。命在呼吸。正危急間。而沙第至矣。沙第奉碧梨之命。疾驅回綠樹居。取傷藥之箱。取得後。即攜之上。馬飛馳往左。阿奶奶家。將近茅屋。遙見碧梨爲威廉所扼。倒臥於汽車之上。千鈞一髮。危。

急萬分。沙第誠且怒，遂自馬上飛躍而下，直撲威廉。時碧梨已暈僵臥不復動。威廉見沙第突至，急捨碧梨而鬥。沙第素工技擊，手足敏捷勇猛，無匹兩人互扭久之，頹然俱仆。威廉見地上有手鎗，即伸手攫得，向沙第開放。沙第目明手捷，急扼其腕，鎗彈斜飛而出，適中汽車後汽鍋之上，鍋爲之洞穿。汽油汨汨而出，灌注草間，不意草中有燼，餘紙烟一悞爲威廉所擲棄者，火尙未熄，汽油遇火立卽燃燒，延及汽鍋之上，一轉瞬間，鍋乃突然爆發，但聞轟然一聲，汽車全身炸爲粉齋，烟霧迷漫，火光熊熊。碧梨本僵臥於汽車之上，車已爆裂，碧梨不將隨之而炸斃耶？而不知其中事實，乃固有大謬不然者，在也。

### 第五章

初威廉開鎗擊汽鍋時，碧梨在車上已悠然而甦，忽覺有臭惡之氣觸鼻，欲

嘔微啓其目。迴顧車後。瞥見地上之火已延及車身。及汽鍋逆知一二分鐘間。此車必將爆裂。大喊躍起。狂奔至數十步外。伏匿於茅屋之後。故汽車雖毀。碧梨固依然無恙也。其時沙第已將威廉推開。奮身躍起。忽見汽車轟然爆裂。以爲碧梨僵仆車上。必遭殃及。驚心蕩魄。慘怛萬狀。瞠目木立。感傷欲絕。不意威廉在後乘間躍起。攬得大鐵鋤一躡足至沙第之後。高舉鐵鋤猛擊其顱。幸碧梨自屋角奔出。適爲所見。急俯拾地上之手鎗。注視明切。突發一鎗。適中威廉之右腕。威廉負傷痛甚。鋤不能舉。鏗然而墮。沙第聞聲迴顧。見碧梨自後馳至。安然無恙。快慰逾望。時左阿奶奶在室中斗聞鎗聲。駭而出。視。瞥見威廉。俛首立門外。以左手獲其受傷之腕。狀甚狼狽。左阿奶奶因威廉傷其孫。憤怒萬狀。戟指罵曰。汝惡魔耳。暴戾殘酷。上帝不祐。惡貫盈日。必罹萬難。而死汝之死日迫矣。尙欲作惡耶。威廉恨恨曰。人各有死。死亦何害。但

余誓必奪。獲紅手套後方能死耳。左阿奶奶指天畫地申而詈。碧梨與沙第乃勸之入室。威廉尋亦逡巡逸去。碧梨攜藥箱入。將傷藥檢出。爲左斯敷之。事畢。乃與左阿奶奶別。並驅而歸。

烏鵲黨聚處之村落僻居。萬山叢中。別有天地人跡罕至。其出入之途。經秘密異常。除黨中人外。絕鮮知者。威廉者。固烏鵲黨之主動人物也。然黨人於出入之樞鈕。亦斬不令知。威廉欲入盜窟。晤其魁。必以白巾掩蔽。兩目由黨中之人牽之。以進。事畢。則仍蔽目引之出。其秘密如此。是日。威廉受傷後。憾沙第刺骨。自念欲復此仇。非乞助於烏鵲黨不可。乃忽忽入山。覓得一盜窟。述其來意。盜黨遂以巾蒙威廉之目。引之入村。抵黨魁浮爾丘之居。去其巾導之入內。威廉暗浮爾丘。卽以腕上傷處示之。浮驚詢受傷之故。威廉乃略述前事。忿然曰。我儕今日之勁敵厥惟沙第一人。沙第朝死。則我儕之功當。

夕成矣。君若能設法殺沙。第余當以重金酬君。在所不吝。浮笑曰。欲殺一沙。第事亦匪艱。余當遣余黨潛往。突然刺殺之一。反手之勞耳。威廉正色曰。君勿輕視此獠。此獠頗機警而勇敢。一二健男子非其敵也。浮嗤之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誠哉斯言。君亦大丈夫。胡畏葸乃爾。須知彼雖勇健。我黨亦豈怯弱者流。君但安居無躁靜俟沙第之死耗可矣。言已立召一盜黨名桀克者入諭之。曰汝可偕汝友三人同往綠樹居。值探沙第之舉動。若能乘間刺殺之。以除我黨之害。爲勳尤烈。慎勿僨事桀克。唯疾馳而出。宣佈黨魁之命令。其時遂有盜黨三人自告奮勇願與偕往。桀克立率三人出乘馬赴歷買錫村。

碧梨與沙策歸以威廉之陰謀告之。奇亞夫曰。然則威廉必與烏鵲黨通。故敢橫行若是。若能探得烏鵲黨巢穴。率衆勦滅之。則威廉雖奸險當

亦無能爲矣。頃鄉團團長麥及璧適來。我肆刻在隔室。午膳我儕盍往商之。  
碧黎與沙第乃隨奇亞夫入隔室晤團長麥及璧。時麥方據案大嚼。意態甚  
豪。見奇亞夫等入。乃擲匙躍起。奇以沙第所述轉告麥及璧。麥聞事涉烏鵲。  
黨蹙額有懼色。沙第鄙之。乃撫其肩曰。君爲鄉團一團長除盜安民。固君之  
職務。應爾不可畏難。而苟安也。須知烏鵲黨猖獗以來。卽以我臘金公司論。  
已損失萬金之巨。今君若能從速偵緝。破獲盜窟。除一方之巨害。則余當以  
百磅爲君壽。君其努力。麥及璧聞有重酬耳。乃立聽欣然曰。然則酬資何在。  
能示余否。沙第曰。余豈食言者。流余之金錢。皆貯藏於櫃內之保險箱中。君  
旣不余信。余當取之來。使君視之。藉知余言之匪謬也。言已。乃疾趨出室。奔  
至帳櫃之前。以語掌櫃者。掌櫃者顧其傍一夥友曰。汝速以鑰啓第七號保  
險箱。將箱中所貯紙幣取出付之。沙君夥友唯唯去。少頃持紙幣至。點交沙

第沙第持幣欲行。瞥見有短衣窄袖之健男子三人。貌甚凶惡。方倚櫃而飲酒。目灼灼注視其面。弗已。沙第大訝。乃駐足不行。細視三人中之一虬髯。如戟。面目猙獰似曾於何處相識。凝思片刻。始悟爲烏鵲黨匪。不覺失聲而呼。顧謂肆中諸少年曰。此盜黨也。速捕之。母令逸去。語出三人者皆大駭。相與擲杯躍起。各出手鎗向沙第開放。沙第開放。沙第軀幹靈捷急匍匐於木櫃之後。以櫃自蔽。然後自囊中取手鎗。出向盜黨還擊。一時鎗聲連作。肆中秩序大亂。諸傭保聞有盜黨至。咸攘臂直前。協力圍捕。會奇亞夫等在隔室亦聞聲馳至。各出手鎗。轟擊盜黨。一盜頗機警。自知衆寡不敵。乃突將捕者推開。奪門而出。門外別有一盜黨。方箕踞坐階上。守視其馬。忽聞肆中鎗中大作。駭而躍起。繼見一盜倉皇奔出。促之速遁。兩人乃飛身上馬疾馳逸去。其時盜黨桀克己中沙第之鎗倒臥櫃前。血流殷地。受傷甚重。其一盜名喬。

奇者亦爲衆人所執繫其手足碧梨僥倖桀克奄奄一息似已垂斃乃命人挾之起扶入肆後一小室中坐之椅上並將喬奇亦曳入室中閉戶鍵之命人嚴加監守勿令逸去諸事就緒沙第曰頃盜黨之來此者共有四人今僅獲其半耳其黨若令逸去殊匪除惡務盡之道余意欲率衆往追之苟能捕獲亦足寒盜黨之魄也碧梨亦以爲然時鄉團團長麥及璧在側忽止沙第勿行自告奮勇昂然曰君已手捕二盜勞憊甚矣此事可由余了之余當率部下往追務獲二盜獻之於君君以爲何如沙第諾之麥大喜乃疾趨出肆號召其部下諸鄉勇相率上馬疾馳出村往追漏網之二盜比近勃開容河濱遙見二盜果在前奔逃乃開鎗轟擊之盜見追者大至益加鞭疾馳涉水而去麥及璧亦揮衆渡河不料一轉瞬間二人又竄入蘆葦深處倏然不見麥大怒乃下令諸鄉勇命將附近各森林中逐一搜尋務獲盜窟而後已諸

鄉勇奉命遂分投而去。初不知盜窟之秘密。窟固近在咫尺之間也。二盜逃入窟中急馳往黨魁浮爾丘家。以其友被捕之事報告黨魁。時浮爾丘方與威廉坐談。靜待其黨之歸報。突聞惡耗大怒。欲狂威廉從旁歎息曰。何如我固謂沙第匪易與者。浮爾丘擊案碎然。切齒曰。何物沙第欺人若是。余誓不與之兩立。威廉慰之曰。君勿怒。今余有一策於此。當令被捕之兩人安然歸來。而我儕所謀之事亦能於一反手間達其目的。君願聞之乎。浮驚喜。請述其計。威廉曰。村中鄉勇既盡出以追我黨。村中勢必空虛。今君可率衆潛出往襲。歷買錫村之綠樹居。將肆中被捕之兩人一并奪回。並可將左阿奶奶孫捕之來。此吾令獻出紅手套此物。若得則我儕之大事濟矣。浮聞言深贊其議。乃下令諸黨人秣馬厲兵。預備出戰。少頃諸黨人咸攜械跨馬戎裝。而至集於曠場之上。浮爾丘亦與威廉偕至。乃相率上焉。擁自盜窟。

出往襲歷買錫村

第六章

左阿奶者。一詭奇之老嫗也。嘗從異人遊。略知幻術。其家中有鐵鍋。終日就爐煮水。左阿奶凝視鍋中。可窺見數里以內之事物。毫髮無爽。是日午後。嫗索居無事。擁爐兀坐。無意之中偶凝視鍋內。忽見威廉與烏鵲黨黨魁。正在籌商報復之策。欲率黨襲歷買錫村。奪取紅手套。危機已迫。大驚失措。時其孫左斯。傷勢稍痊。以白布絡左臂。侍立於側。嫗倉皇躍起。曳左斯急行。飛奔出室。顫聲曰。速遁。速遁。烏鵲黨之大隊至矣。左斯聞言。亦大駭。嫗語已忽憶。紅手套尚在室中。乃顧謂左斯曰。汝速馳往綠樹居中。警告奇亞夫。烏鵲黨將至。促其速籌守備。余當歸取紅手套也。左斯唯唯。乃狂奔而去。嫗則疾趨返茅屋。將紅手套取出。藏之懷中。轉身奔出。馳往歷買錫村。將近村前。烏

鴉黨前鋒已至。遙見左阿奶奶策馬追之。廻顧見盜黨在後。震怖亡魂。捨命狂奔。逃入村中。其時左斯已至綠樹居。入見奇亞夫。奇亞夫與沙第等正因捕得盜黨二人。知烏鴉黨必其甘心。乃聚集肆中諸人共商對付之策。一時衆議紛紜。莫衷一是。初不料大鍋之臨。即在眉睫也。左斯奔入肆中。空息呼曰。烏鴉黨大隊至矣。諸君速籌戰備。毋爲盜黨所襲。語出衆皆大驚。同聲曰。汝言確耶。左斯曰。確也。祖母語我。烏鴉黨之來。即在頃刻矣。沙第與碧梨聞。言急相率奔出門外。立而遙望。瞥見老嫗左阿奶奶狂奔入村。面慘白如土。揚臂呼曰。烏鴉黨來矣。一語未畢。忽躡而踣。力掙不能起。碧梨遙見左阿奶奶背後果有烏鴉黨前鋒十餘騎。長驅入村。心乃大駭。急疾趨而出奔。至左阿奶奶身傍。扶之起立。曳其臂。疾行逃入肆中。沙第等見盜黨果至。亦倉皇退入室內。閉其門以巨木栓之。盜黨蠭擁至肆外。見大門緊閉。知肆中已有防。

備頓形失望。浮爾丘揮衆暫退離肆百餘武。立馬暫駐。乃自馬上取紙筆。作出一戰書。命其黨投入肆中。其時肆中諸人方預備防守之事。忙碌異常。奇亞夫檢點其衆。自夥友傭保以至避入肆中之鄉民。共得二十餘人。苟能戮力同心。尚足與盜黨相抗。乃命人將肆中所藏之軍火悉數拿出。一一打開。箱中所貯鎗枝及子彈。爲數頗鉅。奇命肆中諸人任意取用。復將醫藥救傷等應需之物。使肆中婦女司之。爲臨時之紅十字隊。碧梨素勇健。取手鎗握手之實彈。以俟請於其父。自願列入激戰之隊。奇亞夫許之。佈置略定。會盜黨以戰書投入。奇亞夫接閱之。其辭曰。

今限汝等於十分鐘之內。將我黨及左阿奶奶獻出。如敢抗違。則綠樹居破時。必盡殺。乃止其母悔。

奇亞夫聞已。怒旨欲裂。卽將戰書朗誦一過。顧謂衆人曰。今我儕將堅持到

底以與烏鵲黨激戰耶？抑將含垢忍辱以順從其要求耶？孰去孰從？請諸君決之。語出衆人咸慷慨激昂揚臂大呼曰：戰！戰！男兒有死而已，不能從賊也。奇亞夫大喜仰視壁上時計，已指十一時五十五分矣。乃指以示衆人曰：今距交綏之時，祗五分鐘矣。諸君宜各自爲備，以免臨時忽促，衆唯唯。乃紛紛持鎗實彈，默立以待。奇亞夫發號施令，分佈其衆，散伏於肆中，各要隘，靜俟盜黨來攻。衆人屏息矗立，默不發聲。婦女童稚則瑟索集室隅，相視慘怛。穀觫欲泣。其時日光爲層雲所蔽，慘淡無色。此沉沉大廈中，乃寂如墟墓。少頃，壁上時計已鐙鐙鳴十二時。奇亞夫突然躍起，作沉看之聲，曰：諸君聽之，戰書所限之時刻，今已過矣。諸君勉之，毋貽我鄉之羞也。衆同聲曰：諾。時浮爾丘在肆外，見限時已過而肆中寂無復音，勃然大怒，乃下令其黨開鎗進攻。盜黨聞戰令，紛紛下馬匍匐於路旁之廡下，蛇行而進，開鎗轟擊肆中。

人見羣盜來。攻鎗彈飛入。續續不絕。乃亦各據一窗口。開鎗還擊。兩軍奮勇。對壘如臨戰陣。鎗彈如雨。呼聲動天地。盜黨死傷相繼。肆中壯丁亦多受傷者。然盜黨再接再厲。冒死直前。大戰良久。卒達綠樹居門外。兩軍隔戶互擊。鎗子橫飛。肆中漸有不支之象。沙第乃請於奇亞夫曰。彼衆我寡。勢所不敵。戰稍久。此肆必破。吾屬皆爲之虜矣。今我鄉鄉團在山中。搜盜尚無知者。余當以單騎突圍出。馳往報警。促鄉團來救。鄉團若歸。則盜黨不足破也。奇亞夫壯其言。乃命牽一駿騎至促沙第。速往沙第飛身上馬。奇亞夫啓肆後之戶。沙第一騎馳出。戶乃復闔。沙第出門。不百武。爲羣盜所見。紛紛開鎗擊之。一彈擦馬脰過。馬略受微傷。痛而人立。將沙第顛下沙。一足第猶倒懸於燈上。力掙不得。脫盜黨見之。疾馳來捕。幸碧梨在屋中。隔窗遙望。驚悸欲絕。乃冒險啓戶。出狂奔至沙第之側。飛身上馬。旋轉馬首。疾馳回綠樹居。將沙第

拽歸迨盜黨追至後門之外門已立閨不復能入碧梨將沙第扶起幸無大傷沙第深感碧梨救獲之德兩人愛情因之愈篤其時盜黨覓得大木一以之撞門其勢甚猛大門震震欲倒碧梨見之馳告奇亞夫奇笑曰我肆大門其堅如石彼縱以巨砲轟擊不能破也語未已忽聞轟然一聲屋瓦皆震碧梨急回顧則大門之上已裂巨孔一乃指以示奇奇見之亦大駭失色噤不能發聲碧黎明知此肆必不能守乃請於奇亞夫曰事急矣此間若能死守片刻兒當以單騎突圍出求救於鄉團非然者我屬皆將束手而爲盜黨所縛矣奇亞夫尼之曰汝一弱女子安能冒險而出碧梨不聽堅請一試奇不得已諾之碧梨乃持鎗上馬奇亞夫潛啓肆後之戶碧梨躍馬馳出戶乃復闔盜黨見碧梨出紛紛發鎗擊之碧梨縱馬狂奔躲閃靈捷彈不能中浮爾丘立揮其黨一人往捕碧梨二盜飛身上馬疾馳來追並連發手鎗轟擊碧

碧梨之馬，誠而蹠。將碧梨顛下，一二盜大喜，策騎來捕。不意碧梨身手靈捷，突然躍起，飛身上馬，仍疾馳而去。一盜緊追其後，如影逐形，堅不肯捨。碧梨心慌意亂，急不擇路，伏鞍狂奔，馳登一高山之上。山邊兩岡對峙，危壁矗立，中隔丈許。其下爲萬丈之深潭。碧梨馳至岡上，無路可遁，廻視追者漸近，勢不得脫。乃揮鞭策馬，欲冒險躍過對岡，不意馬力疲乏，四足騰空，訇然一聲，人馬乃並墜於深溪之中。

## 第七章

碧梨離綠樹居後，盜黨撞門，益厲。門上本裂有巨孔，一此時孔之四週復片片而碎隙，乃益巨奇亞夫。望見之惶急，失惜，乃躬自馳至大門之旁，欲籌一保護之法。不意盜魁浮爾丘在外，適從門隙窺探，見奇亞夫馳至門側，乃由門之裂孔中突發一鎗，鎗彈簌然入適中，奇之前胸奇狂吼一聲，殞然仆地。

肆中諸人見之咸大駭失色沙第在傍急揮肆中傭保將奇扶起昇之臥案上時奇因受傷甚重暈然不省人事沙第大戚鑿戰之餘時時趨往視之少頃奇漸醒甦見沙第在側卽請其取清水一勺飲之飲已神志稍清乃執沙第之手叮嚀曰余受傷甚重勢必不起命在呼吸矣余年已六旬死亦無憾所戀戀不能捨者惟余女碧梨而已語至此傷處劇痛氣息咻然似將不屬沙第大戚勸奇稍事休息奇不聽喘息略定乃繼續語沙第曰然余之家庭尙有一秘密他人絕鮮知者今當乘余未死告之於君蓋余女碧梨非余親生乃余之螟蛉女也傷哉碧梨早失怙恃平日幸賴余之保護得以長大今余復死矣惶然一身又將誰依此則余所戀戀不捨者也語至此老淚縱橫喘息大作已而又續言曰余觀君之爲人俠烈好義平日對於碧梨頗稱莫逆余死之後欲以碧梨託君請君代爲保護君若見允則余心慰矣言

已。目灼灼。視沙第。盼其答。覆沙第。慨然曰。承丈相託。敢不如命。丈設有不諱。令愛碧梨。余自當加意保護。唯力是視。丈請勿憂。奇亞夫見沙第。允諾。面呈喜色。一轉瞬間。又暈絕。不省人事。此時盜黨撞門。愈急。門已片片而碎。勢將不支。沙第急揮衆。移箱櫥几案等物。堆積門後。以禦盜黨。一剎那間。大門已脫樞而倒。盜黨欲奪門而進。肆中諸人忍死支持。不令盜黨入室。相持久之。羣盜卒將箱櫥几案等物逐一撞毀。擁而入沙第。執巨斧。一率衆與羣盜。肉搏。瞋目奮呼。勇不可當。盜黨被其砍傷者甚衆。時左阿奶奶祖孫不及避匿。瞠目立肆中。爲盜黨所瞥見。遂有二盜排衆而前。將兩人擒獲曳至室外。挾之上馬。左阿奶奶力掙不得。脫大呼求援。沙第遙見之。欲馳往救護。無如爲盜黨所圍。猝不得脫。正危急間。忽有鄉勇一大隊。自村外馳至。爲首一駿騎。乃坐。一明眸皓齒之女郎。女郎爲誰。蓋即緣樹居之主人碧梨女士也。

初碧梨躍馬過高岡。馬忽失足墜入高丈之深潭。差幸素諳游泳之術。未遭滅頂。驚魂稍定。乃復鼓其勇氣。牽馬出潭。蹤身上馬疾馳而去。盜黨在岡上。誤以碧梨爲已死。欣然而返。不復來追。碧梨馳至勃開容河濱。始與鄉團遇。乃報告村中之危狀。鄉勇聞耗。皆大駭。急隨碧梨馳歸。比入村。羣盜聞鄉團忽歸。咸自緣樹居。奔出鄉勇見之。卽相率下馬。匍匐於地。開鎗擊盜。盜亦紛紛還擊。兩軍遂相鑿戰。團長麥及璧。軀幹笨滯。性又畏葸。不意一彈飛來。適中其臂。麥受傷仆地。幸經鄉勇救起。挾之入室。未爲盜黨所殺。害碧梨匿身廡下。遙見左阿奶祖孫爲二盜所執。挾於馬上。乃取手鎗出。注視明切。開鎗擊盜。每發輒殪一盜。二盜俱斃。咸自馬上墜下。左阿奶祖孫始得脫險。相將逃歸。鄉勇以恨盜刺骨。冒死進攻。彈發如雨。沙第復率肆中諸人力攻其後。盜黨死傷相繼。自知不敵。黨魁浮爾丘。乃撮口作怪聲。率衆上馬。豕突狼奔。

四散逸去。碧梨自廡下出，適與沙第遇。兩人執手相視，驚喜交集。碧梨見烏鵲黨逃去，命鄉勇速往追之。鄉勇謂團長受傷一時無人統率，沙第聞之，乃自告奮勇願率鄉勇往追。烏鵲黨碧梨喜曰：「得君親往，勝於麥及璧多矣！」沙第乃躍上馬，統領大隊鄉勇飛馳而去。

諸事略定，碧梨忽憶其父奇亞夫時左阿奶奶及司事康登適立於碧梨身旁。碧梨急問二人曰：「余父何在？」何爲不見？兩人悽然曰：「密司勿賊奇君頃爲盜魁所擊，受傷甚重，今尙臥於肆中也。」碧梨聞言大駭，失色不待兩人之辭畢，乃轉身而奔疾馳入肆中，往視其父。時奇亞夫正悠然而睡，微啓其眸，氣息奄奄，已屆彌留之候。碧梨伏於案側，涕泣呼之。奇張目視碧梨，面有喜色，低聲曰：「碧梨汝乃歸耶？」盜黨已擊退耶？」上帝佑汝，汝能安然歸余心慰矣！」碧梨垂涕曰：「盜黨已遁，阿父可勿慮矣！」奇領之已而復含糊曰：「余爲盜魁所擊……」

殺余。余將死。汝必爲余復復仇。語至此。忽氣絕而死。碧梨驟遭此變。躡踊呼天痛哭。欲絕時。左阿奶等聞聲入。相與勸慰之。良久悲乃稍殺。遂命肆中傭保將戶昇入。樓上臥室預備盛殮。碧梨與左阿奶等咸隨之。登樓佈置。一切樓下惟留一左斯。在左斯蹀躞室中。寂無聊賴。乃啓門而出。獨立階前。縱目閑眺。不意有盜黨一人。頃爲鄉勇所擊。傷倒臥階旁。暈絕良久。此時乃徐徐而甦。正欲躍起遁去。忽見左斯自室中出。盜欺其幼弱。斗萌惡念。乃突然躍起。扭而猛毆之。左斯駭甚。急舉右臂與盜黨鬥。並引吭呼救。盜黨投之於地。力扼其喉。左斯氣不得舒。命在呼吸。時碧梨在樓上。忽聞左斯呼救聲。心乃大詫。急奔至門樓之上。憑欄俯視。瞥見左斯爲盜黨所扼。危急萬分。碧梨不及下樓。乃踰欄而出。飛躍而下。扭盜黨猛毆之。盜見碧梨至。乃捨左斯而門。碧梨兩人臥地。互扭各不相下。盤旋數四。肆中傭保聞聲畢集。

始將盜黨捕獲碧梨躍起命以繩繫其手足囚之室中肆中諸人目睹此事乃莫不欽佩碧梨之義勇云

### 第八章

沙第率衆自村中出往逐烏鵲黨盜黨見鄉勇在後益策馬狂奔越勃開容河而過列隊河濱負隅自固俟鄉團追至卽開鎗轟擊沙第見盜黨面水爲陣彈至如雨乃揮其衆下馬匍匐林中奮勇還擊兩軍隔河鏖戰子彈橫飛鎗聲不絕戰久之盜黨漸形不支紛紛敗潰沙第遂率衆上馬過河追捕盜黨抱頭鼠竄相率逃入蘆葦叢中沙第遙見之急加鞭疾馳顧謂鄉勇曰盜黨每至此間輒隱匿不復見今宜速隨其後毋令若輩漏網語未已羣盜又倏然不見沙第一躍下馬親至蘆葦深處搜之詎知盜黨蹤跡杳如一無所睹沙第大詫然終不信塵世之人乃有遁形之幻術決意遍搜此山務獲盜

窟之所在乃率衆上馬環行河濱細加搜查萬不料盜窟之秘密隧道固在此蘆葦叢中也

其時碧梨在家方靜俟沙第之歸左阿奶奶謂碧梨曰此次盜黨來襲暗中主謀者實爲萬惡之威廉此猿不除鄉人無安枕之日矣碧梨訝曰嫗何以知之左阿奶奶乃將鍋中所見告之碧梨碧梨曰此幻象耳詎足信耶左阿奶奶正色曰余術雖涉幻異實可徵信初非響壁而虛構也正議論間忽聞隔壁所囚之盜黨引吭而呼碧梨急趨往視之見二盜比肩而坐其一盜名桀克者被捕時爲沙第所鎗擊受傷甚重呼息喘急勢已垂危碧梨見之心爲之惻然乃趨至桀克之側撓其肩柔聲曰汝苟有所需可爲余言之須知余力固足以助汝也桀克微啓其眸低聲曰余受傷過重旦夕且死今有家書一封在余懷中密司若能代爲投遞則感激彌涯矣碧梨探其懷中果有函件

內附鈔票一紙函及鈔票均爲彈穿一小孔血跡模糊女闔已慘然乃顧謂桀克曰余所欲知者爲汝黨之秘密竊汝若能以出入之途徑詳細告余則余當允汝之請遞寄此函汝以爲何如桀克聞言躊躇不遽允已而曰余渴甚欲飲清水少許不識密司能爲余取之乎碧梨諾之乃疾趨出室喬奇見碧梨去怒目視桀克低聲曰我黨不嘗有盟約乎無論如何誓不以隧道之祕密告之他人今汝若爲女郎所蠱惑洩此秘密余誓必手刃汝以爲有貳心者戒汝其慎之桀克默然不答少頃碧梨持清水一杯入嫣然含笑奉之桀克桀克一飲而盡深感碧梨之情意碧梨復以盜竊之秘密詢之桀克沉吟良久其意忽決乃毅然謂碧梨曰余今當將我黨出入之秘密告之密司矣碧梨喜曰然則汝速言之此中秘密究在何處桀克徐徐曰自此間西行越普洛蒂山踰勃開容河過河之後語至此喬奇在傍忽

將兩手之束縛掙脫奮身躍起攬得案上之手鎗突向桀克腰間開放碧梨警見此狀大駭而呼欲趨前攔阻之然已不及但聞轟然一聲桀克已中鎗而仆碧梨大怒距躍而前力擊喬奇之腕鎗鏗然墜肆中諸傭保斗聞鎗聲鑑擁入室喬奇急啓室左之戶轉身逸出順手閉其戶碧梨忿甚乃緣柱而上猱升板壁之顛自門上檻中竄出蹤身躍下喬奇出不意欲逸不及遂與碧梨扭毆此時肆中諸人復啓門繞道至乃一擁而上將喬奇擒獲碧梨急返室中趨視桀克不意桀克受傷過重已氣絕而死碧梨念盜窟出入之途徑仍未探得功敗垂成深爲可惜乃指揮傭保將喬奇曳入肆後一小室中繫其手足並令取巨索至束其頸於鐵格窗之上以免掙脫縛已乃閉戶而出

薄暮沙第等尙未歸來碧梨蹀躞室中心殊焦急乃顧謂左阿奶奶曰盜黨每

至蘆葦叢中。輒復失蹤。其行蹤之詭秘。實不易測。沙第雖率衆往。恐亦未能入虎窟也。惜哉桀克已死。彼已允以秘密語。余乃爲喬奇所殺。殊令人恨恨也。左阿奶奶曰。然則密司豈別無他法可探得此秘密乎。碧梨聞言。斗有所觸。恍然而悟。沉思片刻。忽得一計。乃欣然語左阿奶奶曰。嫗言實獲余心。桀克雖死。尚有喬奇在。余誠欲得其秘密者。第探之。喬奇可矣。左阿奶奶搖首曰。此盜頗凶悍。不若桀克之易誘也。碧梨曰。不然。余今當將喬奇釋出。使之逸去。余乃陰躡其後。暗事偵緝。必能得盜窟之所在矣。左阿奶奶曰。密司將身入虎穴耶。此行頗險密。司萬不宜往。碧梨立意已決。不聽左阿奶奶之言。乃疾趨至肆。後去後門之鍵。虛掩之。別令左斯曳馬一騎。縛之後門之附近。佈置既定。碧梨乃繞道至小室之外。伏於鐵格窗下。自囊中出小刀。一伸手至窗間割盜臂之索。索斷。碧梨乃疾馳去。匿於小屋之傍。靜俟喬奇逸出。其時喬奇在。

室中力掙不得脫方瞑目待死忽覺隔窗有一人以利刃斷其臂上之索喬奇疑爲同黨來救大喜逾望兩手旣獲自由乃將頸間及足上之繩逐一解去徐徐啓戶而出時甬道中適闌無人在乃飛奔至後門之旁見門亦未鍵急潛啓尺許側身逸出四顧門外杳無人影而離門數步之石磴上繫有駿馬一騎方俛而嚼草喬奇大喜遂解去其索飛身上馬疾馳出村去沿途揚鞭策馬昂然自得初不料碧梨之陰躡其後也

碧梨見喬奇果中計逸出乃低語左斯曰余將往蹤喬奇之後偵緝其秘密窟汝可歸語祖母囑其善保紅手套勿爲他人所得左斯諾而去碧梨乃一躍上馬追隨於喬奇之後相距數十步或遲或速如影逐形喬奇恐有追者至中心惶急加鞭疾馳絕未覺察迨至勃開容河濱喬奇涉水而過碧梨急躍馬隨其後默念烏鵲黨秘窟必距此不遠深恐喬奇馳入蘆葦中仍被免

脫。乃策馬疾馳。繞道登山岡。立馬岡上。縱目瞭望。俛視岡下之蘆葦。歷歷可數。遙見喬奇馳至蘆葦深處。一躍下馬。四顧無人。乃趨至一石壁之前。俯拾小石。一連叩石壁者三。一剎那間。石壁徐徐移動。露一穹圓之穴口。蓋盜窟。以石壁爲門戶。石壁之後。有祕密隧道。一其中裝有啓閉之機關。以黨人或猩猩守之。石壁緊閉時。自外觀之。絕無痕跡。可見黨中人出入。但須叩石三響。司戶者。扳動其機。則石壁自能移動。現出穴口。烏鵲黨。每爲鄉團所逐。逃至蘆葦深處。輒能失蹤。卽以此也。當時碧梨在岡上。隱約睹此秘密。惜爲蘆葦所蔽。不甚清晰。正欲冒險馳下。一覘其究竟。詎知夕陽自山顛返照。碧梨人馬之影。朗然在地。喬奇正欲入穴。忽見地上之影。心乃大訝。舉首仰視。瞥睹碧梨在岡上。心乃大悟。當卽佯爲未見。趨入穴中。往謁盜魁。浮爾丘浮見喬奇。脫歸深爲欣幸。喬奇謂碧梨已追蹤來。今在窟外高岡之上。若欲捕之者。

此誠不可失之好機會也。浮大喜乃率衆自窟中出往捕碧梨。其時碧梨在岡上環顧四週形勢苟自岡上馳下繞道至蘆葦中爲程較遠轉恐頃所望見之盜窟因而迷失而岡上逼近盜窟處則又壁立千尋無路可下沉吟片刻忽得一法。蓋岡邊有大樹一粗可合抱樹身斜出岡外者數尺。碧梨乃自馬上躍下就馬背取長繩。以一端縛樹上冒險執繩蹤身離岡欲自樹端繩繩而下時則盜魁已率黨自穴中出見碧梨手握巨絃高懸空中乃嗾其所畜之猩猩往捕碧梨。猩猩奉命卽疾趨登岡上猱升樹頭亦繩繩而下欲擒碧梨碧梨見之驚悸亡魂偶一失手遂自空中墜下跌入蘆葦叢中羣盜見之一擁而上碧梨雖未受傷駭極幾量措手不及遂爲盜黨所捕獲浮爾丘大喜命以白巾蒙其兩目挾之入窟碧梨至隧道中私將白巾揭去回顧穴口石壁尚未關閉乃乘盜黨不備轉身而奔欲奪門逸出浮爾丘見之卽

以長繩爲環向碧梨遙擲之浮爾丘操術頗精飛索乃套於碧梨之足上碧梨被曳仆地石壁乃砰然立闔盜黨蠭擁而前將碧梨挾起曳之入浮爾丘家危哉碧梨今乃爲烏鵲黨中之囚犯矣

### 第九章

浮爾丘獲碧梨後樂乃無憂欲囚之一密室之內碧梨乘盜以鑰啓門時轉身逸出奔至廡下見廊外有馬一騎乃倉皇踰檻出飛身上馬加鞭疾馳欲覓道而逸不意爲浮爾丘之妻所見失聲而呼盜聞聲回顧見女已逸去即追至廡下突以飛索擲碧梨曳之下馬盜黨見而紛至仍將碧梨捕獲乃推入密室之內閉而鍵之使猩猩守戶外以防其逸碧梨入室見室中除破沙發一具瓦缶破釜等數事外空無所有碧梨頹然坐沙發之上俛首默思自念不聽左阿奶之言冒險來此以致陷身虎口追悔無及嗣見室門之上有

木格十餘方。嵌以玻璃。洞見室外。乃徐步至戶。後就木格之玻璃中向外窺。視遙見黨魁浮爾丘。獨坐外室之戶側。仰視承塵。若有所思。其時威廉忽昂然自外間入。與浮爾丘握手。碧梨驟覩威廉。誠怪莫名。方知威廉與烏鵲黨果有密切之關係。烏鵲黨之出而焚掠。實出威廉之主謀。曩日鄉人議論。嘖嘖揣測之辭。固不爲無見也。

威廉入見浮爾丘。怏怏曰。君所爲者不可謂不盡力。特余猶不能無憾者。余之目的。不過欲得紅手套而已。初未命君殺奇亞夫也。浮爾丘昂然曰。此則何能爲。余咎鎗彈。固無情之物。奇亞夫之死。亦適逢其會耳。威廉曰。此事與余無關。姑置勿論。余之所不快者。因紅手套尚未奪得。故耳。頃君率衆攻緣樹居時。余躬自馳往左阿奶家時。媼與其孫左斯早已逸去。余遍搜室中。杳無所獲。大抵此寶貴之紅手套已爲左阿奶挾之以遁。殊可恨也。浮爾丘淡

然曰余於此事亦殊無能爲君助君誠欲得紅手套者謀之左阿奶奶可耳威廉厲聲曰左阿奶奶與碧梨嬪謀之何益雖然君懷勿袖手作壁上觀須知公司中所欲得者實爲失魂之井而紅手套者又失魂井之鎖鑰也誠能奪得此井則我儕異日之利益當無窮盡何可中道而止自棄權利乎浮爾丘聞言心爲之動此時忽有一盜黨趨入室中稟浮爾丘曰彼女郎縋下之長繩尙繫於岡頂大樹之上搖曳空中異常觸目不識欲解去之否威廉從旁聞之詫曰女郎何人來此何爲浮爾丘遙指碧梨所囚之室欣然曰卽奇亞夫之女碧梨也彼乃躡喬奇之後追蹤來此欲探我黨之秘密卒之自投網羅爲余所執今乃囚之於此室之中余思此女就捕於君之計劃亦頗有利益也威廉聞碧梨被擒大喜逾望浮爾丘顧謂其黨曰微汝言余幾忘之此繩若爲鄉團所見則吾黨之末日至矣今汝可速往岡上將索解下毋令留爲

禍根也盜黨唯唯乃疾馳而出奔至窟外疾趨攀登岡上匍匐蛇行猱升大樹之杪將長繩解下方欲攜之下岡而沙第率衆鄉團至矣

初沙第率鄉團環行山麓誓必覓得盜窟之所在不意奔馳半日杳無所得時已薄暮陽烏漸匿沙第不得已欲率衆回村忽見碧梨所畜之小犬越山涉水狂奔而來比至沙第之身傍乃跳躍狂吠並以口噉其衣欲牽之而行沙第大詫乃顧謂諸鄉勇曰此密司碧梨之犬也何以忽作此狀殊爲可怪我儕盍隨之往一覘其異衆亦以爲然乃相率持鎗上馬犬見之卽轉身狂奔衆人策馬隨其後馳里許至勃開容河濱犬忽遙望高岡之上狂吠不止衆乃勒馬山麓縱目四顧沙第瞥見岡上大樹之巔伏有一人其人戴鴉羽之冠半覆其面固赫然一烏鴉黨也沙第指以示衆衆欲一擁登岡圍而捕之沙第自馬上躍下止衆勿妄動命在岡下稍待衆諾之沙第乃驟足至岡

上匿於一巨樹之後。時盜黨已將長繩解下。握手手中。正欲徐步下岡行近。岡邊不意沙第自樹後突出。扭盜黨之肩。揮拳毆之。盜大駭。急轉身與沙第鬥。然沙第勇力絕人。盜黨遠非其敵。略一盤旋。即爲沙第所擊倒。暈絕於地。沙第大喜。決意冒險入盜窟一探。其黨之內容。乃將盜黨蒙面之羽冠戴之。頭上手執長繩。從容自岡上馳下。遙望鄉諸勇。舉手示意。揮之令去。鄉勇悟其意。乃相率返歷買錫村。

沙第自岡上馳下。復與一烏鵲黨遇。其人以爲同黨也。尤之曰。岡上之繩已解去耶。日云暮矣。抑何滯遲。乃爾。沙第不敢多言。但以手中之繩示之。其人乃偕沙第自隧道入。命速往黨魁處。覆命。沙第循其所指馳往。浮爾丘家時。浮爾丘與威廉一人。尙坐而閑談。沙第入以手中之繩獻之於浮。浮領之。沙第轉身退出。適過碧梨囚禁之密室。瞥見室內有女郎一方立於玻璃窗之。

後探首外窺沙第。諦視之。始辨其爲碧梨。不禁大駭。幾欲失聲而呼。默念碧梨何得來此。沉吟片刻。乃彳亍至窗前。潛去其蒙面之羽冠。以廬山真面。暗示碧梨。碧梨見沙第突至。驚喜交集。急遙指威廉及浮爾丘。以目示意。揮之令去。沙第領之。乃仍以羽冠蒙面。徐步而出。行數武偶一轉念。忽自囊中出。手鎗。握之。返身奔入。躡足至浮爾丘之後。突以手鎗。擬其背。瞋目大呼。浮及威廉。聞聲回顧。見而失色。急高舉兩臂。相顧木立。憚伏不敢動。沙第欲設法啓密室之門。將碧梨釋出。不意浮爾丘之妻。聞聲奔入。躋覲此狀。惶駭不知所措。瞥見案頭有手鎗。一乃伸手攫得。向沙第力擲之。沙第出不意。不及閃避。鎗柄飛來。乃適中其後腦。沙第頽然仆地。絕於地。浮爾丘大喜。揭去其蒙面之冠。威廉俛視其面。失聲呼曰。噫。此沙第也。胡得來此。浮爾丘恍然曰。余固疑我黨黨人。皆忠於余者。何來此叛逆之儉狡哉。沙第彼乃何由入我窟。

殊可怪也。威廉曰：我觀碧梨與沙第愛情頗篤。我儕若以沙第爲質，命碧梨往取紅手套來贖沙第。碧梨爲沙第故，必允我請矣。浮爾丘亦聽其言。威廉乃親往啓密室之門，曳碧梨出室。碧梨見沙第僵臥地上，芳心如割，悽咽不能語。浮爾丘厲聲曰：今汝友沙第之生命在余掌握，汝若果欲保全之者，速往取紅手套來贖之。以去非然者，余將置沙第於死地。汝其母悔碧梨沉思良久，決計犧牲紅手套以保全沙第之生命。乃毅然諾之。兩人乃以白巾蒙碧梨之目，挾其兩臂，導之出室。浮爾丘命牽駿馬一騎，至使碧梨騎之。令盜黨兩人監視碧梨送之出窟，離窟百餘武，盜黨始將碧梨蒙目之巾解去。碧梨心神略定，乃縱馬加鞭疾馳歸，歷買錫村。

威廉與浮爾丘挾碧梨出室中，惟存一沙第在沙第。此時忽悠悠然而甦，支地躍起。見頃所執之手鎗一柄，仍在身畔，乃拾而握之，躍足自室中出，遙見威

廉與黨魁並立門外階前侍有盜黨多人勢不能奪門而出乃轉身復入欲覓一出險之路瞥見室隅有鵠巢一形如巨箱巢之上端直通屋頂沙第乃藏手鎗於囊中攀援而上蛇行入鵠巢巢中有鵠十餘頭皆鹹而飛出翶翔室中沙第自巢頂出匍匐屋檐之上四顧無人乃縱身躍下足既及地即飛步而奔奔數百數抵一蘆葦叢中葦之高可四五尺隨風紛披一望無際沙第恐追者繼至乃潛匿於蘆葦之深處伏臥地上屏息不敢動其時威廉與浮爾丘已相將入室忽見臥地之沙第突然逸去相顧驚詫浮爾丘徧搜室中蹤跡杳然明知沙第已醒而逸出乃顧謂威廉曰此間出入之路惟一秘密之隧道然隧道之口有石壁蔽之不知其啓閉之法者亦不得出况隧道之內日夜有人守視沙第雖逸亦決不能出此窟也言已立招其黨十餘人入諭之曰沙第已逸汝等可分派爲數隊四出搜之務須將其捕獲以除後

患衆唯。唯。乃。一。擁。而。出。

### 第十章

更漏既鳴。萬戶凝寂。斜月一鉤掩映於層雲之間。黯淡無色。歷買錫村中。乃沉沉若墟堡。此時忽有駿馬一騎。自村外飛馳而至。馬上端坐一女郎。揮鞭疾驅。神色倉皇。則卽我書之主人碧梨女士也。碧梨馳至綠樹居之前。一躍下馬。推門直入。時康頓及左阿奶等。均未就寢。左阿奶因碧梨一去不返。疑慮殊甚。深恐陷入盜窟。爲烏鵲黨所殺害。蹀躞室中。忐忑不寧。忽見碧梨安然馳歸。大喜逾望。碧梨奔入室中。卽疾趨至左阿奶之前。全息曰。紅手套何在。速以示余。左阿奶見碧梨張皇之狀。心甚異之。乃自懷中出紅手套奉之。碧梨碧梨猝然問曰。余欲與媼往見浮爾丘。以紅手套與之。不識媼能允余否。左阿奶聞言大駭。急藏手套於懷。失聲曰。密司癟耶。我儕飽嘗危難。皆爲

此紅手套故今若獻之惡人則前此所爲寧非多事耶碧梨黯然曰余豈甘心獻之誠有所不得已也蓋余友沙君頃以救余之故陷身盜窟浮爾丘以沙君爲質脅余持紅手套往贖沙君之生命余若違之者則沙君危矣夫人死不可生而手套之失尙可設法奪回以彼權此其輕重何如余故寧捨手套而救沙君也碧梨言已左阿奶奶始恍然悟沉思片刻亦無他策乃慨然允碧梨之請碧梨大喜時左阿奶奶之孫左斯適侍立於側碧梨乃顧謂左斯曰汝速往語衆鄉團請其乘夜潛出靜伏於勃開容河濱我儕苟遇不測可以鄉團爲後盾須知我儕此去頗爲危險也左斯唯唯乃飛步出肆而去碧梨佈置既定遂與左阿奶奶同乘一雙馬之車疾驅往盜窟左阿奶奶在車中心甚惶懼震慄至不能聲而碧梨頗鎮靜態度間暇神色自若將近盜窟忽有烏鵲黨黨人三自道傍躍出控車前之馬車戛然止碧梨與左阿奶奶

乃相率躍下盜黨出自白巾二蒙兩人之目挾之入盜窟碧梨剛至隧道中潛以手揭蒙目之巾迴顧穴口其時守門之盜方扳動其啓閉之機關穴口石壁徐徐而闔碧梨目睹此秘恍然而悟復行十餘武盜黨即將兩人蒙目之巾一一解下左阿奶乘盜不備忽解其肩上所披之舊圍巾擲之地上盜黨雖目覩之亦不爲意也兩人隨盜黨入抵黨魁浮爾丘家時威廉與浮爾丘正因沙第忽然失蹤深爲懊恨瞥見碧梨果與左阿奶偕至乃相顧大喜威廉離座躍起立向碧梨索紅手套碧梨怒目曰沙君何在汝若釋之出余自能以紅手套付汝威廉聞言默然不能對碧梨察其囁嚅之狀心知有異深恐沙第已爲盜黨所殺害玉容慘變震驚失措浮爾丘不耐乃直前語碧梨曰余實告汝汝友沙第已逸去矣語出碧梨乃大快仰天驪呼曰謝上帝沙第得脫余心安矣左阿奶聞言亦喜形於色已而碧梨心復大疑以爲浮爾

丘之言未必可信。得毋沙第已遭殺害，乃飾辭以欺我耶？一念及此，憂慮殊甚。乃忿然謂浮爾丘曰：「汝言誑也。余殊不能信汝。汝若欲得紅手套者，速釋沙第，出以踐約。」言非然者，余亦不能以紅手套與汝。汝母忘想威廉，聞言大怒，突捉左阿奶奶之臂，欲搜其身。左阿奶奶駭而號。碧梨見之，乃挺身直前，將威廉推開。左阿奶奶於身後，戴指痛罵責罵，之無信。浮爾丘忿甚，立招其所畜之猩猩入室，授以藤鞭，一命往擊。左阿奶奶魯令將紅手套獻出。猩猩躍至左阿奶奶身畔，舉鞭欲擊之。左阿奶奶震怖，亡魂駭極，幾暈。碧梨力奪猩猩之鞭，左右其身以衛。左阿奶奶猩猩爲碧梨所制，鞭不得施。浮爾丘大怒，乃直前與碧梨搏。威廉亦攘臂助之。碧梨力敵二人，漸不能支，盤旋數四，卒爲兩人所擒獲。兩人仍閉之於密室之中。左阿奶奶見碧梨被捕，惶懼益甚，覬室隅，欲逸，不得。浮爾丘搜其身，畔不見紅手套，乃反接其手，命猩猩執藤鞭鞭之。左

阿。奶。披。髮。哀。號。慘。不。忍。聞。碧。梨。在。密。室。遙。見。之。舉。手。蔽。面。芳。心。欲。碎。鞭。十。餘。  
下。左。阿。奶。不。勝。楚。乃。向。浮。爾。丘。逼。問。紅。手。套。所。在。左。阿。奶。不。得。已。乃。實。告。之。曰。余。  
有。舊。圍。巾。一。棄。之。隧。道。之。中。紅。手。套。即。藏。於。巾。內。汝。自。往。取。之。可。也。浮。聞。言。  
尙。未。深。信。立。遣。人。馳。往。隧。道。中。尋。左。阿。奶。所。棄。之。巾。少。頃。其。黨。持。圍。巾。入。獻。  
之。於。浮。浮。接。閱。之。則。巾。中。果。藏。有。紅。手。套。一。乃。取。出。示。威。廉。威。廉。得。之。大。喜。  
如。獲。至。寶。左。阿。奶。在。旁。見。紅。手。套。卒。落。惡。人。之。手。忿。不。欲。生。趨。至。威。廉。之。前。  
與。之。爭。奪。浮。爾。丘。乃。招。其。妻。入。命。將。左。阿。奶。曳。出。嚴。加。監。視。盜。妻。遂。強。曳。左。  
阿。奶。去。浮。詢。威。廉。曰。此。殘。缺。敵。敗。之。手。套。以。余。觀。之。不。值。一。文。錢。君。欲。得。之。  
何。爲。威。廉。曰。此。紅。手。套。內。藏。有。重。要。之。證。憑。對。於。失。魂。井。油。鑛。固。極。有。關。係。  
也。言。已。細。檢。手。套。之。中。果。藏。有。白。紙。一。張。急。取。出。展。閱。之。乃。一。簡。單。之。地。圖。

也。威廉略閱一過，仍照前式摺疊納之。手套中藏於身畔。此時忽有一盜黨，忽忽奔入蘆葦。爾丘曰：窟中各處今已搜查迨遍，沙第蹤跡杳然，絕無所獲。據守門者言亦未嘗有人出入，不識避匿何處？殊可怪也。浮爾丘恨恨曰：沙第若竟逸去，終爲吾黨之害。余當親往搜之，務獲此獠。而後已。威廉聞之，亦願偕往。三人乃忽忽出室而去。

沙第之匿於蘆葦叢中也，目覩盜黨十餘人，盜擁而至，或持火炬，或執長矛，奔入蘆葦深處，細加搜尋。有時以長矛入草中東西挑撥，矛鋒與沙第之前胸相距寸許，危機一髮，悚惶萬狀。沙第恐爲盜黨所覺，屏息偃臥，力持鎮靜。盜黨搜索良久，毫無形跡，可得相率廢然而去。沙第俟盜黨去遠，乃自葦中躍起，微噓其氣，默念伏處此間，終匪久計。而碧梨被囚室中，尤不能不救之。出險沈吟片刻，決意重往浮爾丘家，相機行事。乃自蘆葦叢中徐步而出，躡

足前進。抵浮爾丘家之牆外時。浮與威廉正因盜黨之報告。相將出室去。沙第見二憾他往。心乃大喜。瞥見屋左有玻窗。一尚未掩閉。乃蛇行至窗前。踰檻而入。時已深夜。盜妻早已就寢。室中閨無人。在沙第奔至密室之前。隔窗一望。見碧梨仍在室中。俛首默坐。狀甚無聊。碧梨瞥見沙第。馳至驚喜。踰望急趨至窗前。隔窗問曰。黨魁謂君已逸去。此言確耶。沙第曰。確也。然余與密司禍福同之。余當助密司脫險。然後歸耳。碧梨搖首曰。此室局鑰甚固。猝不能毀。君徘徊於此。亦復無益。爲今之計。君宜設法離此。余頃與鄉團約請。其移駐勃開容河濱。君若得脫。可率鄉團來搗其巢穴。則盜黨可一鼓而成擒矣。沙第蹙額曰。此間出入之途徑。僅一隧道耳。守門之盜。良不足懼。獨惜穴口以石壁爲門。中有機關。余尚不知其啓閉之法耳。碧梨欣然曰。此則余已知之。蓋石壁之後。立有木柱二柱。有樞紐繞以鐵索。君若欲啓門者。可將右

邊之柱扳向左方。左邊之柱推向右方，則石壁自徐徐而闢矣。沙第聞之大喜。碧梨恐黨魁將歸趣之速，行沙第乃與碧梨別，閃身出門，狂奔而去。沙第去後，不數分鐘，威廉復忽忽而返。威廉者，陰賊險狠人也。憾碧梨刺骨，必欲殺之，以爲快。乃私啓密室之門，驅猩猩入室，令與碧梨搏。明知碧梨一弱女子，必匪猩猩之敵。行見玉殞香消，爲猛獸所搏噬耳。中心大快，躊躇滿志。乃閉戶鍵之，昂然出室而去。其時碧梨在室中，正靜待沙第來援。忽見猩猩啓戶入室，大駭。躍起猩猩人立而前，突張前足之利爪，扭碧梨之肩。碧梨力掙不得，脫惶急失措，乃奮其全力與猩猩猛鬥。盤旋久之，碧梨飛一足起，欲蹴猩猩之胸，不意誤中室隅之瓦缶，以致瓶罐破釜等物，咸被觸而覆瓶中所貯之煤油盡傾於地。而瓦缶中所藏，又爲極猛之發火劑火藥，遇風而燃，延及煤油之上。一時烟霧迷漫，烈焰四起。室中柱壁及地板，着之卽燃火。

光態態竄及屋頂時碧梨與猩猩因互相扭毆同仆於地碧梨見室中火起  
駭乃益甚急欲設法逸出以免葬身火窟無如爲猩猩所扭不能躍起頃刻  
之間室中頓成火窟毒烟迷眸目不能張火星四射幾延及碧梨之衣碧梨  
自分必不免力扼猩猩之足瞑目待死正危急間而沙第率衆鄉勇至矣  
初沙第自室中逸出奔至隧道之中遙見守門之盜獨坐穴口折樹枝一巨  
束燃之以取煖沙第躡足而前欲乘盜黨之不備揮拳毆之不意舉足有聲  
爲盜黨所覺躍起攔阻叱問何人沙第不答直前扭盜黨之胸提而力擲之  
盜黨立仆沙第奔至木柱之側欲扳動其機關盜黨大駭急一躍而起突取  
手鎗出向沙第開放沙第騰身而進力扼其腕碎然一聲鎗彈乃斜飛而出  
沙第大怒深恐羣盜聞聲畢至衆寡不敵乃亦自囊中取手鎗出向盜黨腰  
間轟擊鎗聲一鳴盜黨應聲仆僵斃於地沙第急奔至木柱之側如碧梨之

言將柱扳動穴口石壁果徐徐而闢沙第大喜乃自窟中狂奔而出其時鄉勇以左斯之請早已執械持炬列隊於勃開容河濱盜窟與河相距不過數丈沙第自窟中出遙覩鄉勇卽揚臂而呼鄉勇在馬上望見沙第紛紛躍下蠭擁而至沙第不及細述急導衆一擁入盜窟此時黨魁浮爾丘正率其部下諸盜搜尋沙第忽聞鎗聲連作隱約在隧道之中相顧大詫會威廉亦忽忽至兩人乃率衆馳往穴口欲察視鎗聲之由來不意方至隧道中鄉勇已蠭擁而入浮爾丘見秘窟敗露心胆俱裂羣盜亦相視失色惶誠不知所措沙第遙見羣盜至卽率衆進攻浮爾丘亦指揮其黨開鎗還擊鄉勇以盜窟已破勇氣百倍匍匐前進呼聲動天地盜黨雖死命相持明知巢穴已毀決不能守人人喪氣戰志全隳加以鄉勇進攻甚猛彈發如雨盜黨死傷相繼且戰且却威廉素狡猾揆厥形勢知此窟萬難保全乃曳浮爾丘之衣以

目示意浮恍然悟兩人乘紛亂之時相偕逸去羣盜見黨魁已遁益無鬥志東西竄匿紛紛如鳥獸散鄉勇乘勝追捕並分隊守穴口以防盜黨逸出沙第見鄉團已獲全勝快慰殊甚忽憶碧梨被盜囚禁尚未救出乃躬持手鎗一馳往浮爾丘家奔至密室之外忽見室中煙霧漫火光熊熊不禁大駭隔窗一望則碧梨尙以死力與猩猩相搏倒臥地上烈焰炎炎已延及其身眸沙第駭乃益甚急將窗上玻璃擊破伸手入內注視明切突發一鎗將猩猩擊斃嗣見室門扃鑰甚固倉猝不得入而窗口甚小碧梨又萬難逸出乃就室隅覓得鐵斧一奮力砍門門爲之碎沙第側身入室躬冒烟燄奔至碧梨身畔扶之起立欲挾之出室不意此室之下爲一澗水匯積之深潭潭深百尋水流湍急當時有室中火起地板及柱悉被焚毀沙第與碧梨尙未逸出全屋乃突然陷下但聞訇然一聲浪花四濺沙第與碧梨乃墜入深潭之

中。

第十一章

烏鵲黨之秘密窟。此其末日矣。黨人除死傷者外。餘衆悉爲鄉勇所捕獲。鐵索錫鐺繫之。往厯買錫村。鄉勇細加檢點。始知黨魁浮爾丘。獨漏網以去。大索窟中。杳無蹤跡。乃別分鄉勇一小隊。留駐窟中。從事搜查。其時浮爾丘家中之火。因無人撲滅。蔓延愈廣。四旁房屋。悉遭殃及。及至鄉勇查悉。欲施灌救。則全窟屋宇均已燃燒。火勢甚張。不可嚮。遍烟焰迷漫。上冲霄漢。窟中又無救火之員。鄉勇坐視焚燒。來手無策。迨天色大明。火勢稍殺。則盜窟之中已成一片瓦礫之場。餘火未息。穠垣斷井。間猶時有烟焰冒出。爇餘景物。淒涼堪憐。無復曩日之氣象。此殆天降大罰。以懲淫宄。故將羣盜伏匿之所付之一炬耶。

沙第與碧梨墜入深潭。幸俱諳遊泳，不致溺斃。沙第察得此潭與一小溪通。溪曲折而長，直達盜窟之外。浮爾丘居，此時深恐捕者自水道來，由此入窟，因築一密室於潭上，以掩其跡。沙第既覓得出路，卽曳碧梨之手並肩而泅。曲折久之，始達窟外。乃相率登岸，就溪濱石上坐。稍事休憩，此時天已黎明。遙望盜窟之中，火光大作。沙第指以語碧梨曰：「窟中烏鵲黨，此時諒已就擒矣。」大害除於一旦，誠此鄉之福也。碧梨因衣履盡濕，不願往盜窟。沙第乃偕之出山覓道，返厯買錫村會。鄉勇已將捕獲之盜黨驅至村中囚之。狃碧梨聞威廉及浮爾丘均已逸去，邑邑不樂，顧謂沙第曰：「二憾未除，我儕尚不得安枕也。時左阿奶奶爲鄉勇救出，送回綠樹居。碧梨聞左阿奶奶言紅手套已被威廉奪去，懊恨尤甚，乃命鄉勇將盜窟中幽僻之處細加搜尋，務須將黨魁及威廉捕獲，以除後患。鄉勇諾之，乃紛紛馳去。

我今將折筆以叙霍斯德氏矣。霍斯德者，臘金煤油公司之總經理也。系出世家，家素豐。世居愛立華城中，愛立華者爲西美著名之商埠，距歷買錫村可百餘里。商務興盛，人民富庶，其繁華之氣象，直與東美之紐約、華盛頓等城不相上下。霍斯德年已五十，性質直而慷慨，辦理臘金煤油公司已歷多年，交際頗廣。揮金若土，其夫人爲本城富商馬達夫之女，豪華高貴，傲岸自喜。平時服御甚奢，享用過后，妃膝下有子女各一。女名愛吉荔，年可二十許，子名浮納，亦弱冠矣。愛吉荔貌極姣豔，爲本城交際界之花。然性甚驕縱，傲岸奢華，與其母相似。霍斯德心雖非之，懼觸其夫人之怒，不敢言也。比年以來，臘金煤油公司之營業漸不如前，良以本城有資本家數人，覬覦煤油之利，別立一麥濟買煤油公司，奮其全力，以與臘金公司相激戰，別遣人至附近各鄉村，以重金收買油井，意圖壟斷其利。絕臘金公司之來源，臘金公司

之營業。以是乃大受頓挫。霍斯德以公司之股東兼任總理。其家家資泰半。皆投於公司之中。今公司營業不振。則霍斯德家之入款亦因之而大受影響。重以其夫人及女公子揮霍無度。視金錢如泥沙。於是霍斯德氏之財政漸呈竭蹶。困難之象外強中乾。入不敷出。霍斯德心甚憂之。而夫人及愛吉荔。則置若罔聞。豪奢如故。一日霍斯德獨坐辦事室。取銀行帳目單閱之。見夫人一月所支之款已溢出其收入之外。心甚憂悶。邑邑不樂。會夫人與浮納及愛吉荔相偕入室。霍斯德力遏其愁歎之狀。含笑與夫人語。嗣見夫人狀甚愉快。乃乘間以銀行帳目單示之。夫人閱已置之案上了。不加意。霍斯德不能耐。婉辭勸之曰。我家經濟日益拮据。長此以往。恐有破產之虞。余甚憂之。爲今之計。凡我家人似宜稍事撙節。以免入不敷出。余與夫人當共勉之。夫人聞言淡然曰。此則與余何關。須知余之費用實已減無可減。若言撙

節將今余謝絕交際耶無已余當囑浮納及愛吉荔稍事節儉噫愛吉荔汝昨日不嘗語余乎汝之汽車不甚美觀欲向汝父索三千金購一新者今汝父方以破產爲慮此項出款豈不可節省耶霍斯德亦曰汝之汽車雖係舊式然購用未久尙不敵敗何苦浪擲數千金另購一輛以余言之此款真可節省矣愛吉荔聞言勃然變色恨恨曰此種舊式汽車余若乘之出適足貽我家之羞汝等斬此數千金將令余乘塵穢滿積之街車乎夫人領之曰此言確也往來交際場中者若乘一舊式之車良不雅觀霍斯德聞其女反唇相稽傲慢無禮初意欲痛加訓責嗣見夫人左袒其女恐因是而致勃谿乃蹀躞室中忍怒不言此時女傭入白謂大律師梅諾夫忽至云有要事欲求見主人霍斯德命肅之入少頃梅諾夫手絜皮篋一含笑入室與室中諸人一一爲禮梅諾夫年五旬許濃鬚斑髮貌甚溫和霍斯德曳椅肅之坐悔忽

自篋中出電報一紙授之霍斯德欣然曰今有一佳消息特來報君頃余得友人之電報謂密司蕙蘭刻已探得其蹤芳躅所駐距此不遠想君聞之亦當掀髯而一快也霍斯德聞言急取電報閱之其辭曰

梅諾夫律師鑒承委之事已轉輾緝訪多日頃得確切之報告所謂蕙蘭女士者乃生長於歷買錫村之綠樹居君若親往其地必能覓得無疑爰特馳告

霍斯德閱已欣然有喜色卽以電報示霍夫人夫人作鄙夷不屑之狀淡然曰此女生長鄉村諒極粗陋挈之來此令人徒覺其可厭耳梅諾夫聞夫人言心殊詫怪繼乃微笑曰夫人殆末之知耶馬達夫君之遺產約有一千萬鎊之鉅咸歸此女承襲故此女若能尋獲承受祖父之遺資則其富當爲閩城冠夫人奈何輕之不特此也馬達夫君之遺囑中欲使其孫女蕙蘭歸夫

人保護蕙蘭若寄居於此則於夫人家中尤有特殊之利益夫人豈未之知耶梅言已卽自小皮篋之中將馬達夫遺囑取出以示夫人夫人接閱之其辭略云

余之遺產悉以與孫女蕙蘭惟蕙蘭自失怙恃後聞已流落鄉間爲他人所撫養余死之後所有資產當託梅諾甫律師代爲保管並請律師設法訪查務將蕙蘭尋獲俟其長成以遺產付之若蕙蘭年幼無依可令其寄居余女霍斯德夫人家卽請余女代爲保護每年可在息金項下提出二萬元付之余女作爲保護人之酬勞費一俟蕙蘭長城脫離保護人範圍後此項酬金亦卽停付……

陶洛夫親筆

夫人閱已嚴霜之面乃立變爲笑容欣然謂梅諾夫曰如遺囑言蕙蘭若能尋獲則我家每歲可得二萬元之酬資矣梅諾夫領之曰然夫人樂不可支

撫霍斯德之肩曰頃愛吉荔欲購一汽車汝尙靳不之許今我家有此意外之入款汽車之資不虞無着矣愛吉荔在傍聞之亦展輔而笑霍斯德聞其妻言心殊鄙之默然不語夫人復顧謂梅諾夫曰君謂以佳消息來報良非誣也今君當速絜蕙蘭來此余盼之久矣噫君真一奇妙之律師也言已遂率浮納及愛吉荔含笑出室而去霍斯德見夫人出乃微噓其氣徐徐願梅諾夫曰然則君宜往歷買錫村絜蕙蘭來此余素性耿介初非貪其二萬之酬資良因受人之託不得不忠於所事誠能覓得蕙蘭使之得所則爾我之心安矣行矣梅君途中一切費用請即開單示余余當如數奉上也梅唯唯乃向霍斯德告辭忽忽攜篋而去

## 第十二章

鄉團破盜窟之夕威廉與浮爾丘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乃乘紛亂之時相

偕而遁。惜隧道之口駐有鄉勇。一小隊不能飛越而出。乃奔至幽僻之處。匿身於一土穴之中。穴寬廣各六七尺。深可丈許。上有蘆葦蔽之。兩人蟠伏其中。幸未爲鄉勇所搜獲。翌日晨。鄉團大隊離窟而去。兩人始相率自穴中出。縱目四矚。浮爾丘見窟中房屋爲大火所燬。已成一片焦土。其部下諸黨徒除死傷者外。又盡爲鄉團所捕。繫之以去。積年巢穴毀於一旦。觸目悽涼。歎不自勝。悵恨久之意頗遷怒於威廉。乃悻悻謂之曰。此窟已破。余已無可託足。若能自此間逸出行當遠走他鄉。徐圖復仇之計。君所許余之酬金。當卽日付。余不得遲延。威廉愕然曰。余困居於此阮囊空空。何來金錢付汝。語未畢。浮爾丘勃然大怒。突自囊中取手鎗出。抵威廉之胸。厲聲曰。汝敢食言耶。余以助汝之故。身罹此厄。人亡家破。立錐無地。今汝之目的已達。乃欲背棄約言。並此區區之酬金。亦靳不余付。汝苟得爲人類耶。威廉急止之。曰。君

弗急。急余旣許君。決不食言。實因余所攜之款。皆貯存於逆旅之中。我二人。若能逸出同往。歷買錫村。則余當將存款取出。如數付君。決不背約。浮爾丘。禪笑曰。余觀汝。之爲人。狡猾異常。汝雖言之侃侃。余殊不敢深信。今汝可將。奪得紅手套。質之余處。俟取得酬金後。卽向余贖之可也。威廉不得已。乃自。囊中取紅手套。出付之。浮爾丘。浮爾丘藏之懷中。此時兩人偶一回顧。忽遙。見數百武外。一土山上。乃有一翩翩美少年。矗立山巔。縱目遠眺。若有所覓。兩人一見。其人不覺相顧失色。少年非他。蓋卽碧梨之友油礦師沙第是也。是日晨沙第與碧梨同坐於綠樹居中。碧梨因紅手套被奪。怏怏不樂。會鄉勇之來自盜窟者。言黨魁浮爾丘蹤跡杳然。仍未捕獲。碧梨大詫。深恐威廉及浮爾丘仍伏匿於盜窟之中。乃與沙第商意。欲親往盜窟細加搜緝。沙第欣然願偕往。碧梨大喜。乃與沙第同出乘馬赴盜窟。既抵窟中。見鄉勇一小。

隊仍駐守於穴口之傍以防黨魁逸出沙第商之碧梨謂窟中壤地潦闊不如分道搜之較爲便捷碧梨亦以爲然兩人乃忽忽剖袂相背而行沙第曲折行久之至一土山之上立而回望遙見坡下有曠場一蘆葦叢生高可數尺深恐威廉與浮爾丘匿跡其中乃自山上迤邐而下欲馳往蘆葦中搜之不意威廉與浮爾丘適並立土山之下威廉頗機警見沙第將至急曳浮爾丘之衣躍入土穴兩人蟠伏穴中屏息以待欲靜俟沙第來前突出襲擊之少頃沙第果徐步至穴旁立而遙望威廉與浮爾丘正擬躍出襲擊不料沙第偶一失足忽墜入土穴之中覆壓於威廉之上威廉大喜卽乘勢扭其胸揮拳毆之浮爾丘亦奮身躍起攘臂助威廉沙第以事出不意惶急失措急奮其全力猛推威廉之肩威廉震然仆浮爾丘亦辟易數步沙第乃乘間自窟中躍出轉身而奔欲往召鄉勇來同捕黨魁威廉躍起見沙第已逸急

與浮爾丘飛逐其後沙第聞兩人自後來追心慌意亂馳至土山之下偶一不慎躡而仆地威廉在後見之大喜遙望乃距躍而前力按沙第於地沙第奮力與抗尙欲躍起會浮爾丘亦至急取手鎗出以鎗柄連擊沙第之顱沙第暈乃僵臥不復動其時浮爾丘所藏之紅手套忽墜於地威廉見之卽伸手攬得納之囊中浮爾丘見而與爭威廉指天自誓願以重金爲酬浮爾丘乃止威廉覓得巨絃一繫沙第之手足置之地土浮爾丘欲捨之而去威廉恨恨曰此人爲我黨之大敵可惡殊甚今當殺之以除後患語已忽見土山之上有載運沙石之機器一具機上有木箱一其形如斗大若五石之匏箱中滿貯泥沙重可數十噸以鐵索懸之上有轆轤可以旋轉威廉沉思片刻忽生一毒計乃將沙第移置土山之下使之仰臥然後飛步登山取大布囊一以沙泥石片等物實其中懸之木箱之左側箱爲沙囊所曳向左欹側其

中泥沙及土塊乃紛紛傾倒而出自山上滾下簌簌不絕適壓於沙第之身上威廉與浮爾丘撫掌大樂嗣恐爲他人所見乃相偕逸去其時沙第已悠然而甦忽見山上沙土紛下心乃大駭急欲將手足之束縛掙脫躍起逃遁無如紮縛甚堅力掙久之終不能脫山上沙土仍續續而下頃刻之間沙第四肢及軀幹咸埋於沙中不復能動惟頭面口鼻尙露於外行見數分鐘後沙第將葬身於土山之側矣

碧梨與沙第別後搜尋久之杳無所獲躊躇獨行抵一高岡之上奔波良久略覺疲乏乃就岡巔石上坐稍事休息忽有光線一縷自岡下來射於碧梨之面上忽左忽右閃耀不定照耀眼簾目爲之眩碧梨大詫急自石上躍起細察光綫所由來忽遙見對岡土山之上沙土紛下簌簌不絕山下倒臥少年軀體及四肢已埋沒於沙土之中碧梨諦視其人彷彿若沙第心乃大

駭。蓋沙第腰間本繫有皮帶一帶上有銅鎖一具日光照其上乃有迴光一縷反射而出碧梨所見之光綫卽以此也當時碧梨審視無誤皇駭欲絕揆厥情形知數分鐘內沙第必葬身於沙土之下危機一髮間不容緩急欲馳往救護無如自山上至沙第處其間相距可數十丈山坡壁立急切不能馳下轉輾思維惶急不知所措瞥見坡左右壁之上有運物之電線一橫亘空中其長數十丈直達土山之上碧梨急欲救沙第奮不顧身乃冒險握電線蹤身躍出高懸空中乘勢自綫上一瀉而下其時威廉與浮爾丘尙並立於土山之上遙見碧梨緣綫而下往救沙第浮爾丘大怒乃取手鎗出向碧梨轟擊連開兩鎗均未命中浮爾丘尙欲開放不料鎗中子彈早已放盡一剎那間碧梨已瀉至土山之下兩人不得已乃恨恨而去碧梨自綫上躍下俛視沙第則頭面口鼻均已埋入沙土中矣碧梨誠極頓足大呼幸有鄉勇二

人聞聲馳至。始將沙第自土中救出。時沙第爲泥沙所覆。壓已氣閉。而暈碧梨親爲釋其縛。拂去其身上之塵土。乃顧謂鄉勇曰。沙君尙未清醒。君等可昇之出。送往綠樹居俾得靜養。余頃見威廉及浮爾丘尙未逸出。余當親往捕之。決不令其漏網也。鄉勇唯唯。乃昇沙第而去。

浮爾丘擊碧梨不中。深恐鄉勇聞聲來捕。乃曳威廉之衣相偕而逸奔。百餘武至一高岡。兩山對峙。壁立千尋。卽曩日碧梨躍馬墜水處也。高岡之下。卽爲浮爾丘家之密室。密室起火。後烟焰自石隙冒出。岡上樹木均被灼傷。其中。有大樹一火。斷其根。頽然倒下。適架於兩岡之上。形如橋梁。浮爾丘遙見之。喜謂威廉曰。我儕當以此樹爲橋。越之而過。若登彼岡。便可安然遠颺。不虞弋者之追捕矣。浮言已。卽跨登樹幹之上。徐步而過。一轉瞬間。已抵彼岸。威廉鼓勇隨其後行。至中間下視。萬丈之深淵。心胆俱碎。足戰慄至不能步。

乃伏身樹上。蛇行而前。詎知衣囊中之紅手套。忽斜傾而出。墜於岡下。當時威廉尙未之知也。及抵彼岸。浮爾丘曳之急。行數武。威廉偶探手囊中。忽失聲驚呼曰。噫。余之紅手套乃遺失矣。語出浮爾丘大詫。驚詢其故。威廉黯然曰。頃余匍匐自樹上過。覺有一物從囊中出。墜於岡下。及今思之。殆即紅手套也。兩人乃回至岡邊。俛首下望。見紅手套果在溪邊蘆葦之中。惟石壁削立于尋無路可下。可望而不可即。懊喪萬狀。其時碧梨已追至岡止。遙見威廉與浮爾丘已逃至對岡。碧梨以紅手套故。必欲將兩人捕獲。乃遵兩人之故智。以大樹爲橋。冒險飛渡。將近對岡。不料此樹爲火灼傷。突然中斷。碧梨大駭。急攀執此樹之前半段。懸身空中。大呼求援。危急萬分。威廉見之。大樂。乃欣然謂浮爾丘曰。此女郎反對我黨不遺餘力。我黨所受之困難。強半皆彼所主持。余憾之刺骨。欲設法殺之久矣。今天誘其衷。身蹈危機。我儕可

速將此樹搖動令其墜入溪中以洩余忿浮爾丘領之兩人乃趨執大樹之枝極力搖撼震簌數四碧梨力漸不支偶一釋手立卽下墜但聞訇然一聲碧梨乃墜入萬丈之深淵

第十三章

碧梨自斷樹之上突然墜下墮入溪溪之中差幸素精泅水之術游泳自如未遭溺斃其時威廉與浮爾丘站立岡邊探首下窺見碧梨雖蹈危機仍得脫險深以爲憾威廉忽見其所遺之紅手套適在水濱蘆葦之中急指以示浮爾丘兩人竊竊私議深恐碧梨泅水登岸將紅手套拾去威廉略一沉吟忽得一計乃命浮爾丘昇大石數方自岡上擲下其時碧梨已泅至水濱攀執蘆葦正欲躍至岸上不意大石六七方自岡上續續而下滾入私濱淺灘之中浪花四濺訇然有聲碧梨大驚不敢登岸仍躍入水中往來游泳以避

其鋒威廉在岡上見之自喜得計乃親昇大小石塊無數一一擲下不料蘆葦叢中之紅手套被石塊所擊墜入河中飄浮水面碧梨見之大喜逾望乃伸手將紅手套攫得藏之懷中威廉在岡上遙見紅手套仍爲碧梨所得急不可遏嗣察得此岡之左側有羊腸小道一盤旋而下可直達水濱乃與浮爾丘兩人自岡上疾馳而下意欲躍入水中將紅手套奪回碧梨遙見威廉將至倉卒不能遁乃匿身水底擷得極長之蘆葦一節含於口中使蘆葦之上端露出水面以通呼吸時則威廉與浮爾丘已自岡上盤旋而下奔至水濱四顧水中不見碧梨之蹤跡詫爲怪事悵視良久以爲碧梨早已逸去深爲歎恨乃相率廢然而返仍由小道至岡上威廉因紅手套得而復失邑呂不樂浮爾丘在傍亦默然不語彳亍行數武浮爾丘忽顧謂威廉曰余以助汝之故備受困苦余之愚亦甚矣自今日始余與汝當脫離關係各不相涉

汝前所許余之酬資請卽付余余當離此他去不復預汝事矣威廉駭曰汝欲與余脫離耶愚哉汝也凡人行事當具堅忍不拔之志不以挫折灰其心始克有成今我儕雖屢屢失敗尙未足以言絕望誠能再接再厲百折不撓則以後終有成功之一日胡可中道而止自棄無窮之利益乎浮爾丘嗤之曰余觀汝之計劃靡不失敗尙何成功之足言今汝勿復瑣瑣請卽以酬資付余余不復能助汝矣威廉聞言勃然大怒笑執浮爾丘之臂厲聲曰汝必欲與余脫離事亦良佳余固不勞汝臂助也然汝須識之汝旣不復助余則余所許汝之酬金亦當取消余若不獲紅手套者汝雖欲一文之微亦不可得憤母妄想浮爾丘聞言亦暴怒欲狂笑自囊中取手鎗出直抵威廉之腰間叱之曰汝賊也汝乃人面而獸心自食前言將謂余不能殺汝耶威廉初頗駭然繼乃獰笑曰汝手鎗之中子彈已盡猶復持空鎗嚇人甯不令人齒

冷浮爾丘恍然悟。忿乃益甚。突舉其鎗。力擊威廉之頸。威廉辟易數步。斗飛一足。起中浮爾丘之腕鎗。乃脫手而飛。浮爾丘虎吼而前扭。威廉之胸揮拳。毆之威廉奮力抵禦。兩人遂互相扭毆。盤旋良久。同仆於地。威廉瞥見地上之手鎗。卽伸手攬得。連擊浮爾丘之顱。浮立暈僵臥。不復動。威廉擲鎗躍起。沉吟片刻。乃將浮爾丘曳至岡邊。擲入岡下小溪之中。溪中水流湍急。浮爾丘飄浮水面。載沉載浮。順流而下。其時碧梨已自水底出涸。至對岸。忽見溪中有浮尸。一具逐浪而來。諦視之。乃黨魁浮爾丘也。深以爲異。默念浮爾丘爲殺父之仇人。不可任令漏網。乃躍入溪中。泅至浮爾丘之側。曳之至水濱。挾之登岸。撫其口鼻。間覺氣息咻然。尙未溺斃。乃臥之於水濱淺灘之上。恐其醒而逸去。急解腰帶一條。縛其手足。少頃。浮爾丘果悠然而甦。微啓其眸。瞥見碧梨在傍駭而躍起。碧梨按之坐地上。不令逸去。浮爾丘恨恨曰。汝素

余手足意欲何爲碧梨曰汝殺余父奇亞夫此仇不共戴天今汝已入余手行將縛汝歸歷買錫村治汝以應得之罪爲余父復仇浮爾丘恨恨曰奇亞夫之死余實不任其咎碧梨駭曰此言何也浮曰余受威廉之愚耳余與汝家本無仇恨徒以威廉來言欲奪左阿奶奶之紅手套命余率衆攻綠樹居殺沙第及奇亞夫事成之後願酬余五千金余惑於重利致爲威廉之傀儡實則汝父之死乃威廉所主謀余不過其執行者耳碧梨聞之始知左阿奶奶之言良非虛語於是憾威廉刺骨誓必手刃其人以慰老父於地下浮爾丘四顧河濱別無他人欲掙脫束縛而逃碧梨大駭急按之於地不令躍起浮爾丘轉側距躍竭力與碧梨抗碧梨大怒乃以足力踐其喉間浮氣閉欲絕始僵臥不復動此時適有小舟一葉自蘆葦深處蕩槳而來碧梨見之急揚臂而呼舟子遙見碧梨卽鼓棹抵岸邊一躍登岸見碧梨以足踐浮爾丘訝問

其故碧梨曰此烏鵲黨魁也頃自窟中漏網出爲余所捕余欲繫之往歷買錫村不識君能助余乎舟子領之乃攘臂助碧梨將浮爾丘昇入舟中兩人人相率登舟鼓棹而行款乃一聲直向歷買錫村而去碧梨箕踞坐鷁首飽覽山川景物精神爲之一爽舟至中途浮爾丘忽將兩手之繩掙脫突然躍起欲扭碧梨而毆之差幸舟子在後見而大駭急伸手扼其腕不令傷及碧梨浮大怒乃轉身與舟子鬥碧梨聞聲回顧驅而躍起急助舟子毆浮爾丘奮鬥久之舟忽傾覆訇發一聲三人乃並墜於小溪之中舟子深恐碧梨溺斃急捨浮爾丘不顧力曳碧梨至水濱挾之登岸碧梨自頂至踵咸爲冷水所濕透神疲力乏凜寒澈骨乃頹然坐石上稍事休憩遙見小舟舟底向天隨波逐浪順流而去明知浮爾丘必伏匿舟下脫然逸去追捕不及悵恨而已默坐片刻心神略定乃與舟子別覓道返歷買錫村

翌日午後綠樹居中開大會。一舉凡奇亞夫之老友及戚屬靡不蒞會。律師當衆拆閱奇亞夫之遺囑。高聲宣讀之。其辭略云。

余死之後。余之遺產悉以與余女碧梨。綠樹居司事康頓君。余之老友也。奉職多年。忠信誠樸。余素所倚畀。今請爲碧梨之保護人。代爲管理資產。務望深體。余意善輔碧梨。是所至盼。

奇亞夫親筆

律師宣讀既畢。碧梨念及老父之深恩。淒然淚下。在座諸人紛致慰藉之詞。碧梨悲始稍殺。已而律師與來賓相率告辭而去。碧梨問康頓曰。余父遺產。究有若干。金康頓曰。頃余詳爲調查。共計約二十萬金也。碧梨笑曰。遺產乃如是之鉅耶。余於店務瑣屑。素匪所習。今當遵余父之遺命。請君代爲經理。君其勿辭。康頓慚然諾之。自是以後。碧梨乃爲綠樹居之主人矣。

越日沙第欲覓失魂井遺址策馬而出往訪其友魯遜萊以此事詢之魯遜  
萊曰此井詳情余亦未能盡悉少時聞之父老云此井之主人爲一美麗絕  
倫之女郎名曰杜蘭斯杜蘭斯爲土人酋長所悅向之乞婚杜蘭斯拒絕之  
己而杜蘭斯愛一西班牙人遽訂婚約酋長聞之妒忿交作乃乘其結婚之  
日率土人數十襲擊杜蘭斯家一時室中大亂賓主十餘人不及逸出乃盡  
爲土人所擊斃土人將屍身擲入失魂井中掠得金珠寶物無數欲一哄而  
出是日天適大雨雷電交作霹靂一聲房屋盡傾陷入地下者丈許彼萬惡  
之土人乃亦葬身於油井之下後此鄉人紛傳僉謂失魂之井已被雷電所  
震毀淪爲墟墓遂無復有過而調查之者此失魂井之歷史也余所知者如  
是而已究之此種典故是否確鑿余亦未嘗目睹卽就余個人思之亦終不  
信塵世之上乃果有此寶貴之失魂井耳沙第聞魯遜萊言雖知失魂井之

歷史。然於其訪查此井之目的毫無裨益。乃與魯遜萊別廢然而返。

碧梨承襲遺產後即親往愛壁沙鎮以千金購汽車一輛乘之而歸。碧梨於駕駛汽車之術素所未習。車抵歷買錫村偶一不慎忽馳入一理髮肆中。撞毀雜物無數。碧梨大駭急自車上躍下。深致歉忱。如數賠償之。乃旋車退出。疾馳回綠樹居。康頓與左阿奶奶等聞汽笛鳴聲相率出視。見碧梨駕一汽車歸深以爲異。碧梨一躍下車快然。自得趨入肆中。左阿奶奶欣然曰：駕駛汽車良匪易易。密司於頃刻之間即能操縱自如。密司誠萬能哉！碧梨聞言樂且無艱已。而乃屏退衆人。顧謂左阿奶奶曰：紅手套何在？速以示余。左阿奶奶中出手套付之。碧梨取地圖出詳矚。一過問左阿奶奶曰：嫗昨日不嘗語余乎？關於失魂井之契據等物均藏於泰維羅村。此言確耶？左阿奶奶領之。曰：確也。余藏之於舊居停墨維爾家密司。若欲得之者。余當親往取之。碧梨

曰此行頗爲重要余當與汝乘汽車往免爲盜黨所襲左阿奶奶碧梨仍將地圖摺疊藏於紅手套中還之左阿奶奶兩人乃相偕而出並坐車中碧梨仍親執駕駛之役驅車疾馳風馳電掣向泰維羅村而去馳數里道出一山坡不料威廉適自坡上過獨行道傍忽聞汽笛嗚嗚聲自遠而來止步回顧遙見一汽車疾馳至車中並坐者乃爲碧梨及左阿奶奶心乃大喜俟汽車稍近遂自道傍一躍而出矗立車前阻其去路碧梨恐又肇禍急止其車威廉乘此間隙一躍登車上扭左阿奶奶之肩厲聲曰紅手套何在速以與余碧梨見威廉突至大驚失色急捩其機驅車疾馳心慌意亂手足失措偶一不慎車乃自斜坡之上一瀉而下車身震越威廉及左阿奶奶同自車上顛出墜於山下威廉奮身躍起按左阿奶奶於地向索紅手套左阿奶奶駭極大號威廉忿甚舉拳欲毆之左阿奶奶出其不意騰身躍起狂奔上山威廉大怒距躍逐其後

左阿奶奔至半山與碧梨相距祇十餘步偶一失足躡而仆地倉卒不能躍。起回顧身後見威廉將至一時情急智生乃自懷中取紅手套出向碧梨力擲之碧梨伸手接得轉身而奔不料手套中所藏地圖一紙遺落於地碧梨未之知也急藏手套於囊中躍登汽車啓機而逸疾馳下山威廉見紅手套入碧梨手乃捨左阿奶而逐碧梨左阿奶奮身躍起適碧梨之汽車自身傍馳過碧梨瞥見左阿奶略止其車左阿奶急躍入車中碧梨大喜遂啓機疾駛風馳電掣直向山下而去。

威廉見碧梨與左阿奶均脫然逸去追之不及懊恨殊甚木立久之偶俛視地上忽見草間有白紙一方拾起展閱之乃紅手套中之地圖也無意中得此大喜逾望正欲藏之囊中不料沙第適自魯遜萊處歸跨馬款段行道岡上瞥見威廉手執白紙一細閱不已沙第自後察其紙乃紅手套中之地

圖也。心乃大駭。遂自馬上躍下。趨至威廉之前。厲聲曰。此紙係密司碧梨之物。汝既拾得。速以付余。威廉見沙第突至。始則駭然。繼乃大怒。直前扭沙第之胸。揮拳毆之。沙第急挺身與鬥。兩人力搏。久之同仆於地。盤旋草間。扭結不解。相持良久。威廉攬得石塊。一連擊沙第之顱。沙第立暈僵臥於地。威廉躍起。將沙第所佩之手鎗及子彈一并搜得。納之囊中。然後曳之至道旁。擲之草間。以樹葉蔽其體。事已取地圖察之。知碧梨及左阿奶奶去將往太維羅村。默念兩人逸去未久。策馬追之。或尚可及。時沙第所騎之馬尙立於道旁。俛而嚙草。威廉遂一躍上馬。揮鞭驅之。馬乃飛馳下岡而去。

碧梨得脫後。深恐威廉復追蹤而至。心甚惶急。乃力旋其手中之輪。閉足汽車。盡力狂奔。風馳電掣。其捷若飛。馳數里。至一鐵路之旁。此時適有火車一輛。自後馳至。汽笛連鳴。機聲軋軋。與碧梨之汽車齊驅。並駕。左阿奶奶偶迴顧。

車後忽見威廉控騎來追心乃大驚急以語碧梨碧梨聞之亦大驚但竭力  
捩其機驅車疾馳左阿奶屢屢迴顧見威廉愈追愈近距車僅一二丈穀觫  
語碧梨恆慄殊甚碧梨毅然謂左阿奶曰事急矣今惟有一法可脫此厄蓋  
余車若追至火車之前余當突然旋轉跨鐵路而過越出火車之前面迨威  
廉追至將爲火車所阻不復能逐我儕矣左阿奶駭曰越此鐵路耶我車若  
與火車相撞事將奈何此舉頗險密司幸勿輕試碧梨立意既決不聽其言  
但竭力驅其車向前飛駛一剎那間碧梨之汽車已追出火車之前碧梨大  
喜突然旋轉其車向鐵路馳去左阿奶探首一望見火車轟雷奔電瞬息將  
至驚心蕩魄誠極幾暈急曳碧梨之裾全息曰速速止止火車將  
至我車不能過也不意碧梨置若罔聞仍驅車疾馳汽車剛至軌道中火車  
已軋軋而至但聞轟然一聲汽車乃爲火車所撞碎爲粉齋

## 第十五章

當汽車撞毀時，碧梨與左阿奶奶爲車身所反激跌出車外者六七尺，墜於草間。幸在軌道之外，未爲火車所輾斃。碧梨雖受驚而暈，並未受傷。左阿奶奶則傷一左臂，鮮血溢出，惟尙無大礙。火車司機者見已肇禍，急止其車。車中警察及乘客紛紛躍下，將碧梨及左阿奶奶舁入車中。時威廉已策馬馳至，亦屬於衆乘客之中，闖入火車車停片刻，即復啓機前進。警察將碧梨等舁至辦事室，取刀創藥，至爲左阿奶奶敷之，並以棉花及白布紮縛妥貼。此時碧梨及左阿奶奶均已甦醒。警察細詰兩人之姓氏，居址錄入手册。碧梨瞥見威廉立辦事室外，探首內窺，一轉瞬間，乃倏然而去。碧梨駭而起躍，默念威廉已追蹤登車而去。泰維羅村頗爲危險，心甚悶悶。時警察均已他去，左阿奶奶亦自地上躍起，招碧梨至其側附耳語之曰：「此間與泰維羅村相距不遠，若抵

車站反須繞道四五里。恐爲威廉捷足先往爲之奈何。碧梨聞言尤深焦急。無聊之餘乃步至月台上立而眺望。忽見車前有雙馬車。一傍鐵道而行車上除御者外空無一人。碧梨斗有所觸心生一計。乃招左阿奶奶至月台上語之曰方今事情急迫萬不可稽延致失時機。余嘗躬冒危險躍入此雙馬車之中。由問道先往泰維羅村。媼則俟火車抵站後從容繞道來屆時威廉雖躡蹤至當亦無能爲矣。左阿奶奶聞言大駭急搖手止之曰兩車正在疾馳密司若由此車躍入彼車危險殊甚。幸勿輕試。碧梨默然不答。躍躍欲試。左阿奶奶甚曳其衣阻之。碧梨絕裾趨出。注視明切。乘兩車並驅疾駛之時。躍身一躍直登雙馬車之上。御者見碧梨突至。驚且詐。幾疑飛將軍從天而下。碧梨坐定後。卽自囊中出紙幣數紙納之。御者之手。命其驅車疾馳速往泰維羅村。御者得資。乃大樂高舉其鞭。連策其馬八足奔騰疾馳向泰維羅村而。

去。

左阿奶見碧梨躍登馬車。心始釋。然乃復退入車中。少頃威廉忽推辦事室之門。昂然直入。四顧室中。不見碧梨。心乃大訝。遂趨至左阿奶之前。伸手扭其胸軒眉怒目厲聲曰碧梨何在。速以語。余偷敢隱匿者。余且立碎汝顱。左阿奶駭而大呼。室外之警察聞聲奔入。逐威廉出室。威廉聲勢洶洶。尙欲與警察爭辯。警察大怒。乃扭威廉之胸。擲之門外。威廉始悻悻而去。一刻鐘後。車已抵站。左阿奶得警察之許可。匆匆下車。瞥見威廉在前獨行。乃躡足尾其後。行數武。威廉忽雇一馬車。乘之。命御者馳往泰維羅村。左阿奶聞之。乃乘威廉不備。潛登其車。後僕座之上。手攀皮蓬。箕踞端坐。御者及威廉均未覺察。御者連鞭其馬。車乃發。馳疾向泰維羅村而去。

碧梨至泰維羅村時。已薄暮矣。至墨維爾家門外。止車。躍下投刺。求見。閨着。

持刺入少頃復出肅客入內碧梨匆匆隨之入遙見墨維爾夫婦已自內室出降階相迎墨維爾年可五旬鬚髮斑白貌甚嚴肅其夫人年亦相若溫和可親膝下有掌珠一芳齡十六七尤便慧明麗墨維爾與碧梨握手接待甚恭肅之入室碧梨恐威廉追蹤來此乃顧謂閨者曰余有仇人一時躡余後少頃或將來此汝若見有健男子徘徊門外者速來報我閨者唯唯碧梨乃隨墨維爾夫婦入至會客室中陳設雅潔墨維爾延碧梨坐肅然曰左阿奶奶時有書來述密司之近況甚悉今密司子身枉顧有何見諭碧梨曰左阿奶奶本與余偕來余因恐爲仇人所跡中途改轍與之分道而行一刻鐘後左阿奶奶亦將抵此間矣今余之所欲詢丈者卽爲茫頓司山麓之廢地一方據左阿奶奶言此地爲彼之祖產惟契據等物均藏於丈家此言確耶墨維爾領之曰確也碧梨曰左阿奶奶欲以此地出讓於余余故與之偕來欲以此事商

之。於丈。取其契。據耳。墨維爾曰。密司欲購此廢地耶。此事左阿奶奶來函早已爲余言之。余視此地。直如荒莊。絕無所用。密司購之。何爲碧梨笑而不言。墨乃將此地契。據兩份。一并取出。交之碧梨。碧梨將契據摺疊。納之紅手套之中。藏於身畔。此時聞者忽倉皇奔入。稟碧梨曰。刻有一健男子乘馬車來。徘徊門外。形跡可疑。殆即密司之仇人耶。室中諸人聞之。紛紛躍起。相將奔出。將近門側。忽見左阿奶奶自門外奔入。坌息曰。威廉至矣。墨夫人見左阿奶奶至。卽與之握手。狀甚親暱。碧梨聞威廉果至。疾趨出。視時威廉適蹀躞門外。探首內窺。忽見碧梨奔出。瞠目直視。狀甚驚訝。會墨維爾亦徐步而出。碧梨戟指。指威廉。顧謂墨維爾曰。此人賊也。嘗與烏鵲黨盜匪通行。刦歷買錫村丈。宜逐之去。母令闖入此室。墨領之。威廉聞碧梨言急。跨入門內。趨至墨維爾之前。含笑鞠躬。欲以巧言惑墨維爾。墨不待其發言。遽揮之令出。正色厲聲。

曰。汝徘徊我家門外。意欲何居。我家固有自主之權。非經余之允許。胡得擅自入內。不速去。余且召警察來。威廉聞言。大慚不得已。乃怏怏退出。墨維爾立揮閨者。閉門。門碎然。威廉悵立門外。握拳透爪。忿不可遏。然卒亦無如之何也。

是晚碧梨與左阿奶奶同宿於墨維爾家。晚膳之後。暢談良久。更漏既鳴。始各登樓歸寢。碧梨與左阿奶奶各據一臥室。兩室中隔一小巷。遙遙相對。碧梨送左阿奶奶入室。卽以紅手套歸之。令其妥爲收藏。左阿奶奶諾之。乃藏手套於臥榻之枕下。碧梨略談數語。卽與左阿奶奶別。握手道晚安。閉戶而去。

當碧梨與左阿奶奶歸寢時。樓下僻巷之中。倏有一黑影。自牆角出。又手矗立。仰視樓上。則卽碧梨之勁敵威廉是也。威廉跂足仰望。遙見碧梨與左阿奶奶之影。並現於玻璃窗異常清晰。兩人張口頷首。若有所議。已而忽見碧梨自

囊中出紅手套付之。左阿奶奶狀甚鄭重。嗣乃倏然而去。威廉略一沉吟。即自巷中一木架之上直升而上。直達左阿奶奶臥室之窗外。隔窗暗窺。時左阿奶奶處室中正欲熄燈就寢。偶一轉念。忽自枕底取紅手套出。置之榻上。欲檢視其中之契約。威廉隔窗見之心乃大喜。潛啓其窗。伸手入室。突將左阿奶奶上之紅手套攫之。以去。左阿奶奶見威廉突至。大駭失色。放聲呼救。威廉欲轉身而逸。左阿奶奶急一躍至榻上。扭威廉之衣。欲將紅手套奪回。威廉不得逸。揮拳毆之。左阿奶奶死命爭持。不令威廉脫身。互扭良久。威廉大忿。乃奮其全力。猛推左阿奶奶肩。左阿奶奶穠然仆自榻上。墜下。威廉正欲轉身逸去。不料一剎那間。倏有一女郎從空而下。躍入室中。攘臂扭威廉之肩。舉拳毆之。威廉諦視之。不覺大駭。女郎爲誰。則密司碧梨也。

先是碧梨與左阿奶奶別。奔入己之臥室。解衣卸裝。意欲就寢。忽見窗外月色。

皎潔。凜然。若水。乃輕啓其窗。倚檻。望月。無意之中。偶探首。俛視。忽見巷中地。上有黑影。一影頑而長。短鬚翹然。固赫然威廉也。碧梨驟睹此影。恍然大悟。心乃大駭。恐爲威廉所覺。急退入室中。略一沈吟。取外衣披之。意欲啓門而出。忽聞左阿奶大聲呼救。狀甚急迫。臨窗一望。遙見威廉與左阿奶正在窗前扭毆。碧梨急取手鎗一納之。囊中踰窗而出。見窗外屋脊之上。有長繩一條。高懸空中。碧梨急欲救左阿奶。奮不顧身。乃手執長繩。縱身一躍。自半空之中懸岩而過。直達左阿奶臥室之窗外。躍入室中。直撲威廉。威廉急舉拳應敵。盤旋數四。威廉忽將碧梨推倒。臥於左阿奶榻上。奪得紅手套。躍出窗外。意欲就木架之上一瀉而下。不料碧梨自榻上躍起。突取手鎗。出伏於窗口。向威廉開放碎然一聲。適中威廉之右臂。威廉痛極。手中之紅手套。乃不期而墜。威廉恐捕者齎集。不敢拾取。急自木架之上一躍而下。狂奔逸。

去碧梨見紅手套在木架上乃從窗口蛇行而出將手套拾得回至室中還之左阿奶奶珠還合浦欣喜無量此時墨維爾夫婦咸持炬而至聞威廉已中鎗逸去心始釋然略談數語始各歸臥室安寢翌日碧梨與左阿奶奶即向墨維爾夫婦告辭驅車而歸

### 第十六章

大律師梅諾夫今乃至歷買錫村矣梅諾夫驅車至綠樹居適與司事康頓遇於門外梅諾夫問曰肆主奇亞夫君何在余欲見之康頓悽然曰奇亞夫君耶物化久矣君尙未之知耶梅諾夫聞言愕然曰奇君噩耗余實不知余聞他人言此君忠厚長者遽爾作古殊可惜也康頓領之曰奇君以捍衛我鄉故爲烏鵲黨盜匪所擊斃鄉人聞之同深悲悼固不僅忠厚慈祥令人追慕紀念於無窮也梅諾夫曰余聞奇君有女公子一名曰碧梨今乃何在康

頓廻顧肆中見碧梨適坐於帳櫃之內理其函件乃遙指之示梅諾夫曰此即密司碧梨也梅諾夫喜曰然則余欲見之君能爲余紹介乎康頓諸之乃飭人將梅諾夫之行李卸下攜入綠樹居傍之旅館中梅諾夫隨康頓入肆步至帳櫃之前康頓爲介紹於碧梨曰此爲梅諾夫大律師新自愛立華來此有一要事欲與密司面談碧梨聞言起立與梅諾夫爲禮肅之入會客室坐定後碧梨卽詢其來意梅諾夫徐徐曰密司勿急余今有古事一節欲告之密司與密司之身世頗有關係也言已乃將馬達夫氏二十年前之掌故縷述一過碧梨則端坐而聽之

梅諾夫之言曰愛立華城中有大富翁曰馬達夫者以經商起家擁資千餘萬妻早亡惟遺一子名曰腦頓腦頓弱冠時忽愛一鄉人之女不告其父遽與結婚密月後繫婦回家不意馬達夫大怒堅不承認迫其子離婚腦頓以

伉儷情深不從父命馬達夫忿甚將其子與媳一并逐出腦頓不得已乃繫妻離家卜居愛壁沙鎮夫婦二人自食其力踰年生一女名曰蕙蘭蕙蘭二歲時腦頓夫婦忽相繼罹疾卒腦頓臨終時乃以其女蕙蘭託之友人奇亞夫奇亞夫中年而鰥膝下猶虛乃撫蕙蘭爲女愛憐殊甚視若已出二十年來蕙蘭已成一明麗英俊之女郎矣梅諾夫言至此碧梨愕然大詫失聲曰然則余卽蕙蘭也信如君言則余係腦頓之女匪奇亞夫所親生矣梅諾夫領之曰密司之言確也今馬達夫君已去世遺囑命將所遺之家產悉歸其孫女蕙蘭承受余爲其家之律師故馬達夫以家產付余囑余代爲保存並擔任緝訪蕙蘭之職余探聽多日方知密司卽係蕙蘭爲特專誠來此報告密司務請密司卽日往愛立華城歸宗馬氏以釋余責梅諾夫言已注視碧梨之面待其答覆碧梨沉思片刻乃毅然拒絕之曰余不願與君偕往蓋余

生長此間朋友戚屬均在村中余安忍捨之而去馬達夫聞碧梨言深爲詫怪乃正色語碧梨曰馬達夫君之遺產共有千萬磅之鉅密司一旦歸宗承襲此產將爲闔城富人之冠胡樂不爲碧梨嗤之曰金錢乃儻來之物何足介懷彼遺產雖鉅以余觀之直如土芥耳余心不能以利誘請君勿言梅諾夫見碧梨之心固執不能動爲之默然時司事康頓在傍見碧梨峻拒過甚令人無懼乃居間斡旋曰茲事體大本匪一言可決容俟商議妥洽後再定行止可也梅諾夫亦以爲然乃與碧梨縱談他事密室清談自以爲秘無人知萬不料隔牆竊聽者乃有威廉在也

初威廉自泰維羅村逸出仍歸歷買錫村伏居逆旅中是日清晨威廉自旅館中出散步街衢忽見梅諾夫乘一馬車飛馳入村至綠樹居之前止車而入威廉欲知來者爲何人苦於無從調查忽見綠樹居傭保將其人行李等

物送入旅館。威廉乃趨前問之曰：頃乘車來肆者究係何人？不識君能語余乎？備保曰：余亦不知焉，能告君否？威廉悵然失望，忽見其人所繫之皮策上懸有白紙一小方，威廉取閱之上，書律師梅諾夫五字，心甚疑之，乃繞道至綠樹居會客室之外，伏於窗下側耳竊聽，舉凡梅諾夫所言，乃一一盡爲所聞。始知碧梨乃大富翁馬達夫之孫女，應得遺產約有千萬鎊之鉅，垂涎覬覦之心爲之勃發，沉思久之，乃彳亍返旅館。

浮爾丘之逸去也，憾威廉刺骨，誓必殺之，而後快嗣念子，然一身欲與碧梨及威廉對抗，其勢有所不能轉輾，思維欲將被擒之羽黨設法救出，以資臂助。此時烏鵲黨匪被鄉勇捕獲，後囚於獄中，獄在綠樹居之後，建築甚固，門以鋼鐵爲柵，鍵以巨鎖，村中諸鄉勇輪流爲守獄之役，防伺甚嚴。是日薄暮，黨魁浮爾丘忽潛至監獄之附近，匿身窗下，探首內窺，其時守獄諸鄉勇

適同往綠樹居飲酒獄中惟留一年老者在其人背窗而坐翹足仰首閉目而假寐浮爾丘大喜乃潛自囊中出手鎗握之伸手入窗以鎗柄擊其人之頤其人立暈瞢然不省人事浮爾丘踰窗入搜其身畔覓得監門之鑰匙乃以鑰啓門釋其羽黨盜黨一擁自獄中出一盜覓得蒙面之鴉羽冠若干具分給諸同黨衆大喜乃仍以羽冠蔽面呼嘯而出奔數武過綠樹居之傍時威廉在旅館樓上適憑窗而立手執紙捲烟吸之人影在窗頗爲清晰浮爾丘仰視見之急指以示黨人低聲曰此威廉也彼嘗擊余致暈投余於水余誓復此仇今日見之毋令免脫盜黨唯唯四顧無人乃相率緣柱而上至威廉室之窗外推窗躍入威廉見烏鵲黨突至瞠目大駭手中之紙捲烟乃不期而墜一時欲逸不及木立室隅惶急不知所措浮爾丘旣入室立揮其黨扭威廉抵之牆上出利刃撲其胸厲聲罵曰汝賊也狗惡奴余以助汝之

故破家亡命備受困苦余之視汝亦可謂不薄矣汝乃乘余窮蹙與余反目一言不合竟擊余而投之深淵以怨報德汝直獵子而野心余何夢夢乃誤以汝爲良友余目盲矣今余當擊殺汝以洩余心之忿言已乃高舉其刃欲力擣威廉之胸威廉驚怖亡魂顛聲曰君勿急急余有一言告君於君頗有利益也浮爾丘厲聲曰然則汝速言之汝若巧言如簧敢與余爭辯者余刃下矣威廉乞憐曰曩日之事余實不合請君恕余須知我儕實爲同志不可分裂若操同室之戈則鶴蚌相爭利歸漁翁矣浮爾丘聞言怒乃稍霽悻悻曰汝謂於余有利益者究因何事威廉曰頃余聞律師梅諾夫言碧梨本名蕙蘭實係富翁馬達夫氏之孫女今馬達夫死遺產百萬悉歸碧梨承襲余思碧梨身畔必藏有遺產之契據君若率衆往襲擊碧梨將契據奪得何患不能成巨富耶浮爾丘聞言大喜乃命其黨釋威廉與之和好如初兩人遂

率衆自窗口出仍由柱上瀉下蠻擁往綠樹居

暮色既積村中諸少年咸飲酒於綠樹居中或就肆中進晚膳觥七交錯笑語龐雜忽見守獄之鄉勇狂奔入肆面色慘白忿息呼曰劫獄劫獄烏鵲黨劫獄盜黨皆逸去矣語出肆中諸人皆大駭紛紛擲杯躍起圍立獄卒之左右爭詢其狀獄守曰頃余獨坐窗間不意一人自後潛至突以鐵器擊余顱余乃立暈比余醒則獄門大開烏鵲黨皆逸去矣衆聞盜黨逸攘臂而起爭欲出肆追捕不憚肆門斗鬪烏鵲黨已一擁入室各持器物爲兵械見人卽擊狀如狂易肆中諸少年初頗駭然繼乃大怒相與振臂奮呼與烏鵲黨搏戰一時肆中大亂桌椅器具紛紛仆地器皿仆地而碎其聲鏘然不絕時碧梨與梅諾夫正在會客室暢談忽聞外間鬨鬥聲甚厲相率奔出碧梨見烏鵲黨來襲怒不可遏距躍而前直撲盜黨時威廉與浮爾丘正並立室

隔袖手。作壁上觀。威廉。瞥見碧梨躍出。乃指櫃前之煤油燈。低語浮爾丘曰。我儕若將此燈擊破。燈光驟滅。衆必大亂。我儕乘紛亂時。突然躍出。必獲碧梨矣。浮爾丘唯唯。乃拾得鐵器。一向煤油燈。擲去。燈砰然碎火。乃立熄。威廉與浮爾丘。相率躍出。直撲碧梨。碧梨見盜魁。忽至大駭。失色。自知不敵。轉身而奔逃。出綠樹居外。浮爾丘。攫得酒瓶。一向碧梨。力擲之。碧梨奔馳。正急閃避。不及。酒瓶飛來。適中後腦。碧梨暈頽。然仆地。威廉與浮爾丘。大喜。乃趨至碧梨之傍。搜其身畔。不料囊中空無所有。威廉甚爲失望。乃顧謂浮爾丘曰。君可在此稍待。余當往碧梨臥室中搜之。語未畢。碧梨已。甦。突然躍起。兩人出不意。不及攔阻。碧梨乃轉身而奔。浮與威廉。皆大駭。飛步逐其後。碧梨奔望台之柱。猱升而上。一轉瞬間。直達其顚。瞭望台高約百餘尺。下有四柱粗。

可合抱威廉等追至台下浮爾丘欲追蹤而上威廉止之覓得巨斧二與浮爾丘各執其一奮力砍柱足砍久之柱折瞭望台乃突然倒下轟然一聲碎爲千百斤堆積地上危哉碧梨其將葬身於瞭望台下耶

第十七章

當瞭望台之將倒也碧梨自知處境至危急欲思一脫險之策瞥見台之左側有平屋四五幢相距丈許屋頂較台低六七尺碧梨乃疾趨至台邊乘勢一躍直登平屋屋頂之上足方立定瞭望台立卽倒下轟然一聲耳爲之震碧梨幸得脫險自慶更生其時肆中諸少年已將烏鵲黨黨徒如數捕獲繫而囚之左阿奔回顧室中不見碧梨心乃大詫急以語衆少年衆少年一擁自肆中出威廉與浮爾丘見之急伏於屋角黑暗之處探首外窺碧梨在屋上見援者紛至乃揚臂而呼左阿奶聞聲仰視見碧梨無恙心乃大慰康頓

急遣人奔入肆中。肩一本梯出。倚之屋上。衆人羣聚街頭。咸仰望屋頂。注視碧梨。左阿奶奶亦木立衆人之後。翹足仰望。不料威廉與浮爾丘。自屋角潛出。躡足至左阿奶奶之後。突以白巾蒙其口。俾不得呼。執其手足。挾之至一僻巷中。擲之上。左阿奶奶躍起。欲逸。浮爾丘怒。乃拾石塊。一力擊其頤。左阿奶奶立暈頽然。仆地。威廉搜其囊中。攬得紅手套心。乃大喜。遂藏之懷中。與浮爾丘相偕遁去。

碧梨自屋頂拾級而下。四顧人叢中。不見左阿奶奶蹤跡。深以爲異。問之衆人。亦均言未見。駭乃益甚。左斯因祖母失蹤。惶急涕出。碧梨急率衆四出搜尋。奔至僻巷中。忽見左阿奶奶僵臥地上。碧梨駭極。失色。急趨前視之。撫其口鼻。氣息咻然。未絕。乃命人舁歸綠樹居置之。臥榻之上。少頃。左阿奶奶悠然而甦。見碧梨在傍。乃歷述紅手套被奪之狀。碧梨聞言。悵恨殊甚。時已深夜。乃與

左阿奶奶廢然歸寢。

翌日碧梨晨起與左斯立門樓之上倚檻間眺忽見一轎式之馬車疾驅而來車上端坐者乃威廉與浮爾丘也碧梨急欲捕二人乃奮不顧身踰檻而出俟馬車自樓下馳過乃蹤身竄下躍登車顛復自車頂跨下與御者比肩而坐御者駭而欲呼碧梨急搖手止之御者亦村人固素識碧梨者心知其中必有他故乃噤不敢發聲不意威廉機警無匹當碧梨躍登車頂時砰然有聲車爲之側威廉早已覺察探首外窺知碧梨已追蹤來心乃誠然急附耳語浮爾丘浮爾丘欲躍出捕碧梨威廉止之沉吟片刻忽得一計乃暗將座下木板揭開伸手出車外將車轍上之大螺旋釘一徐徐旋動其時馬車適登一高岡岡上僅羊腸小道一旁有斜坡直抵山下威廉見時機已至乃將螺旋釘拔去倉皇啓車門與浮爾丘相率躍出御者與碧梨高坐車前尙

曹。然。未。知。一。刹。那。間。車。輪。脫。落。突。然。傾。倒。人。馬。與。車。咸。自。斜。坡。之。上。疾。滾。而。  
下。威。廉。與。浮。爾。丘。並。立。岡。上。見。其。計。已。售。撫。掌。大。樂。愉。快。異。常。浮。爾。丘。深。佩。  
威。廉。設。謀。之。毒。威。廉。欣。然。自。得。時。駕。車。之。馬。兩。騎。忽。將。羈。勒。掙。脫。奔。至。岡。上。  
蹀。躞。道。旁。俛。而。嚙。草。威。廉。見。之。大。喜。乃。與。浮。爾。丘。奔。至。馬。側。相。率。上。馬。揮。鞭。  
疾。馳。向。司。德。興。車。站。而。去。

碧。梨。自。岡。上。墜。下。幸。跌。入。亂。草。叢。中。絕。未。受。傷。驚。魂。稍。定。支。地。躍。起。遙。見。岡。  
上。有。雙。馬。車。一。輛。疾。馳。而。來。比。稍。近。車。中。人。望。見。碧。梨。揚。臂。懼。呼。碧。梨。諦。視。  
之。則。梅。諾。夫。及。左。阿。奶。祖。孫。也。先。是。左。斯。見。碧。梨。踰。窗。出。躍。登。馬。車。之。頂。附。  
車。而。去。心。乃。大。駭。急。往。告。左。阿。奶。左。阿。奶。亦。大。驚。立。命。人。駕。雙。馬。車。一。往。追。  
碧。梨。律。師。梅。諾。夫。聞。之。亦。願。偕。往。三。人。乃。相。率。登。車。疾。驅。出。村。馳。至。岡。上。適。  
與。碧。梨。遇。乃。止。車。躍。下。碧。梨。繞。道。至。岡。上。左。阿。奶。詢。其。來。此。之。故。碧。梨。略。告。

之四人乃相將登車。御者欲驅車歸碧梨止之。忽顧謂梅諾夫曰：君跋涉來此以歸宗。勸余君之美意良可感。激第余以生長綠樹居中懷舊之心彌切。不忍捨之而去。故未能率爾而相從耳。今余再三思維。自覺僻居鄉村危險殊甚。余願從君之請歸宗。墨氏余心既決。請君挈余往姑母家可也。梅諾夫聞言大喜。欣然諾之。乃命御者驅車往司德興車站。

威廉與浮爾丘乘馬至車站。因爲時尚早。蹀躞於軌道之傍。忽遙見碧梨等亦駕一雙馬車疾馳而來。威廉急曳浮爾丘之衣退至幽僻之處。伏而竊窺。遙見碧梨與梅諾夫等相率購票上車。浮爾丘見之亦欲奔往購票。威廉急攔阻之。浮爾丘怪而問故。威廉莞爾曰：愚哉汝也。我儕曩日之躡其後者爲欲得紅手套耳。今紅手套已爲我儕所獲。避之不暇。何可與之同車。萬一被其窺見。必且大起爭鬥。紅手套一失。則前功敗矣。爲今之計。不如在此車站。

附近寄宿。一宵明晨乘車往愛立華城較爲安善。浮爾丘聞言恍然大悟。深  
諳其議。兩人乃自車站中出。沿鐵道而行。行百數十武。見一小旅館。乃相偕  
入。內侍者導至樓上一臥室。室有玻璃窗。一窗外即爲鐵路軌道。火車往來。  
必自窗下馳過。憑檻而望。清晰異常。威廉覺此室頗合己意。乃將房金付訖。  
揮侍者去。戒令母得擅入。侍者唯唯。乃閉戶而去。

### 第十八章

威廉所寓之旅館在司德興車站之後。凡火車自車站中出。必繞道作圓規形。從旅館門外馳過。當時威廉在臥室中與浮爾丘。憑窗外眺。遙見火車已自車站出。馳至一剎那間。從窗下疾馳而過。威廉瞥見頭等車之第三節中碧梨與梅諾夫。方並肩坐窗前。乃指以示浮爾丘。昂首作譯笑。自認得計。不意碧梨坐車中。正探首窗外。縱目間眺。車過旅館窗下時。無意之中舉

首仰望忽見威廉與浮爾丘並立窗口口講手畫笑談甚懽車行甚疾倏已不見碧梨恍然悟知威廉得紅手套後欲與已作尹邢之避面故伏匿於此小旅館之中略一沉吟忽離座躍起梅諾夫詢其何往碧梨不答奔至車外月台之上時左阿奶奶孫因遵碧梨之命分坐於月台之左右碧梨自囊中出小紙一方納之左阿奶奶手中忽忽曰余刻有要事不能往愛立華矣媼與左斯抵站後可卽往紙上所書之地必能與余遇也左阿奶奶曳其衣欲詢其何往碧梨掙脫其手乘火車飛駛之時突然躍下左阿奶奶大駭急欲攔阻之然已不及此時除左阿奶奶孫外車中警察及搭客舞覓者故火車仍向前飛馳並不停駛汽笛嗚嗚機聲軋軋風馳電掣直向愛立華城而去

碧梨自車上躍下趺入亂草叢中幸未受傷此處與司德興車站已相距里許碧梨心神略定卽自地上躍起飛步疾馳向車站奔去將近威廉所居之

旅館乃駐足道傍。躊躇不遽進。默念威廉與浮爾丘皆慄悍善鬥。子然一身。萬非其敵。意欲思一妙策。將紅手套奪回。無如苦思力索。終無良法。彳亍道傍。心甚焦急。忽遙見數十步之外。有修理電線之工匠二人。提一布囊。相偕而至。步至電桿之旁。忽置其布囊於地。忽忽他去。碧梨俟工匠去遠。疾趨至電桿之傍。俛視囊中。有工匠所衣之敝服一套。略一沉吟。陟生一計。四顧無人。乃將外衣脫去。取囊中之敝衣服之。並取呢製之便帽一載。頭上金黃之髮。則藏入帽內。一轉瞬間。居然一少年之工匠矣。碧梨檢視囊中。又覓得鐵鉗。一形如手鎗。乃藏之囊中。藉爲防身之具。改裝既竟。舉首仰視。見桿上之電燈線。與威廉之臥室相通。心乃大喜。遂緣桿而上。猱升其顚。攀執電線。踰身一躍。由半空之中。一瀉而過。直達威廉臥室之窗外。伏於洋臺之上。探首內窺。見威廉方蹀躞室中。若有所思。浮爾丘則橫睡於臥榻之上。瞑目假。

寐。鼾聲如雷。碧梨乃自囊中取鐵鉗握之。僞爲手鎗也。然後以手指擊窗。作聲以引威廉。威廉聞聲大詫。乃疾趨至窗前。忽忽啓窗。探首出視。不料碧梨自窗口之左奮身躍出。突以鐵鉗抵威廉之後腦。低聲曰勿呼。呼則擊殺汝。余鎗發汝顱碎矣。威廉出不意大駭。失色潛伏。不敢動。碧梨迫之。轉身立。仍以鐵鉗抵其顱。蛇行自窗口入。徐徐躍下。回顧榻上之浮爾丘。好睡正濃。幸未驚覺。心乃大喜。遂以左手握鐵鉗。右手遍搜威廉身畔。不見紅手套。頗以爲怪。嗣見威廉有外褂。一襲置於榻上。乃伸手將外褂攬得。探其囊中。則紅手套赫然在焉。乃將手套取出。納之懷中。珠還合浦。欣喜無量。正欲退至窗口。轉身而逸。不料浮爾丘在榻上。忽聞聲而醒。徐啓其眸。忽見一人。以手鎗抵威廉之顱。心乃大駭。遂自榻上奮身躍起。直撲碧梨。威廉亦乘此間隙。疾轉其身。揮拳猛擊。碧梨軀幹活潑敏捷。異常突執。威廉之臂用力曳之。威

廉身不自主向前猛撲與浮爾丘互撞兩人蓄勢過猛立足不定相率仆地碧梨乘此時機轉身而奔踰窗至洋台上一躍下地飛步而遁狂奔數十步折入一小巷倏然逸去

威廉與浮爾丘躍起見碧梨已遁暴怒欲狂遂相率飛奔下樓啓戶追出遙見碧梨已折入一小巷中乃亦狂奔隨其後一馳一逐其捷若飛追久之將近海濱漸與碧梨逼近相距丈許兩人大喜正欲距躍而前將碧梨捕獲不料忽有一站崗之警察自路傍趨出攔阻兩人之去路厲聲曰汝等有何要事如此狂奔兩人驟被阻止瞠目木立倉猝不能答浮爾丘本亡命之徒不知法律爲何物乃挺身與警察爭警察見其形跡可疑盤詰愈嚴堅不放行兩人大窘遙見碧梨逸去已遠深恨警察惡作劇致被兔脫威廉頗機變見此地已近海濱乃詭謂警察曰海邊有汽油船一行將啓碇我儕有要事欲

附舟。他往恐其開去是以急急耳。浮爾丘亦附和之。悻悻曰：我儕將往乘舟。乘舟初非犯法之事，胡得阻我警察？戒之曰：街道之上例不得狂奔。後此汝等欲乘舟者宜先時上船以免忽促威廉唯唯。警察乃縱之去。兩人得釋。如脫羈勒俟警察去遠仍飛步而奔往追碧梨。不料碧梨已杳如黃鶴矣。

初碧梨見警察將追者攔阻心乃大快。急狂奔而遁。奔數武忽見路傍有郵政分局。一默念此寶貴之紅手套素爲盜黨之目的物藏之身畔頗爲危險。不如付之郵局。將手套寄往愛立華城。免爲他人所奪似較妥善。立意既定。乃奔入郵局中。拾得報紙一張。將紅手套包裹完密。上書愛立華城勞特爾路六十七號霍斯德君轉交碧梨女士。收書已乃郵票黏其上。付之郵局中。人掛號寄出局員書一掛號單付之碧梨藏之囊中。轉身奔出。不料適與威廉及浮爾丘遇。兩人見碧梨自郵局出心乃大喜。遂一擁而上。欲捕碧梨。碧

梨大駭急轉身由他道遁去威廉與浮爾丘不捨緊隨其後碧梨奔至海邊無路可遁回顧背後見追者已近一時惶急無措乃縱身一躍投入海中奮其全力泅水而遁威廉與浮爾丘追至海邊見碧梨遊泳海中急欲入海捕之瞥見十餘武外有汽船一艘停於海濱威廉乃偕浮爾丘往詭言有小工一人失足墮海欲乘舟往救之舟人遙望海中其言良信乃命兩人登舟忽忽解維疾駛而出其時碧梨在海中困奔波半日疲乏既甚泅水稍久力漸不支載沉戴浮勢將溺斃正危急間適有一滿載鎧水及炸藥之臺舟以小汽船曳之道出海濱一水手立臺船上縱目間眺忽見碧梨飄浮海面如將沉溺乃急取長繩一擲至海中呼碧梨握之水手力拽其繩始將碧梨救起碧梨疲乏已極頹然倒於甲板之上水手諦視之見其以女子而作工人裝詫怪殊甚詰其投海之顛末碧梨塗息曰余爲仇人所逼無路可遁故

躍入海中以避之耳。今仇人將至，君若助余，幸勿令其來。此水手領之。此時威廉與浮爾丘已驅其汽船駛至，蔓船之傍，相率一躍而過，意欲趨往捕碧梨，挾之以去。不料水手受碧梨之囑，突出攔阻三人，一言不合，遽相搏。水手與浮爾丘同仆於地，扭結不解。盤旋久之，誤將鎚水桶及火藥之箱一并撞倒，鎚水泊泊而去，與火藥遇，突然燃燒。其時威廉已奔至碧梨之傍，搜其囊中，不見紅手套，但搜得郵局掛號單一紙，展閱一過，始知碧梨已將紅手套寄出，深爲失望。乃將掛號單藏之囊中，時浮爾丘亦將水手擊暈，匆匆而至。威廉忽覺有臭味，一股觸鼻，欲嘔，急回顧，瞥見甲板上之鎚水及炸藥，均已燃燒，蔓延甚速，不可嚮邇。行見數分鐘內，此舟即將炸毀，心乃大驚，遂置碧梨於不顧，急曳浮爾丘之衣，奔至船邊，相率躍入海中，泅水而遁。兩人離舟不數分鐘，甲版之火已延及火藥箱上，火藥相率爆發，但聞轟然一聲，

耳。欲。聾。烟。燄。迷。漫。海。水。壁。立。此。碩。大。無。朋。之。薹。船。乃。炸。爲。數。百。片。飄。浮。水。面。  
危。哉。碧。梨。其。將。爲。火。藥。所。炸。斃。耶。



紅

手

套

100



小偵探  
說紅手套



上文書出  
海業局版

小偵探 紅手套

著者 吳縣陸澹園

第十九章

讀我書之上集者莫不惴惴焉爲碧梨女士危以爲火藥臺船之炸毀碧梨

方昏臥舟中池魚之殃必難倖免而不知當時事實固有大謬不然者在也初舟中水手某以助碧梨之故與浮爾丘扭毆被浮擊倒暈絕甲板之上迨威廉與浮爾丘逸去水手卽悠然而甦警見舟中烟焰四起火光熊熊將延及炸藥箱之上行見一二分鐘內此舟卽將炸毀大駭躍起狂奔至碧梨之側挾之起立全息呼曰速遁速遁火藥將爆發矣時碧梨亦漸甦星眸微啓入海中卽在此一剎那間舟中烈焰已蔓延於火藥箱上箱中炸藥立卽爆



3 1761 5631 7

發轟然一聲。舟身乃炸爲數百斤飛舞空中。海水被激湧起高至四五丈。碧梨游泳海中。心胆俱裂。此時適別有一汽船自海濱駛過。碧梨引吭呼救。舟中人聞之。乃鼓浪而至。將碧梨及水手救起。碧梨自言欲往愛立華城。汽船乃送之登岸。其地距愛立華尙三四十里。碧梨乃疾馳往火車站購票登車。汽笛一聲。往愛立華城而去。

是日午後霍斯德夫婦子女團聚。一室作家庭之談話。霍夫人以二萬元之酬資。故乃深盼其姪女之來。每與霍斯德言。輒引爲快意之事。狀殊愉悦。霍斯德心甚鄙之。諾諾而已。正議論間。律師梅諾夫忽排闥入。愁眉深鎖。神色倉皇。一似重有憂者。霍夫人見律師歸。欣然躍起曰。蕙蘭來耶。梅諾夫蹙額搖首曰。未也。蕙蘭乃失踪矣。此事甚可怪。余當報警署緝之。語出霍斯德夫婦。皆駭然。夫人急問曰。蕙蘭如何失踪。請言其詳。梅諾夫曰。蕙蘭年雖少頗

強毅而勇敢。余第一次與彼晤談時，彼卽毅然拒絕不願與余偕來。雖以百萬之遺產亦無能稍動其心。胸襟坦白可以概見。嗣後余屢以歸宗爲請，彼卒躊躇不遽允。及今日之晨，始幡然自悔，謂獨居荒村頗爲危險，願隨余來此承襲其祖之遺產。余心大慰，乃與之偕出，同登火車。不意登車纔一刻鐘，彼忽離座而去，蹤跡杳然，不知何往。迨車抵此間，亦不見其下車。以余思之，其中或有他變，誠怪事也。霍夫人聞言失望之餘，懊恨殊甚，乃顧謂愛吉荔曰：「此女生長鄉村，足跡未入城中，一旦來此，必且自慙形醜，故中道而匿跡耳。」語未畢，戶忽斗闢突有一少年工人，自外間躍入，挺身矗立視室中，諸人而笑。衆人迴顧見之，相與大詫。翳何人？蓋卽中途失蹤之碧梨女士也。

梅諾夫見碧梨忽易服爲工人裝子，身來此心乃大訝，急指以語霍斯德曰：

此卽蕙蘭女士也。何以忽作如此裝？殊爲可怪。霍斯德聞律師言，卽趨前與碧梨握手，狀甚和藹，含笑曰：「余盼汝久矣，汝能來此，余心殊慰。願汝安居此間，快樂無間，以慰汝祖于地下。」碧梨唯唯稱謝。梅諾夫復爲介紹於霍夫人。碧梨趨前爲禮，夫人佯爲親姪之狀，擁碧梨于懷，俛而吻其醫吻，已疾轉其身，出自白巾拭口，頻頻蹙額，若深惡碧梨之不潔者。碧梨又與愛吉荔握手，愛吉荔以左手叉腰，徐出其右手，迴眸斜睇，姿態絕佳。碧梨執其纖指，用力稍重，愛吉荔大痛，柳眉立蹙，幾失聲而呼。浮納從傍見之，爲之莞爾。浮納雅與碧梨嫋嫋，握手言懽，恨相見晚，不若其母與姊之傲慢。愛吉荔見碧梨作工人裝，鄙之尤甚。私顧謂霍夫人曰：「彼之裝束，抑何村野乃爾？今來我家，後亦將常日作此裝耶？」夫人曰：「此亦未必。余容當取汝之衣飾，爲彼易之。」彼旣擁有巨資，何虞不能得麗服耶？此時碧梨方與梅諾夫等立而暢談，梅諾夫詢

其中途失蹤之故。碧梨嚴守秘密，不欲明言。乃含糊應之。霍夫人在傍懷疑益甚。已而夫人挈碧梨登樓，導之人臥室。室中陳設頗為雅潔。夫人令女傭取華服數襲，至請碧梨易之。碧梨深致謝忱。霍夫人乃昂然出室而去。

碧梨抵愛立華之日，威廉與浮爾丘亦追蹤而至。威廉值得碧梨已脫險境，寓霍斯德家中。乃偕浮爾丘往麥濟買公司入謁，總理哈利增哈見威廉忽歸，急問失魂井之事，如何紅手套已奪得否。威廉坐定後，乃喟然歎息曰：奔波多日，一無所成。今紅手套仍在碧梨手中，殊可恨也。哈利增驚問其故。威廉乃將歷來經過之情形詳述一過。恨恨曰：今日我儕之勁敵厥惟碧梨。一人。此女矯健機警，世罕其匹。余與浮爾丘屢為所窘。紅手套之得而復失者，蓋匪一次矣。言已，即自囊中出郵局之收據以示哈利增哈。閱已，默然久之。回顧浮爾丘在側，欲言又止。嗣乃低聲謂威廉曰：余有一事，欲與君商。然此。

事當守秘密君宜遣浮爾丘他去勿爲所聞威廉領之乃顧謂浮爾丘曰君可速往司屈蘭路伏於霍斯德家之左近倘見碧梨出則潛尾其後察其何往速來報我浮爾丘諾之乃忽忽而去哈利增俟浮爾丘出乃顧謂威廉曰余聞君與霍斯德家頗有交誼君離此之前常往其家盤桓此言確耶威廉赧然曰確也然余於本公司之事仍盡力爲之決不以是而有貳心哈利增慰之曰余之爲此言初非疑君有貳心也君若與霍斯德家善實於余之計劃頗有利益威廉訝曰利益耶然則君試言之其利益安在哈利增曰君以武力奪紅手套徒令碧梨生反抗之心亦殊非計今君可往霍斯德家求見碧梨向之謝罪務須曲意交歡俾釋曩日之嫌隙此後可貌爲忠信誠樸之狀佯與之嫋苟能得其懽心便可向之乞婚君若得碧梨爲婦則彼寶貴之紅手套自能入我掌屋紅手套既得則爾我之大功成矣或兼諭象曰余與

霍斯德之女愛吉荔素有婚約若復與碧梨婚姻殊有不便耳哈利增曰君與愛吉荔尙未正式結婚亦復何害威廉毅然曰余爲公司故當如君所言者行之碧梨誠能嫁余者余縱與愛吉荔毀約亦所不惜哈利增大喜躍起與威廉握手祝其成功威廉乃告辭而出

碧梨在臥室易衣既竟方對鏡理雲鬟女傭忽持一小紙包入呈之碧梨云自郵局中送來者碧梨接閱之乃紅手套也遂揮女傭出室獨坐沙發之上將包裹拆開取出紅手套復自手套中將契據等取出詳閱一過正展覽間突有一少年啓戶入室取藤椅兩只挾之而出碧梨驚視之乃表弟浮納也時碧梨適默坐于戶後浮納忽出入未之見也碧梨見浮納栗碌之狀心甚異之乃離座而起將紅手套藏入卸裝檯之抽屜中以鑰鎖之然後啓戶出視忽聞對面休憩室中有數人笑語聲甚懼乃躡足至戶外就鑰孔中伏

而窺之始知其表弟浮納糾集三五少年正在室中作葉子戲衆人圍案而坐案上銀洋紙幣纍纍出入若甚巨者其中有一鷹鼻之少年衆人呼之曰勃雷支頤含笑狀極狡猾其人爲翻戲一流專以賭博誘入工作僞之術每戰輒勝是日預以紙牌數張藏之袴腰之囊中博時乘人不備潛擲手中之牌於地出囊中預備者易之於是浮納及其他諸少年所負甚鉅一時案上所有紙幣及銀洋大半皆爲勃雷所有勃雷欣然自得不料碧梨在門外乃盡窺其秘碧梨深惡其人之險思有以懲創之遂躡足返臥室取得手鎗一柄納之囊中乃復往休憩室推門直入衆少年見碧梨突至相顧驚訝碧梨珊珊而前嫣然曰樂哉諸君乃伏此作葉子戲耶余亦願入局不識君等能見許乎浮納急躍起阻之碧梨不聽衆少年惑於碧梨之豔咸願其加入勃雷以其女子也亦不介意碧梨乃坦然就座勃雷取金烟匣出奉之碧梨碧

梨却之。勃雷乃置烟匣於案上。取紙牌發之。碧梨牌甫入手。突自囊中取手鎗。出以擬。勃雷之胸。勃雷大駭。躍起。衆人驟見此狀。相視失色。莫測其故。碧梨厲聲斥之曰。汝敢以卑劣之手。假欺人耶。他人可欺。余不可欺也。勃雷聞言。忿然爭辯。浮納等亦未深信。碧梨顧謂衆少年曰。彼儉之金烟匣。卽爲作僞之證。據蓋烟匣之面。光亮如鏡。彼置此匣於案上。然後發牌。則諸君手中之牌。彼皆一一從烟匣中窺見之矣。衆少年試之果然。勃雷尙齷齪。爭辯。謂事出偶然。初非有意。碧梨乃更以桌下之紙牌指示衆客。詳述其暗中易牌之狀。衆見証據。鑄相與大譁。勃雷明知事已敗露。語爲之塞。乃乘紛亂之時。突將案上銀洋攫得。轉身而奔碧梨。大怒。欲開鎗擊之。浮納恐傷人命。急從傍掣其時碧梨鎗不得發。一轉瞬間。勃雷已出室下樓。遁去。碧梨將浮納之手。掙脫奔至窗口。遙見勃雷已自屋內奔出。躍上汽車。欲駕之而逸。碧梨

立展其好身。手踰窗而出。躥身躍下。竄入汽車之中。突以手鎗指勃雷之胸。勒令停車。勃雷大駭。震懼。不敢動。其時浮納及諸少年。亦自屋中奔出。碧梨迫令將奪去之銀洋。如數繳還。勃雷嗒焉若喪。不敢違抗。乃將銀幣取出。還之衆。少年碧梨始縱之。令逸。勃雷懷慚。慚無地。駕車遁去。衆少年咸向碧梨道謝。靡不噴噴稱美。譽其義勇。碧梨夷然若不聞也。者藏鎗於懷。珊珊而入。

第二十章

翌日。威廉整肅衣冠。往霍斯德家求見。碧梨時霍斯德夫婦及愛吉荔等均已他出。女傭曼萊導之入會客室。威廉潛出紙幣數張。納之曼萊之手。囑其設法盜取紅手套。曼萊惑於重利。欣然諾之。乃登樓。白碧梨謂有客求見。碧梨詢客之姓名。曼萊佯言不知。碧梨大詫。乃下樓赴會客室。足方跨入。瞥見威廉矗立室中。視已而笑。玉容立變。心乃大駭。威廉脫帽鞠躬。狀甚恭敬。碧

黎怒曰我始意客爲何人乃爲汝耶汝惡魔耳來此何爲威廉柔聲曰密司勿怒此間爲余舊遊之地余與愛吉荔女士爲友歷時已久密司乃未之知耶碧梨曰汝與愛吉荔爲友與余何關余殊不樂見汝謁余何爲威廉曰曩日之事余實受他人之愚以致開罪於密司撫躬內疚深自愧慚今余已幡然醒悟痛自懺悔前此種種尙乞密司恕之碧梨恨恨曰汝爲盜黨主謀致殺余父奇亞夫此仇不共戴天無論如何余决不能恕汝也威廉聳肩詔笑以好言媚碧梨瑣瑣不已碧梨默然他顧置之不答威廉以爲可動也四顧無人乃突曳碧梨之左臂欲擁之於懷碧梨駁且怒突舉右掌力摑威廉之頰清脆有聲威廉之面乃立赤急釋碧梨以兩手護其頰碧梨戟指罵曰汝以余爲何人汝目盲耶若敢無禮者余且立碎汝顱正詬諱間愛吉荔忽歸翩然入室目睹其事如忿殊甚威廉瞥見愛吉荔入駭且慟乃趨前與之握手

手。忸。怩。曰。余。昨。自。歷。買。錫。村。歸。頃。乃。來。此。訪。密。司。密。司。適。他。出。不。意。乃。與。密。  
司。蕙。蘭。遇。余。與。密。司。蕙。蘭。曩。嘗。一。見。於。歷。買。錫。村。異。地。重。逢。故。略。談。近。況。耳。  
碧。梨。見。威。廉。遁。辨。即。亦。默。然。愛。吉。荔。佯。爲。無。所。睹。冷。然。曰。君。等。暢。談。衷。曲。與。  
余。何。關。余。欲。往。遊。赫。德。氏。花。園。頃。遺。一。物。於。家。故。折。回。取。之。耳。威。廉。媚。之。曰。  
余。聞。密。司。新。購。一。汽。車。輕。迅。華。麗。爲。闖。城。之。冠。余。欲。乘。密。司。之。汽。車。同。往。赫。  
德。氏。花。園。不。識。密。司。能。見。許。乎。愛。吉。荔。聞。威。廉。譽。其。汽。車。之。佳。始。回。嗔。爲。喜。  
欣。然。諾。之。威。廉。大。樂。兩。人。遂。置。碧。梨。於。不。顧。相。與。挽。臂。而。出。

碧。梨。俟。兩。人。去。悻。悻。登。樓。步。至。臥。室。之。外。正。欲。推。門。入。內。忽。聞。室。中。惡。聲。有。  
聲。深。爲。詫。怪。急。就。鑰。孔。中。向。內。窺。之。瞥。見。女。傭。曼。萊。方。僵。伏。於。卸。裝。檯。之。前。  
手。執。小。刀。一。撬。其。抽。屜。之。鍵。碧。梨。大。驚。乃。啓。門。突。入。曼。萊。聞。啓。戶。聲。惶。駭。躍。  
起。見。碧。梨。忽。至。急。藏。小。刀。於。身。後。倚。桌。而。立。瞠。目。視。碧。梨。怔。慄。失。色。碧。梨。斥。

之曰汝擅入此室意欲何爲曼萊顫聲曰無他頃余遺失一物欲在室中覓之耳碧梨知曼萊尙無所獲亦不明言但呵之令出曼萊不敢復言乃狂奔出室而去碧梨以鑰啓抽屜見紅手套安然在內心乃稍慰默念蔓萊此來必受他人之指使其私啓抽屜蓋欲竊紅手套耳由是觀之此間亦匪安樂土紅手套若仍留此頗爲危險沈吟久之決意挾之而出往晤左阿奶奶將手套歸之令其代爲收藏較爲妥善蓋碧梨未至愛立華之先早於近城之鄉村中租有小屋數椽預爲左阿奶奶孫伏匿之所火車中出示之地址卽所賃之屋也其時左阿奶奶孫已伏居鄉間曾以郵信來報告碧梨碧梨立意既決遂將紅手套藏之懷中易服而走出僱一街車乘之馳往東郊之密德兒路

當碧梨易衣下樓時女傭曼萊適伏匿於扶梯之後碧梨出曼萊躡其後

黎登車。曼萊亦僱一車隨之。左則亦左右則亦右。如影逐形。緊隨不捨。碧梨在車中。初未之知也。馳數里。碧梨見司機者屢屢回顧。若有所矚。心乃大疑。急呼司機者詰之。司機者曰。余見有汽車一輛。追隨於余車之後。殊可疑也。碧梨大駭。乃自車中探首出向後窺之。則司機者之言良信。碧梨略一躊躇。乃附司機者之耳。授之以計。司機者唯唯。立卽捩轉其機車。遂折入一小道。後車見之。亦旋車追入。兩車相距僅四五尺。不意碧梨之司機者突旋其機。將車身橫梗路中。後車疾馳而至。其勢甚急。兩車險致相撞。幸司機者靈捷。急止其車。未肇禍端。碧梨自車中躍出。見乘車躡其後者。乃爲女傭曼萊。心乃大悟。曼萊驟爲碧梨所見。震驚失措。不得已。亦自車上躍下。忸怩不能聲。碧梨代爲將車資付訖。揮車令去。然後正色斥曼萊曰。汝奉何人之命。乃敢驅車躡我。後汝直以余爲孺子耶。曼萊強辨曰。余何敢躡密司事出偶然。幸

勿見疑碧梨。囁之曰。天下乃有如是之巧事耶。今汝可歸矣。汝宜歸報彼驅  
使之人。今日乃不幸而失敗矣。曼萊大慙默然無言。遂轉身怏怏而去。  
碧梨斥退曼萊後。意欲躍入車中。司機者忽從傍語碧梨曰。我車車後之號  
碼異常觸目。人若欲欲躡我車爲事。固易易也。言已。睨碧梨而笑。察其狀似  
於碧梨之行動。不能無疑竇者。碧梨悟其旨。見司機者貌頗雄健。人亦機警。  
可以羅爲己用。乃嫣然曰。汝言當也。汝操此業幾年矣。司機者曰。余名特恩。  
業此已十餘年矣。碧梨曰。余欲自購一汽車。尙未得一相當之司機人。不識  
汝願就此職乎。特恩喜曰。此固僕之所求而不得者也。碧梨乃自手提之錢  
囊中出紙幣一疊。付之特恩。曰。汝今日有暇。可爲我購最新式之汽車一輛。  
此紙幣三百元。即可付爲定洋。共該價洋若干。明日向余取之可也。持恩喜  
出望外。唯唯從命。接取紙幣納之囊中。碧梨乃躍入車內。司機者啓機疾馳。

不一刻已抵東郊之密德兒路。車至小屋之前，碧梨止車，躍下顧謂持恩曰：「余之仇人甚多，恐仍有追蹤我儕之後者。汝若見有形跡可疑之人，可連鳴汽笛者三，俾余在室中得早爲之備。持恩唯唯。碧梨遂推門而入。」

初，碧梨出門時，烏鵲黨黨魁浮爾丘適奉威廉之命，伺於大門之左，近遙見碧梨出急，僱車躡其後。碧梨以計破曼萊之奸，浮爾丘駐車於百碼之外，盡窺其事。碧梨但知曼萊躡其後，初不知尚有浮爾丘在也。迨碧梨斥退曼來，驅車赴東郊浮爾丘，仍隨其後，遙見碧梨止車于一小屋之前，忽忽奔入。浮爾丘亦止車，躍下徘徊戶外。特恩在車上見之，覺其人狀貌猙獰，行止詭秘，得毋卽碧梨之所謂仇人耶？乃遵碧梨之命，連鳴其汽笛者三。此時碧梨在室中，正與左阿奶奶祖孫互述別後之事。碧梨自囊中取紅手套出，欲付之左阿奶奶，其妥爲收藏，正談論間，忽聞門外汽笛連鳴，作報警之聲。碧梨駭然。

急啓門出視不意浮爾丘適至門外見室門隙關心乃大喜遂疾趨而前躍入室中碧梨瞥見浮爾丘大驚失色急轉身入室意欲閉門拒之然已不及浮爾丘既入室騰身而前直撲碧梨欲奪其手中之紅手套碧梨奮力與門左阿奶奶孫亦攘臂助碧梨然浮爾丘凶悍異常碧梨等三人咸非其敵一轉瞬間碧梨手中之紅手套已被浮爾丘所得浮爾丘欲奪門逸碧梨攔阻之浮爾丘乃返身復門左阿奶奶駭然放聲呼救特恩在門外聞之立自車上躍下排闥直入猛撲浮爾丘浮爾丘出不意橫然仆地碧梨乘間將紅手套奪回奔至屋外一躍登汽車親捩其機疾馳逸去

浮爾丘自地上躍起見碧梨逸去急欲追出特恩扭其胸以身蔽門浮爾丘不得出怒旨欲裂遂奮其全力與特恩猛鬥特恩不敵被其擊倒浮爾丘乃追出門外遙見碧梨已駕汽車遁去乃亦躍入車中驅車追之碧梨屢屢回

顧見浮爾丘以汽車來追兩車相距僅二三丈碧梨心甚惶駭急不擇路乃盡力旋其轉輪開足汽機捨命狂奔浮爾丘緊逐其後堅不相捨馳十餘里車至海濱碧梨之車因開機過速一時不及停止手足失措震怖亡魂一刹那間汽車已駛出海岸線之外但聞訇然一聲碧梨與汽車乃並墜於大海之中

第二十一章

碧梨之墜入海中也急自車內躍出奮力游泳汎至岸傍攀執海邊之石角一躍登陸其時浮爾丘目睹碧梨墜海以爲必已溺斃早已驅車他去碧梨在海濱休息片刻乃安然僱車而歸不料其囊中所藏之紅手套當墜海之時顛墜而出遺於海中飄浮水面其時適有白鷗一羣翱翔上下掠水而過一鷗瞥見紅手套悞以爲食物也斂翼而下以喙啄手套之一角啣之而飛

比至海濱。手套忽自鳥口下墜落於道傍垃圾堆中。少頃一乞丐自海濱過  
警。睹垃圾堆上有一紅色之手套。乃將手套拾起細檢。其中藏有字紙數張。  
丐者識字無多。略閱一過。亦不知其何用。乃將手套及字紙一并納之懷中。  
彳亍而去。

碧梨離家後。霍斯德夫婦先後返會威廉與愛吉荔。亦自赫德氏花園中歸。  
霍夫人遍覓碧梨。不得。深以爲異。乃招女傭曼萊入詢。以碧梨所在。曼萊曰。  
頃密司蕙蘭子。身出驅車。赴東郊。余遵夫人之命。陰躡其後。不料爲密司蕙  
蘭所窺破。將余逐回。今去已二三小時。尙未歸來。不識何往。察其狀。頗爲秘密。  
一若深畏人知之者。殊可疑也。夫人聞言。以碧梨不告而出。舉止詭秘。心  
甚不悅。顧謂霍斯德曰。我觀此女。生長鄉間。習爲下流野心。殊難馴也。卽如  
今日隻身外出。行動詭異。夫豈品格高貴之女子所宜。出此。霍斯德徐曰。彼

居鄉間時因養父之溺愛習慣自由亦屬有之我儕當曲爲原諒不宜過事苛求彼若無卑劣不德之行爲者我儕亦聽之可也夫人聞霍斯德左袒碧梨忿怒益甚昂然作鄙夷之狀曰汝以爲彼無卑劣之行爲耶彼舉止乖張余固早已疑之彼苟無不正當之行爲者何必如是抑余昨聞他人言彼常秘密出入於小酒肆中與下流匪徒爲伍敗壞家聲莫此爲甚墨氏有此女眞墨氏之不幸也霍斯德知其妻素不慊於碧梨是以語多詆毀所云碧梨之失德未必可信乃顧問其女愛吉荔曰汝母所言汝亦嘗聞之否愛吉荔倉猝之間不敢欺其父乃直捷答之曰未之聞也時浮納適並立於愛吉荔之側愛吉荔乃詢之曰汝與蕙蘭頗親嫗彼之行動汝當知之阿嫗所言汝亦嘗聞之否浮納搖首曰否余未之前聞余觀蕙蘭之行爲似未嘗如阿嫗所言之卑劣也霍斯德領之乃正色謂夫人曰浮納與愛吉荔均未之聞汝

乃安從得此讒言。須知莫須有之說。決不足以服人。我儕爲尊長者。規戒子弟。固屬應爲之事。然亦當義正辭嚴。庶足以折服其心。不宜嚮壁虛搆。反令受者生反抗之念也。夫人聞其夫斥其誕妄。勃然大怒。厲聲曰。讒言耶。余言字字皆確。胡得謂爲讒言。蕙蘭爲余之姪女。余安忍誣之。余自彼來我家後。覺見舉動詭秘。深爲疑慮。爰命女傭曼來。留意偵察。蕙蘭每子身出。余輒令曼萊暗躡其後。探其蹤跡。故曼萊之報告。皆係目睹之事。胡得斥爲虛搆。霍斯德搖首曰。夫以閨閣女郎自由出入。乃亦令僕隸下人加以監視。此豈我儕所應爲者耶。語未畢。室門斗闢突有一女郎疾趨而入。瞠目視霍夫人。面有愠色。衆人回顧。見之不覺大訝。女郎非他。蓋即碧梨女士也。

霍夫人見碧梨突至。明知詆毀之讒言已爲碧梨所竊。聞泚出於顏忸怩不能聲。碧梨步至夫人之前。詰之曰。曼萊之躡我後。乃姑母所指使耶。余寄寓。

此間初未犯法。何勞姑母費心至遣人偵我蹤跡。碧梨言詞犀利。霍夫人大慚默然不能答。霍斯德乃從傍排解曰。此事亦匪盡屬汝姑之咎。彼婢僕臧獲喜事邀功實有我夫婦所不及知者。汝幸勿怪。碧梨領之。曰。余知暗中指使者固不獨姑母一人。曼萊特其傀儡耳。霍斯德駭曰。別有人與汝反對耶。其人爲誰。汝能告余否。碧梨不答。但怒目視威廉急旋首。他顧震怖不能聲。碧梨徐徐曰。此人與余有宿怨。其心狠毒。直欲殺余。以爲快然。余尙不能宣佈其姓名也。言已。乃步至威廉之前。正色曰。余所言者君必知之。今君試言之。余言果字字確鑿。否威廉愕眙不能答。偏促之狀可掬。衆見之大訝。碧梨微哂之。乃啓門出室而去。霍夫人見碧梨出。如釋重負。由是憾碧梨刺骨。姑姪之間。其勢乃如冰炭之不相投矣。

碧梨自會客室出。登樓歸臥室。探手囊中。始知紅手套已在途中。遺失深爲

懊恨乃以電話致左阿奶奶欲以脫險之情狀語之不意電話杳無復音密德兒路之小屋中似闌無人在碧梨大駭深恐左阿奶奶祖孫復爲惡人所刦去決意親往東郊一覘究竟乃將身上之濕衣易去取外褂披之忽奔出適有一電車至乃躍入車中馳往密德爾路

威廉在會客室與浮納間談其時霍斯德夫婦及愛吉荔均以事他去室中惟兩人在浮納素鄙威廉之爲人遠之若浼威廉與之深談浮納惟漫應之而已會女傭忽持一函入授之威廉威廉接閱之封面但書司屈蘭路霍宅轉交威廉君收下不署名字跡惡劣類浮爾丘所書急趨至室隅拆而閱之其辭曰

威廉君鑒碧梨已投海紅手套不知去向無從尋覓惟老嫗左阿奶奶實爲失魂井之主人苟能強迫此嫗立一契約則失魂井即可入君掌握此嫗

現匿跡於東郊一小屋中君宜速往捕之余現寓羅士街毛登旅館靜待復命急急

名恕不泐

威廉閱函後默念左何奶奶避匿之所未悉究在何處貿然往捕勢難得志一時頗費躊躇偶一轉念忽憶浮納與碧梨異常親善左阿奶奶居之處浮納或已知之乃趨問浮納曰余聞密司蕙蘭在東郊貰有小屋一所君知其地乎浮納愕然已而搖首曰不知也密司蕙蘭之事余安得知之威廉察其狀知隱匿不肯明言乃直捷斥之曰此言妄也君必深知其地請速語余浮納聞威廉斥其妄大怒曰余縱知之不爲汝告汝其奈余何威廉微笑曰君勿與余相抗須知君之名譽及幸福悉在余掌握之中君若與余反對者勢且無幸浮納駭曰汝言何指余殊不解威廉乃自囊中出支票一紙以示浮納莞爾曰君勿假惺惺君曩嘗負余四千金乃以此票償余據君自言此票乃

律師梅諾甫付君者然經余詳細考索之後始知此票乃係膺鼎票上所簽之名亦屬僞託其爲君所假造不言而喻余若將此事宣佈則君之名譽必且立敗余以愛吉荔之故容忍至今今汝若與余反抗余當將此票示梅諾甫律師揭曉其事則君犯欺詐之罪行且鐵索鑼鑑嘗鑄窗之風味矣浮納聞言大駭神色慘沮面白如土默念當日一時不檢私署此票今若被其揭破則不第一己之名譽因之喪失卽霍氏之門第家聲亦且以是而隳墜爲害之烈莫斯爲甚一念及此心亂如灼不得已乃哀求威廉曰此票實係僞造稍停數日余自當設法彌縫決不使君受損失君萬勿宣佈是所至感威廉狡笑曰君欲余嚴守秘密事亦匪難請速以蕙蘭之秘密窟從實語余非然者余亦未能允君之請幸勿見怪浮納爲威廉所脅無可如何乃快快諾之曰蕙蘭所賃之屋在東郊之密德兒路門牌號數余亦忘之君

若欲往其地。余當與君偕行。威廉大喜。乃與浮納相偕出。乘車往密德兒路。

碧梨至密德兒路之小屋。推門入內。見室中陳設依然。闌無人在。心乃大訝。默念左阿奶奶。豈已爲威廉之黨所謀害耶。沉思有頃。懷疑莫决。徘徊久之。正欲啓門而出。忽聞汽笛鳴聲自遠而近。碧梨隔窗一望。遙見一汽車疾駛而來。車上竝坐者。乃爲威廉及浮納。碧梨大駭。明知威廉此來。於已殊有不利。四顧空中。急欲覓一匿身之所以。避其鋒。瞥見室隅有靠壁火爐。一爐上烟突。乃倚牆而築。粗可容入。碧梨迫不得已。乃啓火爐之門。僵僂而入。匿身於烟突之中。此時汽車已抵門外。戛然而止。一剎那間。戶呀然。關則威廉與浮納入矣。

威廉既入室見室中闌無人在心乃大詫徘徊久之頗疑浮納之誕妄乃忿然詰之曰此間卽蕙蘭所貸之秘密窟耶然則蕙蘭與左阿奶奶等今果何在浮納怏怏曰此則余亦不知余第知此間之屋確爲蕙蘭所貸者耳威廉厲聲曰君言不甚可信余知君與蕙蘭姪殆欲爲之隱蔽耳雖然君須知之支票尙在余手此事苟揭曉者於君殊有不利君若欲保全名譽請速以實告余浮納黯然曰汝乃不余信耶余可誓之余所知者惟此而已威廉察浮威之狀實非虛誕色乃稍霽戒之曰君若實不之知亦復無如之何第此後君須竭力助余關於蕙蘭之一舉一動須探聽明晰報告於余則支票之事余自當嚴守秘密卽此款四千元亦可無須償還此舉頗有利於君君以爲何如浮納不得已領之於是兩人者默然少頃威廉取火柴出燃紙捲煙吸之燃已欲投火柴於爐警見爐中有女外掛一襲審視之知爲碧梨之物恍然

大悟知碧梨必伏匿於火爐煙突之內當卽不動聲色佯爲不見將已燃未  
熄之火柴投之外牆之上外掛係綢製者着火卽燃火燐態態竄入煙突之  
內威廉大樂乃招浮納出室相率躍登汽車驅車而去

碧梨伏於烟突之中爲火燐所灼足不能駐困苦萬狀不得己乃攀緣而上  
直達煙突之口蛇行而出躍登屋顛然碧梨爲烟燐所蒸灼頭目暈眩一時  
立足不定乃自屋上疾滾而下跌入宅傍亂草叢中暈絕不省人事其時威  
廉與浮納之車離屋不遠浮納偶廻顧忽見碧梨自烟突中出復自屋下顛  
墜而下大駭且詫急命司機者止車意欲馳往救之威廉不令下車命司機  
者驅車速行浮納大怒乘汽車疾馳之間一躍而下威廉阻之不及恨恨不  
已乃驅車飛馳而去浮納下車後急趨至碧梨之傍伏地察之見碧梨雖已  
暈絕幸未受傷乃趨往附近鄉人家乞得清水一杯使碧梨飲之飲已悠然

而。甦。浮。納。乃。僱。汽。車。一。輛。挾。碧。梨。上。車。相。偕。而。歸。

初。左。阿。奶。因。避。匿。之。所。已。爲。盜。魁。浮。爾。丘。所。悉。誠。恐。威。廉。與。浮。爾。丘。再。來。侵。擾。殊。爲。危。險。乃。商。之。碧。梨。之。司。機。人。特。恩。特。恩。謂。其。家。尚。有。餘。屋。可。以。下。榻。不。如。卽。日。遷。移。以。免。危。險。左。阿。奶。尋。思。久。之。亦。無。他。策。乃。從。特。恩。之。言。挈。其。孫。左。斯。隨。之。去。行。時。忽。促。亦。不。暇。告。碧。梨。也。特。恩。之。居。在。威。勒。路。五。百。九。十。六。號。之。三。層。樓。餘。屋。一。椽。頗。爲。修。潔。室。中。陳。設。亦。略。備。左。阿。奶。居。之。頗。爲。合。意。乃。請。特。恩。發。一。電。話。報。告。碧。梨。免。其。懸。念。特。恩。諾。之。卽。發。電。話。致。霍。斯。德。家。不。意。其。時。碧。梨。適。往。東。郊。接。電。話。乃。爲。女。傭。曼。萊。特。恩。問。曰。密。司。蕙。蘭。在。家。中。乎。曼。萊。曰。否。已。他。出。矣。特。恩。曰。然。則。彼。若。歸。來。請。爲。轉。告。余。名。特。恩。左。阿。奶。祖。孫。今。乃。避。居。余。家。余。寓。在。威。勒。路。五。百。九。六。號。之。三。層。樓。請。彼。速。來。一。談。曼。萊。諾。之。少。頃。曼。萊。出。威。廉。適。歸。遇。於。大。門。之。左。曼。萊。盡。以。特。恩。所。

言告之威廉大喜乃招曼萊入電話室命其冒爲碧梨之口吻發一電話招特恩來此曼萊諾之遂以電話致特恩略謂左阿奶奶孫寓居汝家余心殊慰余因有他事不克至汝家望汝速來此間余有要事欲與汝面談也特恩與碧梨初識不能辨其聲音接電話後信以爲眞唯唯從命曼萊知特恩中計以語威廉兩人相視而笑威廉略一沉吟卽匆匆趨出驅車而去

威廉去後可一刻鐘碧梨與浮納相偕而歸正欲推門入內忽見一汽車疾馳而來碧梨偶廻顧見車中司機者乃爲特恩心乃大喜遂止步不進意欲以左阿奶奶踪跡詢之一剎那間車抵門外特恩自車上躍下碧梨急問曰左阿奶奶何在汝知之否特恩訝曰余頃不嘗語密司乎左阿奶奶孫現寓余之家密司豈未之知耶碧梨搖首曰不知也汝今來此何爲特恩益訝曰密司不嘗以電話招余耶碧梨駭曰余頃自密德兒路歸那得有此事特恩亦

駭然乃以電話中語詳述一過碧梨大驚曰此中必有他變汝所言者余固未之知也此時女傭曼萊適啓戶而出斗聞碧梨等之言知事已敗露面色立變倉皇避去碧梨見其狀恍然大悟顧謂浮納曰此事必女傭曼萊爲之彼素與惡人威廉通聞左阿奶在特恩家中欲往捕之誠恐特恩在家不易下手乃令曼萊僞託余名招特恩來此特恩不察致受其愚瞞左阿奶危矣今余當速往救之浮納聞碧梨言服其料事之明白告奮勇願與偕往碧梨大喜諾之三人乃相率登車特恩開足汽機疾馳向威勒路而去

威廉自霍斯德家出卽驅東赴羅士街毛登旅館訪盜魁浮爾丘兩人旣遇威廉卽告以左阿奶所在約浮爾丘同往捕之浮爾丘唯唯兩人乃自旅館中出相偕登車馳往威勒路旣至見所謂五百九十六號者乃一五層樓巨廈巍然矗峙高聳雲霄宅中居戶甚多威廉詢之守門者始知特恩所居乃

在三層樓之十五號室。兩人乃推門直入。飛奔上樓。直達第三層。其時左阿  
奶奶。孫默坐室中。靜待碧梨之至。忽聞樓梯之上足聲雜沓。以爲碧梨至。  
啓戶出視。驟見威廉及浮爾丘大駭。失色急逃入室中。閉戶鍵之。移室中諸器  
物堆積戶後。以禦兩人。威廉與浮爾丘推其門。門乃緊閉。倉猝不得入。兩人  
乃奮力撞之。左阿奶奶孫則以雙手抵戶。捨命相持。惟亟盼碧梨及特恩來  
援。無如望眼將穿。援者不至。而威廉與浮爾丘之撞門益亟。左阿奶奶震怖殊  
甚。見桌上。有小刀一頗爲鋒利。乃握手。手中奮其全力。隔戶截出。其時浮爾  
丘之掌正按於室門之上。不料利刃突。出適中掌心。皮肉俱碎。鮮血溢出。浮  
爾丘痛極。大嗥。兩人怒。乃益甚。遂往。昇鐵器。一奮力撞門。稍停。戶片片碎。兩  
人相繼躍入。左阿奶奶迫不得已。乃舉手中之利刃。奮勇禦敵。威廉急扼其腕。  
揮拳擊之。左阿奶奶痛手中之刃鏘然墜地。兩人乃將左阿奶奶孫強拽出。

室正欲挾之下樓而碧梨等三人至矣。

先是特恩驅車至其家門外三人相率下車特恩欲推門直入碧梨止之躊躇曰我儕自大門入威廉等若在室中必爲所見轉恐因而預防於我儕或有不利不識此間別有小徑可以登樓入室乎特恩曰有之此宅後面牆外有鐵梯一盤折而上可直達余室之外碧梨大喜乃使特恩爲前導碧梨與浮納緊隨其後疾趨至宅後由鐵梯環繞而登直達三層樓洋臺之上碧梨自玻璃窗中探首一望瞥見左阿奶奶孫己爲威廉等所捕拽至室外碧梨大駭急越窗而入狂奔至室外直撲威廉浮納及特恩亦揮拳助之威廉等見碧梨突至駭且詫急捨左阿奶奶孫與三人猛鬥浮納力敵浮爾丘特恩則扭威廉歐之四人各盡全力距躍猛鬥碧梨自交戰旋渦中疾躍而出曳左阿奶奶孫之衣趣之速遁三人乃奔入室中踰窗而出至洋台上見有

鐵梯。一。架。擋。於。屋。簷。之。上。循。梯。而。登。可。以。直。達。屋。頂。碧。梨。忽。促。之。間。急。命。左。阿。奶。祖。孫。自。鐵。梯。登。屋。簷。避。惡。人。之。耳。目。左。阿。奶。祖。孫。既。登。碧。梨。亦。拾。級。而。上。不。意。威。廉。已。將。特。恩。擊。倒。追。至。洋。台。之。上。時。碧。梨。方。步。至。鐵。梯。之。中。聞。威。廉。見。之。斗。生。惡。念。乃。奮。其。全。力。突。將。鐵。梯。推。離。牆。壁。碧。梨。以。兩。手。緊。握。梯。桿。懸。身。空。中。震。怖。亡。魂。駭。極。幾。量。威。廉。見。碧。梨。仍。不。下。階。乃。覓。得。鐵。梗。一。力。擊。碧。梨。之。手。碧。梨。負。痛。釋。手。乃。自。三。層。樓。之。顛。突。然。下。墜。危。哉。碧。梨。今。乃。爲。墜。樓。之。緣。珠。矣。

第二十三章

碧。梨。自。岑。樓。之。上。倒。墜。而。下。在。勢。當。無。生。理。不。意。其。下。適。有。工。人。一。羣。正。在。工。作。張。有。避。雨。之。布。蓬。一。具。碧。梨。從。上。墜。下。適。落。於。布。蓬。之。上。雖。受。驚。而。暈。絕。未。受。傷。當。時。道。傍。見。者。靡。不。爲。之。失。色。衆。工。人。將。碧。梨。昇。下。臥。之。地。上。會。

浮納及特恩均自屋中奔出見碧梨安然無恙深爲欣慰少頃碧梨徐徐甦醒乃由浮納及特恩兩人扶之起立步入屋中稍事休憩碧梨四顧左右不見左阿奶奶祖孫心乃大駭以問浮納及特恩兩人均謂未見碧梨謂左阿奶奶孫本伏匿於屋頂之上請兩人速往覓之兩人奉命去少頃相率馳歸謂搜尋殆遍蹤跡杳如碧梨聞言駭然明知兩人之失蹤必已爲威廉所捕陷身虎口危險殊甚然一時不知威廉等之秘密竊無從救援深爲悵恨乃與浮納及特恩偕出驅車而歸

初威廉見碧梨下墜拊掌大快會浮爾丘亦至兩人乃自鐵梯登屋頂往捕左阿奶奶其時祖阿奶奶孫方伏匿於屋頂之上靜俟碧梨之至正惶惑間忽見威廉與浮爾丘相率上屋左阿奶奶大驚急曳左斯而奔威廉等遙見之飛步來追左阿奶奶且奔且回顧震驚失措奔數武見前面有烟突一四方而巨

中可容人急不暇擇乃與左斯躍入煙突內蟠伏其中不料威廉及浮爾丘早已望見兩人商議片刻乃各取大磚六七方奔至烟突之傍將磚一一投入左阿奶奶等蟠伏其中無法趨避磚石連下適中兩人之顧祖孫二人立時暈絕威廉與浮爾丘乃躍入其中將兩人舁出即由屋傍之鐵梯盤折而下直達平地幸未爲他人所見威廉即往招其汽車至將左阿奶奶祖孫舁入車中以氈毯蔽之命司機者開足汽機馳往海濱路司蒂謀公司之廢碼頭司機者奉命力振其機車乃疾駛而去星飛電掣其捷若飛馳數星道出旁脫蘭路路傍適有巡邏警士兩人各駕機器自由車一輛立而閒談瞥見威廉之車疾馳而過其速率逾於常度警察大疑兼恐司機不慎致肇禍端乃相率躍登自由車追隨於汽車之後追稍近叱令停車威廉迴顧見警察在後駭然失色急命司機者止車警察自車上躍下趨至汽車之前盤詰曰君等

如此疾駛意欲何往須知駛車過捷有違警章按律亦宜科罰君等豈未之知耶浮爾丘聞警察言驚慄失措深恐車中所俘之兩人爲警察所見威廉老奸巨猾態度安詳卽自懷中出名刺一紙以示警察含笑曰余名威廉執業於麥濟買煤油公司今因有要事欲往海濱路一行不意忽促之間駛車過捷事出無心幸君等諒之警察見其言詞婉轉且係體面商人不復留難乃將其名氏職業及汽車之號碼一一錄入手册中始揮之使去車中之物亦未加以檢視威廉大喜略向警察致謝卽飭司機者啓機飛馳向海濱路而去。

碧梨之歸也中途與浮納及特恩議論以爲左阿奶奶祖孫必已陷入惡人之手生命危險深爲憂歎况威廉等此次逸去未知逃往何處一時無從追緝雖以碧梨之機警勇敢亦覺束手無策議論久之特恩忽獻一計謂警署值

探頗多相識。蓋不出一賞格令諸探隨時留意。值緝威廉之蹤跡。或有所得。亦未可知。碧梨頗贊其議。車抵霍斯德家。浮納與碧梨相率下車。特恩乃與碧梨別。驅車赴警署。既至。入見警長。以此事略告之。正談論間。適有職司巡邏之警察兩人。自署外歸來。一人自懷中出記事冊。報告警長。其中有節云。我儕道出芬脫蘭路時。見有一汽車疾馳違章。當即加以阻止。乘車者名威廉。係本城麥濟買煤油公司之職員。其汽車爲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九號。我儕因其係體面商人。稍事警戒。卽釋之。令去。并未加以逮捕。云云。特恩聞威廉之名。心乃大喜。俟警察述畢。卽趨前問之。曰。君所謂威廉其人者。尙有與之同車者否。警察曰。有之。其人爲一粗鹵之鄙夫。貌甚凶惡。特恩喜曰。然則君曾問其欲何往乎。警察曰。然。余嘗問之。彼謂欲往海濱路。然此語確也。特恩無意之中。探得威廉之蹤跡。大喜。遙望乃與警署中人別。忽忽奔出。驅

車往霍斯德家。既至入見碧梨。以探得之情形告之。時碧梨與浮納正議論。左阿奶奶失蹤之事。忽得特恩之報告。深爲快慰。碧梨決計親往海濱路冒險。一探浮納聞之亦願同往。二人乃相率奔出。躍入車中。特恩啓機疾馳向海濱路而去。

威廉等驅車至海濱。止車躍下浮爾丘。奔至廢碼頭之側。延頸遠望。遙見海中有浮船一所。形如小屋。浮於水面。距岸約四五丈。船中隱約有人。在乃自石隙中出玻璃小鏡一盞。立日光之中。光照鏡面。卽有迴光一道。反映而出。射往浮船之中。少頃。忽有小汽船一艘。鼓浪而至。船抵海濱。舟中之人紛紛登陸。與浮爾丘握手爲禮。蓋海中之浮船實爲盜匪之窟穴。烏鵲黨餘孽均伏匿其中。黨人若欲入內。必以小鏡作暗號。黨中見之。乃放汽船來。迓。苟非黨人。不易入內。當時盜舟既至浮爾丘。卽指揮黨人將左阿奶奶祖孫自車上。

曳下昇入浮舟之中。浮爾丘與諸盜黨相率下船。威廉因此事關係甚巨。意欲歸報公司總理哈利增。乃與浮爾丘別驅車自去。浮爾丘與其黨鼓輪歸駛至浮船之側。泊舟其傍。乃將左阿奶奶孫自汽船中曳出。昇入浮船之內。從此左阿奶奶孫遂被囚於盜窟之中矣。

威廉歸入見總理哈利增。急問曰：「紅手套已奪得否？」威廉曰：「未也。」乃將紅手套所以墜海之故一一告之。哈蹙額頓足曰：「紅手套既失。我事敗矣。君須知我公司之營業現已日落千丈。今若不得失魂井者。則公司毀矣。威廉止之曰：「君勿急。急余言尙未畢也。」乃又告以左阿奶奶孫之被擒。謂紅手套雖失。亦復無害。若令左阿奶奶署一契約。則寶貴之失魂井仍可歸之。本公司云：「哈利增聞言始大喜。乃出一賣絕礦產之契。據命威廉速持契往盜窟脅令左阿奶奶簽字。其上威廉諾之。乃將契據藏之懷中。與哈利增別。忽忽奔出。仍

乘車赴海濱路而去。

#### 第二十四章

威廉自公司中出急欲馳往海濱之盜窟乃命司機者開足汽機盡力飛駛行數里司機者偶一不慎突與一馬車相撞汽車略受損傷尚無大礙馬車則轉軸斷折兩輪脫落車上御者顛墜而下威廉見已肇禍急命停車躬自下車察視其時馬車之御者已自地上躍起見其車已被撞毀怒不可遏立卽距躍而前扭威廉之衣聲勢洶洶要求賠償一時道傍行路者咸駐足而觀圍立如堵威廉大窘深恐警察聞聲至勢必因違章肇禍之故捉將官裏去罰鍰贖罪轉恐因是而稽誤大事出入甚鉅一念及此焦灼殊甚不得已乃平心息氣顧謂馬車之御者曰汝車既遭撞毀余自當任賠償之職此車若修理完善需值若干余當如數付汝決不吝惜御者聞威廉自願賠償怒

乃。稍。霽。即。估。計。修。理。之。價。若干。向。威。廉。索。取。威。廉。心。急。如。焚。亦。不。與。之。計。較。  
立。自。囊。中。取。紙。幣。出。如。數。付。之。御。者。頗。滿。意。乃。曳。破。車。而。去。威。廉。方。欲。登。車。  
不。意。汽。車。之。司。機。人。怏。怏。而。前。顧。謂。威。廉。曰。此。次。兩。車。相。撞。良。因。駛。行。過。速。  
之。故。君。命。余。開。足。汽。機。致。肇。此。禍。余。實。不。任。其。咎。今。余。車。亦。小。受。損。傷。車。前。  
鐵。梗。已。折。電。燈。亦。碎。其。一。修。理。之。費。約。需。數。十。金。余。一。傭。工。實。屬。無。力。賠。償。  
請。君。體。恤。爲。荷。威。廉。不。得。己。乃。復。取。紙。幣。出。如。數。付。之。自。兩。車。互。撞。至。是。幾。  
經。交。涉。已。費。去。一。刻。鐘。威。廉。焦。急。殊。甚。一。躍。登。車。命。司。機。者。速。啓。機。疾。馳。司。  
機。者。領。之。輪。機。旋。動。車。乃。飛。馳。向。海。濱。路。而。去。初。不。料。碧。梨。與。浮。納。乃。陰。躡。  
其。後。也。

初。碧。梨。得。特。恩。之。報。告。驅。車。而。出。急。欲。馳。往。海。濱。一。探。車。抵。芬。脫。蘭。路。遙。兒。  
數。百。武。之。前。路。人。皆。駐。足。而。觀。交。通。阻。滯。車。馬。爲。之。不。前。特。恩。止。其。車。詢。之。

傍人始知一汽車與馬車互撞互受損傷。正在交涉。碧梨矗立車中。縱目遙望。瞥見汽車中之乘客隱約。若威廉急指以示。浮納浮納。起立審視。確爲威廉無誤。無意中得其蹤跡。兩人皆大喜。少頃遙見威廉復躍入車中。驅車而去。碧梨急指揮特恩命追隨其後。兩車相距二三丈。彼速亦速。彼遲亦遲。如影逐形。緊隨不捨。馳數里。車抵海濱路。見威廉至車躍下。由石隙中取一小鏡。出卓立日光中。頻搖其鏡。使鏡面迴光射入海中。浮船之上。一剎那間。遂有小汽輪一艘。鼓浪而至。威廉仍將小鏡藏入石隙。俟汽船抵岸。乃躍入舟中。將舟旋轉。仍向海中。浮船而去。碧梨等窺探明切。始知威廉與海盜通彼浮船之中。必係盜窟。左阿奶奶祖孫被幽船中。當無疑義。二人議論片刻。決計另雇一舟。追蹤而往。冒險偵緝。苟獲良好之機會。便可將左阿奶奶祖孫救出。商議已定。遂自車上躍下。奔至海濱。特恩雇得一小漁舟。三人乃躍入舟中。

鼓棹前進向浮船而去。

威廉入浮船中與盜魁浮爾丘晤即出哈利增所書之契據示之浮爾丘亦無異議其時左阿奶奶祖孫均已甦醒惟手足均爲巨索所縛不能轉側張目四顧見己身乃陷於盜窟之中相視失色惶踴欲絕威廉據案而坐命盜黨將左阿奶奶至案傍按之坐椅上釋其右手以筆墨與之左阿奶奶瞠目視威廉莫明其故威廉乃將契據取出陳之左阿奶奶前怡色柔聲誘之曰汝若簽名於此紙之上則余當立釋汝去决不食言左阿奶奶注目視之則案上所列者乃一失魂井之賣絕據也其辭曰

立賣絕據人左阿奶奶今將祖遺產業失魂井煤油礦讓與麥濟買公司爲業憑中言明價洋若干元當卽一次收足此後失魂井煤油礦准歸麥濟買公司自由開採所有一切盈虧概與左阿奶奶無涉恐口無憑立此賣絕

契契據存照

左阿。奶。閱。已。穢。且。怒。急。搖。首。拒。之。顙。聲。曰。否。否。余。不。能。簽。字。此。礦。已。歸。審。司。  
碧。梨。矣。余。有。約。在。前。斷。難。反。悔。威。廉。聞。言。大。怒。厲。聲。斥。之。曰。汝。若。反。抗。余。命。  
余。當。殺。汝。祖。孫。以。洩。余。忿。汝。其。母。悔。左。阿。奶。旋。首。他。顧。置。之。不。理。威。廉。怒。不。  
可。遏。立。命。盜。黨。取。利。刃。一。架。之。左。斯。之。頸。作。欲。刺。戳。狀。左。斯。驚。悸。亡。魂。放。聲。  
哀。號。左。阿。奶。見。其。孫。命。在。呼。吸。殼。慘。欲。絕。不。得。已。乃。哀。求。威。廉。曰。余。嘗。從。君。  
之。命。簽。字。於。紙。請。君。速。釋。余。孫。勿。令。驚。悸。成。疾。威。廉。厲。聲。曰。汝。筆。下。則。汝。孫。  
釋。矣。瑣。瑣。何。爲。左。阿。奶。不。得。已。乃。伸。其。乾。枯。戰。慄。之。手。握。管。沾。墨。簽。名。於。紙。  
書。未。半。突。有。一。極。大。之。鐵。釘。自。窗。外。擲。入。適。中。盜。黨。之。額。上。盜。黨。暈。而。仆。手。  
中。之。刃。鏘。然。墜。地。於。是。威。廉。浮。爾。丘。以。及。舟。中。諸。盜。黨。咸。大。駭。躍。起。左。阿。奶。  
簽。字。未。畢。手。中。之。筆。乃。不。期。而。墜。倉。猝。之。間。威。廉。亦。不。及。細。視。急。伸。手。將。契。

據奪得納之懷中立與浮爾丘率衆奔出欲覓擲釘襲擊之人比出門瞥見一女郎卓立於廢碼頭之上威廉與浮爾丘見之相顧大詫女郎者誰蓋卽密司碧梨是也

先是碧梨等三人駕一小漁舟駛至浮船之附近意欲覓一駐足之處從事窺探免爲羣盜所覺察碧梨忽見浮船停泊處之左有廢碼頭一形如極長之浮橋乃指揮特恩移舟赴之既至泊舟碼頭之傍三人相率躍出浮納與特恩伏於橋下沙灘之間碧梨則飛步登橋面注目浮船之中浮船有木窗數扇時適洞關碧梨就窗口遙望舟中見左阿奶奶孫果爲羣盜所執一盜以刃架左斯之頸若相脅迫碧梨大怒就地上拾得大鐵釘一注視明切向盜黨力擲之一釘飛去適中盜黨之顱盜黨仆舟中大亂一剎那間威廉與浮爾丘已率盜黨奔出威廉督見碧梨追蹤至暴怒欲狂立與浮爾丘分率

盜黨來捕碧梨羣盜紛紛涉水至直撲碧梨等三人三人欲逸不及乃奮勇與羣盜猛鬥無如盜黨甚多衆寡不敵相持久之三人乃均爲羣盜所執威廉大喜蹤望快然自足指揮黨人將碧梨等挾入浮船之中左阿奶奶見碧梨等亦均就執希望頓絕震驚益甚碧梨既被捕亦無所懼第戟指大罵痛詆威廉之奸惡威廉忿甚略一沉思忽得一毒計乃將碧梨等五人以長繩連束之縛於一處縛已率衆奔出躍入小汽艇之中駕之而去旣抵海濱相率登陸威廉將浮船旋轉使之正對浮船然後將汽機開足以繩縛其機輪使不能轉動佈置旣竣躍登岸上汽艇飛駛而出衝波逐浪迅捷無倫直向浮船撞去一轉瞬間汽艇已駛至浮船之前但聞轟然一聲兩舟相撞海水被激波浪湧起者數尺浮船本極朽敗爲汽船所撞立卽沉沒木板碎片飄浮水面危哉碧梨其將以何法脫此厄耶

第二十五章

碧梨者人世之幸運兒也雖爲威廉等謀害屢瀕於危然而天相吉人卒能脫然於危險之間徒令閱我書者爲之扼腕震驚而已當時碧梨及浮納等五人悉爲羣盜所捕威廉縛之舟中而以小汽艇開足速力向浮船衝撞其意本欲將浮船撞毀置五人於死地無如汽艇之方向稍偏僅將浮船撞毀半截其時碧梨等五人已將繩索掙脫船既被毀紛紛墜海碧梨與浮納特恩均諳泅水之術三人互相牽率游汎至廢碼頭之傍攀緣登岸碧梨縱目四顧不見左阿奶奶二人心乃大駭急以問浮納及特恩兩人相顧茫然咸詰墜海之後自救不遑無暇兼顧他人故左阿奶奶之蹤跡均未之見也碧梨跌足歎息曰噫左阿奶奶死矣余墜海時目睹左阿奶奶遊汎水面

以相距過遙。愛草能助。今兩人尙未登陸。其爲瀉斃。海中當無疑義。傷哉。嫗也。彼以助余之故。致喪厥身。乃至其孫左斯。亦飽魚蝦之腹。余心豈復能日安乎。言已。淒然淚下。浮納勸慰之碧梨。徘徊良久。卒不見兩人之蹤跡。不得已乃與浮納等回至海濱。快快登車。疾馳而返。

左阿奶奶之墜海也。以受驚而暈昏。然不省人事。幸其孫左斯在傍。以兩手提其肩。不令下沉。左斯年雖少。頗知遊泳之術。欲泅水赴海濱。無如左阿奶奶軀體笨重。提挈久之力不能勝。神疲體乏。不克與波浪力戰。乃緊抱其祖母。不釋。乘海邊潮流之勢。飄浮而下。馳里許。幸爲一巨浪所激捲至海溪沙灘之上。左斯雖未暈絕。而疲乏已極。臥地不能興。休憩良久。始支地躍起。其時左阿奶奶尚未甦醒。左斯子然一身。躊躇無策。少頃。幸有寓居附近之工人一羣。道出海濱。左斯趨前乞援。自陳爲讎人所謀害。以致墮海。今幸獲脫險而歸。

母尙暈絕未甦。一時不克回家。工人憐之仗義相助。乃將左阿奶奶舁入一工人家使之安眠。飲以清水。踰時左阿奶奶徐徐而甦。聞工人相救之狀。深致謝忱。工人以左阿奶奶久暈初醒。體尙疲乏。留之在家。稍事休養。左阿奶奶尤感謝不置。乃作一函致碧梨。報告脫險之狀。以及寓居之所在。當即請工人代爲投遞。工人諾之。遂持函而去。

碧梨自海濱歸道。經愛采爾路。不意有一蹇人從道傍奔出。欲自車前橫掠。而過然車行甚疾。一剎那間已抵蹇人之身。傍特恩大駭。急止其車。然已不及砰然一聲。蹇人乃被撞而仆。碧梨等三人皆大駭。紛紛自車上躍下。將蹇人扶起。幸特恩止車敏捷。僅腿上略受微傷。尙無大礙。當碧梨將蹇人扶起時。瞥見其衣囊中有一紅色之物。遺墜地上。碧梨俯視之。不覺大詫。此物非他。蓋卽曩日遺失於海中之紅手套也。碧梨將手套拾起。問蹇人安從得。

此。簾。人。曰。余。得。之。海。濱。之。垃。圾。堆。中。碧。梨。檢。視。手。套。中。空。無。一。物。急。問。簾。人。曰。此。中。有。字。紙。數。張。汝。曾。見。之。否。簾。人。曰。見。之。乃。自。囊。中。取。失。魂。井。之。契。據。出。以。示。碧。梨。碧。梨。檢。視。無。誤。大。喜。逾。望。如。獲。異。寶。乃。自。囊。中。出。紙。幣。數。紙。贈。之。簾。人。曰。我。儕。司。車。不。慎。將。汝。撞。傷。抱。歉。殊。甚。此。資。即。贈。汝。爲。養。傷。之。費。至。於。此。紅。色。之。手。套。乃。余。曩。日。所。遺。失。者。請。即。以。之。還。余。可。平。簾。人。得。資。樂。不。可。支。幾。忘。其。傷。足。之。痛。楚。欣。然。曰。此。手。套。余。亦。無。用。密。司。欲。之。取。去。可。也。碧。梨。謝。之。乃。與。浮。納。等。相。率。登。車。疾。驅。而。歸。無。意。之。中。珠。還。合。浦。碧。梨。之。喜。可。知。也。

威。廉。與。浮。爾。丘。登。岸。後。其。黨。紛。紛。散。去。威。廉。自。囊。中。出。失。魂。井。之。紹。據。以。示。浮。爾。丘。浮。爾。丘。閱。已。駭。曰。此。據。所。簽。之。名。截。然。中。止。尚。未。完。全。安。能。發。生。效。力。威。廉。驚。視。之。則。左。阿。奶。三。字。僅。得。其。半。果。未。完。全。始。憶。當。時。爲。碧。梨。所。

擾。左。阿。奶。戛。然。中。止。未。竟。全。功。已。乃。不。察。貿。然。取。之。殊。爲。失。策。今。左。阿。奶。等。  
均。已。墜。於。大。海。之。中。更。無。法。使。之。補。簽。此。據。雖。有。若。無。失。魂。油。井。仍。不。能。據。  
爲。已。有。奔。走。多。日。依。然。徒。勞。一。念。及。此。焦。灼。不。可。名。狀。浮。爾。丘。沉。吟。久。之。忽。  
謂。威。廉。曰。今。尚。有。一。補。救。之。法。於。此。不。識。君。以。爲。何。如。威。廉。喜。曰。君。試。言。之。  
補。救。之。道。如。何。浮。爾。丘。曰。以。余。言。之。可。倩。一。善。摹。筆。跡。者。將。左。阿。奶。之。名。補。  
簽。完。備。則。諸。事。畢。矣。威。廉。曰。冒。簽。他。人。之。名。律。有。重。罪。倘。被。察。出。事。將。奈。何。  
浮。爾。丘。哂。之。曰。愚。哉。君。也。我。儕。之。敵。僅。碧。黎。等。三。數。人。而。已。今。此。三。數。人。者。  
均。已。溺。身。海。底。飽。魚。蝦。之。腹。矣。尙。何。顧。慮。之。有。威。廉。喜。曰。君。言。實。啓。予。心。第。  
安。從。得。此。摹。仿。筆。跡。之。人。乎。浮。爾。丘。曰。余。知。此。間。有一。墨。西。哥。女。子。頗。善。摹。  
人。筆。跡。余。請。爲。君。介。紹。何。如。威。廉。大。喜。乃。與。浮。爾。丘。乘。車。偕。行。同。往。墨。西。哥。  
女。子。家。浮。爾。丘。命。威。廉。在。外。稍。待。威。廉。領。之。浮。爾。丘。乃。推。門。直。入。少。頃。果。偕。

一墨西哥女郎出女年可十八九膚色黝墨貌甚不揚浮爾丘招之登車威廉亦登乃驅車往麥濟買公司既至三人相率下車入見公司總理哈利增哈見威廉歸急詢失魂井之事如何威廉將前事略述一過浮爾丘招墨西哥女子來前據寫字檯而坐威廉取契據出以筆墨與女命其摹仿左阿奶奶之筆跡將所簽之字續成女握管沉吟曰冒簽他人之名厥罪甚重事若不幸而發覺者孰負其責浮爾丘曰事若發覺自有余與威君負責決不累汝汝第放胆簽之可也女索酬百金威廉如數付之女乃將左阿奶奶所書者端視良久即落筆足成之威廉等取視女所書者驟觀之良與左阿奶奶所書逼肖深加讚歎女乃告辭而去

## 第二十六章

是日薄暮霍斯德獨坐辦事室方伏案治事威廉忽排闥而入霍斯德肅之

坐威廉欣然有喜色自懷中出僞造之契據一紙以示霍斯德含笑曰今有一快意之事特來告丈蓋此地最著名之失魂井油礦已爲余覓得而購買之矣霍斯德聞言大駭曰此語確耶威廉曰也丈試視之此卽失魂井買絕之契據也霍斯德將僞據披閱已爽然自失怏怏曰敏捷者汝也此井乃爲汝所覓得良可賀汝余前遣余友沙第馳往歷買錫村調查此井詎知昨日彼失敗而歸據云駐鄉數日備受艱辛對於寶貴之失魂井仍未探得蹤跡余方深爲悵恨不意汝乃唾手得之大抵此寶貴之油礦已歸汝公司所有矣幸運哉麥濟買公司也言已頗有豔羨之意威廉乃乘機誘之曰丈勿以是鬱鬱余雖爲麥濟買公司之夥友亦卽我丈之家人也詎肯左袒公公司令丈向隅今此井乃以余之名義出資收買余有一兩全之道於此不識丈以爲可行否霍斯德喜曰汝試言之兩全之道何如威廉曰余意擬另設一公

司由吾丈及麥濟買公司各出資本若干而以余董理開採事宜以後所有盈餘歸三份平均分派此礦產油之富獲利之豐爲美洲各油礦之冠行見三五年後我儕皆成鉅富矣不識丈意以爲何如霍斯德聞威廉之言喜不自勝立允出資若干萬俾威廉從事開採威廉亦喜但囑霍斯德暫守秘密勿爲他人所知霍斯德領之威廉乃告辭而出

碧梨與浮納自海濱歸因紅手套失而復得快慰逾恒抵家後碧梨先入遇威廉於甬道之中時碧梨方手執紅手套欲啓休憩室之門而入威廉見紅手套仍爲碧梨所尋獲不勝詫怪乃當門而立阻碧梨不令人室獰笑曰遠以紅手套與余余覓之久矣須知汝得此物亦復無用汝若智者幸速割愛非然者將有大不利於汝汝其母悔碧梨哂之曰汝以威脅之手段加之於余將以余爲孺子耶汝之伎倆不過爾爾余亦已備嘗之矣刀鋸鼎鑊惟汝

所便。余决不汝畏無論。如何紅手套斷不與汝。汝母妄想威廉歎息曰愚哉。汝也。汝畢生之幸福。其權皆操之於余。奈何以一紅手套之故。與余決裂。今汝究能允余之請否。望汝以一言决之。碧梨毅然曰。余別無他言。但請汝立卽離此。此卽余最後決定之一言也。威廉怒極。乃獰笑曰。汝言良善。然余心寬厚。當仍與汝以悔悟之機會。余待汝至今晚八時。汝若執迷不悟。仍不與余接洽者。則余之計劃當發動矣。汝其慎之。碧梨不答。將威廉推開。啓休憩室之門。而入。威廉不得已。悻悻出外。至大門之次。復與浮納遇。浮納置之不理。威廉怒目曰。余前日不嘗詔汝乎。汝欲余守支票之秘密。則當將碧梨之行蹤一一告余。今汝乃與彼女郎。嫋以謀我。證據尙在余手。遽欲與余反目耶。浮納不答。趨而入。威廉乃亦忿然出門而去。

浮納入休憩室。見碧梨獨坐於沙發之上。支頤俛視。若有所思。丰神妙曼。姿

態絕佳。浮納固深愛碧梨之爲人心。乃憤憤而躍碧梨見浮納入。含笑起立。浮納趨前執其手與之比肩而坐。浮納者固翩翩濶世之佳公子也。而性尤伉爽。雅與碧梨相吻合。故碧梨之一寸芳心亦未嘗不鍾情於浮納。浮納屢欲向碧梨乞婚。以難於啓齒。欲言又止。是日並坐休憩。室中別無他人。浮納乞婚之詞。乃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吐之爲快。於是含笑握碧梨之手柔聲曰。余有一言。請於我姊。不識姊能允余否。碧梨微悟其情。嫣然曰。弟試言之。余苟可以從命者。自無不允之理。浮納乃作鄭重之聲曰。余愛姊。欲姊下嬪。於余姊能許余乎。言已立待碧梨之答。覆碧梨平雖豪爽。此時亦不能無兒女子態。紅暈於頰。拈帶不語。浮納立催其答。覆碧梨不得已。嫣然領之。浮納大喜。立擁碧梨於懷。俛而吻之。兩情正纏綿間。室門忽呀然。闢霍斯德夫婦及愛吉荔相繼入室。衆見浮納與碧梨互擁接吻。相顧大訝。碧梨見衆人笑。

入急將浮納推開。嫁羞不可名狀。浮納躍起。方欲以訂婚之事稟其父母。霍夫人忽疾趨而前。執浮納之臂。厲聲問曰：汝與蕙蘭作此狀於意云何？浮納正色曰：無他兒與蕙蘭姊訂婚約矣。蕙蘭姊允下嬪於兒。此兒之榮幸也。霍夫人素不慊於碧梨。意欲反對此議。不意霍斯德乃疾趨而前。執碧梨之手。曰：汝與浮納良屬一對佳偶。汝能下嬪我兒。愚夫婦之欣慰何如？霍夫人聞其夫贊成此議。未便加以反對。但與愛吉荔傍立。作鄙夷之狀而已。霍斯德復與浮納略談數語。始與夫人及愛吉荔偕出。

是晚碧梨在家。忽接左阿奶奶來函。折閱之。始知左阿奶奶祖孫均已脫險。現寓海濱某工人家。請碧梨速往一談。碧梨閱已深爲快慰。默念威廉。恫嚇之言。雖不可遽信。爲眞然。紅手套藏之身畔。實爲致禍之媒。威廉心不甘服。必出奇計。以相劫奪。曩日備受艱辛。可爲明証。萬一仍被奪去。勢必大費週折。思

之殊爲可危。不如往訪左阿奶奶與之籌商。將紅手套藏之幽僻之處。似覺稍爲妥善。立意既定。乃將紅手套藏之懷中。忽取外衣披之。子身奔出。乘車。

### 赴海濱

威廉自霍斯德家歸。以爲碧梨畏其脅迫。或且以浮納之轉圜來此接洽。不意待至晚餐之後。碧梨與浮納仍不見來。威廉焦灼之餘心甚忿。忿會浮爾丘。忽至威廉。以日間情形語之。浮爾丘聞碧梨依然脫險而海中之紅手套。仍爲碧梨所覓得。深爲詫怪。兩人立談片刻。威廉決計往霍斯德家一探。碧梨之所爲浮爾丘亦願同往。兩人乃相偕而出。乘車赴霍斯德家。既至。滴見碧梨忽自屋內奔出。躍登汽車疾馳而去。威廉急指以語司機者。命驅車追之。馳數里。愈追愈近。已而威廉之車疾出。與碧梨之車並轍而馳。浮爾丘卓立車中。攘臂揮拳。躍躍欲試。碧梨偶迴顧見。之事出不意。惶誠失措。明知

一時不及趨避。乃凝神握拳作勢以待。一剎那間浮爾丘忽自威廉之車中躡身竄出。躍入碧梨之車。厲聲曰：紅手套何在？速以與。余不料碧梨頗活潑。早有所備。浮爾丘一語未畢。碧梨突然躍起。奮全力推其肩。浮爾丘立足不定。自車上顛仆而下。碧梨之車乃疾馳而去。威廉見浮爾丘被碧梨推下。乃命司機者止車。將其扶起。浮爾丘雖未受傷。羞忿殊深。恨碧梨刺骨誓必獲之。而後已乃仍躍入車中。命司機者驅車往追。追稍近。碧梨在車中屢屢迴顧。見威廉等再接再厲。依然來追。心亦爲之駭然。此時碧梨之車疾駛至一電車軌道之傍。遙見電車一輛方疾馳而來。碧梨略一躊躇。忽自車內一躍而出。奔至軌道之傍。俟電車馳過。躍入車中。乘之而去。浮爾丘在後見之。深恐碧梨逸去。乃亦自車中躍出。飛步狂奔。追逐於電車之後。比近。乃躍入車。車中售票者見其狀凶悍。疑爲盜賊。急趨前攔阻之。欲迫令下車。浮爾丘

大怒。斗飛。一足起。將售票者踢倒。碧梨。瞥見浮爾丘。又追蹤至。驚惶失措。一時急不暇擇。乃踰窗而出。攀緣登車頂。浮爾丘見之。亦欲追蹤而上。其時電車適過一橋。梁風馳電掣。向前飛馳。碧梨見浮爾丘將至。欲逸無路。乃自車頂跳身躍下。訇然一聲。墜入橋下沙灘之中。

## 第二十七章

當浮爾丘闖入電車時。車中乘客已大亂。迨碧梨自車頂躍下。見者駭而大譁。司機人聞警急止其車。乘客之勇健者誤以浮爾丘爲刦車之盜。一擁直前。欲扭而毆之。浮爾丘知衆寡不敵。不敢復留。乃躍窗而出。狂奔逸去。乘客下車追之。已不能及。乃相與馳歸。至橋下視。碧梨碧梨雖從空躍下。幸跌入水邊之蘆葦業中。絕未受傷。驚魂稍定。支地躍起。迨衆人馳至。碧梨已自蘆葦中出。欲覓道而上。衆見碧梨無恙。深爲稱慶。圍立如堵。爭詢其遇險之狀。

碧梨不欲多言。但含糊應之。少停衆稍稍引去。碧梨因中途遇險深恐威廉與浮爾丘仍伏於前途別施毒計不敢往晤。左阿奶奶雇一駕車乘之折而歸霍斯德家。

翌日霍斯德因其子與碧梨訂婚特開一跳舞大會暮色既積嘉賓畢集霍夫人及其女愛吉荔雖不慊於碧梨徒以霍斯德之故不敢公然反對乃亦各易盛裝出而酬應碧梨是晚則御華麗之禮服蟠螭之頸圍以鑽石之串電燈反映閃爍奪目珠光寶氣豔麗若仙每一來賓至輒與浮納及碧梨握手致其頌詞及讚美之詞碧梨殷勤接待異常周摯來賓嘖嘖稱羨謂碧梨與浮納可謂一對璧人霍斯德聞之樂乃無已而威廉及律師梅諾夫亦先後戾止威廉見碧梨夷然若無事碧梨心雖恨恨亦不形之辭色威廉略與浮納周旋卽趨往愛吉荔之傍與之比肩而坐囁嚅作密語少頃盛筵既

張酒裁雜進觥籌交錯笑語喧。闌席散後衆人相與至大廳之上雙雙作跳舞。琴韻悠揚歌舞並作浮納及霍斯德顧而樂之威廉本與愛吉荔同舞已偕往休息室忽見律師梅諾夫亦在室中威廉忽捨愛吉荔而與梅諾夫語低聲曰余有一至要之事欲以告君請君偕往藏書室一談可乎梅諾夫領之兩人乃自休息室出同往藏書室藏書室在宅之西北隅地頗幽靜室中闐無人在威廉招梅諾夫入閉其戶肅之就座取紙捲烟吸之徐徐曰密司蕙蘭之來此乃君所覓得者耶梅諾甫領之曰然威廉猝然曰君所尋得之蕙蘭能自信無錯誤乎梅諾甫聞言詫曰君言何也余意決無錯誤威廉微哂曰君雖自信若是實則有大謬不然者在今之所謂蕙蘭者乃係膺鼎君受他人之欺矣梅諾甫駁曰此言確耶茲事出入甚鉅君慎勿妄言威廉毅然曰余言確也余苟不得强有力之証據者胡敢妄言梅諾甫不信曰証

據耶。所謂强有力之証據。何在可示余否。威廉領之。乃自懷中出函件一束。以示梅諾甫。抗聲曰。君曩日調查所得。謂墨陶夫之孫女蕙蘭。幼失怙恃。歸緣樹居。主人奇亞夫撫養。改名碧梨。此事確也。然君尙有所不及知者。現已經余調查明瞭。蓋蕙蘭自歸奇亞夫撫養後不久。即殤奇亞夫大戚。因又螟蛉一鄉人之女。仍以蕙蘭之名。名之此舉極秘。他人絕鮮知者。故今日之蕙蘭實係歷買錫村中鄉人之女。非墨陶夫氏之嫡裔也。余自查得此說後。即將鄉人處所存奇亞夫之筆據一紙。以及親筆函件四五封。一并出資購得。攜之來。此君試思之。此可謂强有力之証據否。梅諾甫接其函件。細閱一遍。覺威廉之所述証據確鑿。心亦駭然。怏怏已信如君言。則今日之蕙蘭實係假冒。余受墨陶夫之遺囑。代爲訪求嫡嗣。今乃貿然不察。以膺鼎塞責。將何以慰墨君於地下。况假冒之蕙蘭。行將與霍斯德君之公子結婚。聚九州鐵。

鑄此大錯。其咎實在余身。君試思之。余亦有法可斡旋否。威廉曰。今宜將此中秘密宣告大眾。一面并請霍斯德君戒其公子取消婚約。斡旋之道惟此而已。君以爲何如。梅諾夫遲疑不能決。威廉毅然曰。此事証據確鑿無庸疑忌。君請在此稍待。余當往招霍斯德君來。以此事告之。梅諾夫唯唯。威廉離座躍起。啓門而出。奔至大廳之上。其時跳舞已畢。諸來賓環立於碧梨及浮納之四週。致祝頌之辭。碧梨與浮納則一一答謝。正笑語間。威廉忽疾趨自內室出。矗立堂中。揚臂高呼曰。諸君聽之。君等之所謂密司蕙蘭者。實膺鼎耳。彼爲鄉農之女。非馬達夫氏之嫡嗣也。語出衆皆愕然。霍斯德與浮納聞之尤驚訝。莫名浮納疾趨而前。力斥威廉之妄。揮拳欲毆之。幸霍斯德在傍厲聲呵斥。浮納始悻悻退立。握拳透爪。怒不可遏。碧梨聞言從容不迫。徐步而前。詰問威廉。威廉曰。汝以余爲鄉人之女。亦有証據否。威廉曰。安得無之一切。

証據均在藏書室中請卽同往觀之何如言已立率碧梨及霍斯德馳往藏書室霍夫人與浮納愛吉荔三人亦接踵而往旣至威廉卽將梅諾夫手中之函件宣示衆人霍斯德接閱之閱已默然無語但以手中之函件付之碧梨碧梨閱畢擲之案上霍夫人與浮納愛吉荔均伏案讀之威廉此時欣然有得色霍斯德徐步而前撫碧梨之肩曰觀此種種之証據則汝非馬達夫氏之嫡嗣當無疑義可憐者汝也然証據確鑿余亦無能爲汝助深爲歎疚碧梨慨然曰曩日梅諾夫律師晤余時勸余歸宗馬氏余卽毅然拒絕嗣以再三相勸不得已偕之來此余之視金錢不啻糞土馬氏遺產雖鉅實不足動余之心余縱卽日離此返途初服余意亦無所戀戀但此種証據未必遂可憑信其中疑竇尙多請君等注意威廉昂然曰疑竇何在女亦能指出之否碧梨曰他固勿論據汝所云彼馬氏之嫡嗣蕙蘭早已夭殤然則余父將

余蠶蛤後。何以仍令襲死者之名。此亦一疑竇也。威廉笑曰。此無他。奇亞夫之意。蓋欲覬覦馬達夫氏之遺產耳。語出碧梨。乃大怒厲聲斥之。曰。汝言妄也。余父素行坦白。疇不知之。安能作此無恥之事。汝若復敢毀之者。余且立掌汝頰。威廉默然。碧梨恨恨曰。余亦不與。余多辯。俟余覓得反証。後當正汝。欺妄之罪。汝其慎之。言已。立自指上將訂婚之約。指卸下還之。浮納。浮納。愕然。碧梨曰。承君辱愛。余心甚感。然余一鄉女。未敢高攀。昨日之約。請即取銷。浮納。駭然執其手慰之曰。密司是否。馬氏之嫡嗣。此係另一問題。余之愛密司。實出本心。決不以是而反悔也。碧梨黯然曰。君之愛余。余所深悉。但余若與君結婚。適足辱君之門楣。且暗中反對者大有人在。於君亦有不利。請君三思。余行矣。言已。立灑脫浮納之手。舉袖掩面疾趨出室。出浮納。大感欲趨前。被阻之已不及矣。

第二十八章

碧梨既出浮納乃大恚忿然至威廉之前抗聲曰余識汝汝妄人耳此種証據舉不足信碧梨若以是與余絕余且取償於汝汝其慎之言時握手擊案怒不可遏威廉笑他顧置之不理霍斯德恐兩人起而衝突急斥浮納勿聲浮納益忿乃恨恨啓戶出疾趨登樓奔入碧梨之臥室其時碧梨已卸去其跳舞之華服檢點囊篋忽忽欲行浮納趨前握其手悽然曰密司欲捨余而他去耶密司一弱女子去將焉適須知余之愛密司實出本心門第金錢均匪所計密司縱非馬氏之嫡嗣亦復何害余可誓之余之愛情斷不以是而稍渝密司若決然離此適足以墜威廉之毒計耳密司幸三思之碧梨黯然曰君之嘉意余固深悉然余若留此適足爲君乙累君何苦以愛余故坐今家庭之間橫生惡感余爲君計不如任余他去至於馬氏之遺產儻來之

物余心尤無懸戀第威廉之証據亦復疑竇百出余實未甘默認余此行當求得一稿鑿不移之反証以破其奸君其靜俟之可也抑余又有請者威廉攜來之文件無論眞僞關係頗巨君若能取得付余俾資研索則助余多矣浮納諾之乃忽忽下樓而去

浮納入藏書室時室中惟威廉一人在蹀躞往來若有所思威廉見浮納去而後返心甚訝之浮納置若無睹疾趨至寫字檯側啓其抽屜見威廉攜來之証據赫然在焉乃將各種文件及函牘納之一紙袋之內攜之欲出威廉見而駭然急挺身攔阻之厲聲曰此種函件關係絕巨君私自取出意欲何爲浮納斥之曰余爲此室之主人室中之物余有自主之權與汝何涉威廉怒扭浮納之肩欲攫其手中之函件浮納亦大怒遂揮拳與威廉搏威廉力擊浮納之腕浮納負痛其所握之函件乃脫手而飛墜於戶外於是兩人鬥

乃愈烈。盤旋久之。勝負未決。會碧梨久待。浮納不至。自樓上馳下。奔至藏書室外。遙見浮納與威廉方在室中。奮鬥其所取之函件。則散擲戶外。碧梨驚喜。遂置函入於不顧。將地上之函件拾起。納之囊中。飛馳而出。威廉瞥見戶外之函件爲碧梨。此得心甚皇。急欲追出。奪回無如其身爲浮納所格。猝不得脫。正焦急間。室左之玻窗兩扇忽呀然而開。盜魁浮爾丘踰窗躍入。威廉見之心乃大喜。浮爾丘就案上攬得小磁餅一擲。擊浮納。浮納門正酣不及閃避。磁餅飛來。適中其頤。餅碎。浮納立暈。殞然仆地。威廉既得脫。遂與浮爾丘相率奔出。往捕碧梨。少頃。愛吉荔偶入藏書室。瞥見浮納僵臥地上。大駭。而呼家人聞聲。畢集。相顧錯愕。莫明其故。霍斯德撫浮納口鼻間。呼息咻然。心乃稍慰。又見其腦後有傷痕一塊。然墳起而碎餅片片。又散見。身傍察其狀。知被他人所襲擊以致受傷。而量然傷勢尙輕。當無大礙。

乃飭僕役將浮納昇入樓上之臥室飲以清水使之靜臥衆人議論紛紛竟以爲異初不料襲擊浮納者之爲威廉也

碧梨自霍斯德家出默念己之血系惟義父奇亞夫知之惜奇亞夫爲盜黨所害尸骨已寒不能出而爲証人深爲歎恨轉輾思維忽憶左阿奶奶鄉居已久且與奇亞夫素識或於己之血系深知底蘊不如就近詢之苟有所得則挾之爲証威廉之奸謀自不難立破立意既決遂雇一汽車乘之馳往海濱路漁人之家既至入見左阿奶奶見碧梨至悲喜交集略述墮海脫險之情形碧梨俟其述畢乃詢之曰余之來此實有一至要之間題欲以詢嫗不識嫗能語余否左阿奶奶曰密司欲詢者何事碧梨曰爲余血系之一問題耳據律師梅諾夫言余爲馬達夫氏之嫡嗣然惡人威廉今忽起而反對提出証據數種謂余實非馬氏之女但彼之証據疑竇尙多斷難憑信惜律

師及霍斯德不察其奸。遽信爲眞。余雖百喙亦難與辯。是以忿而辭出。欲覓得一確鑿之反証。以釋若輩之惑。然余孩時之身世。除余義父外。知者絕鮮。嫗居歷買錫村久。又與余義父素識。不識亦知一二。否。左阿奶搖首曰。余見密司時。密司已五六齡矣。當時余亦以密司爲奇君之女。初不知乃屬螟蛉也。至於密司是否馬氏之女。余尤毫無所知。不敢武斷。左阿奶言已碧梨深爲失望。邑邑不樂。已而左阿奶忽瞿然曰。余於此事雖絕無所知。然余尚有一縷光明。可爲密司指導。蓋奇亞夫君中年時。嘗寓居託派斯城。經營商業。嗣因所謀不甚得利。乃挈密司至歷買錫村。設紅葉居酒肆。營業蒸蒸。日上家道。因以富裕。其時密司不過四五齡耳。大抵奇君撫養密司。乃在託派斯城。時之事故。歷買錫村中人無一知者。余聞奇君有舊友名藍翰德者。尙居託派斯城中。設一酒肆。肆名亞愛山。彼與奇君爲莫逆交。關於密司之事。必

能深知其詳密。司若親往訪之，詢以此事或有所得，亦未可知。碧、黎、聞、言、大、喜，決計親往託派斯城一行。乃以電話招御者特恩來，稍停特恩駕車至碧、黎、遂與左阿奶奶祖孫別，乘車赴車站，欲改乘火車過往託派斯城。初不料威、廉與浮爾丘早已潛尾其汽車之後也。

浮納之量也。幸受傷尚輕，不久即甦。問之侍者，始知碧、黎與威、廉均已他去。不知何往，靜臥思之心甚焦灼，乃自床上一躍而起，怏怏下樓入霍斯德之辦事室。足方至戶外，但聞其父與姊正在室中閒談，乃止步不入，匿身戶外，探首窺之。但見其父昂坐於沙發之上，愛吉荔則側身坐其傍，軒眉巧笑以甘言媚其父。老人大樂，愛吉荔具曰：「阿父試觀威、廉之爲人，究復何如？」霍斯德笑曰：「威、廉耶？一英俊之少年也，彼頗勇於住事，而其才又足以副之。汝能得此佳婿，余深爲汝幸。」愛吉荔樂曰：「余始猶疑之，阿父以爲佳，則余心慰矣。」

浮納聞兩人言心乃大忿遂自戶外疾趨而進霍斯德見浮納入詫曰汝愈耶汝爲何人所擊乃受傷若是浮納恨恨曰擊余者乃威廉也彼爲私通姦黨之惡魔非義之行殆不可數余知之久矣曩以愛吉荔之故不欲明言今彼乃無故毆余擊余致暈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余故將其罪悉揭露後此彼若更來余家者余必驅之出外以洩此忿浮納言已霍斯德與愛吉荔威大駭躍起愛吉荔不信浮納之言與之爭辯霍斯德亦斥之曰浮納汝發言宜稍慎不可任意誹謗須知威廉者實係汝未來之姊婿汝直斥其惡將置汝姊於何地汝若復爾者余且立逐汝出汝其勿悔霍斯德言時聲色俱厲浮納知其父盛怒不敢與辯乃默然退出邑邑登樓入碧梨之臥室見案上遺有留別書一封拆閱之書甚潦草其辭曰

浮納君鑒識荆以來猥承雅愛私衷感切實難言宣今余爲奸人所構不

得。不。決。然。引。去。然。余。之。愛。君。亦。猶。君。之。愛。余。海。枯。石。爛。此。心。不。渝。余。行。矣。  
余。苟。不。得。確。証。或。且。不。復。見。君。君。幸。自。愛。勿。以。余。爲。念。

碧梨留上

浮納閱已心甚悽惻沉思久之念碧梨此去或乘火車返歷買錫村然開往歷買錫村之車當以午後四時發輶此時壁上時計方指三時有三十五分乘車往追之或尚可及苟能於車站中覓得之即可勸其歸家若碧梨堅持不允則與之同往歷買錫村計亦良得立意既定遂取外掛披之飛步下樓忽忽出外適有電車馳過逐一躍登車疾馳往西郊之特萊姆車站

碧梨自海濱路漁人家出行里許始見威廉與浮爾丘驅車躡其後心乃駭甚急命特恩驅車疾馳無如威廉等緊隨其後左之則左右之則右如影逐形堅不相捨馳久之車抵特萊姆火車站其時車將發輶警察指揮役夫正欲將柵門關閉碧梨車至門外爲警察所阻碧梨大窘急與警察婉商警察

急其女流也許爲通融乃令役夫將柵門放開俾碧梨之車馳入碧梨車方。入內威廉之車亦至欲隨之而入警察突岀攔阻威廉引碧梨前例爲請警察不許一剎那間柵門已緊閉矣威廉不得已乃旋車而退馳至車站之後。四顧無人忽得一計乃停車鐵柵之傍與浮爾丘目車上躍下踰柵而入伏於貨車之傍遙見碧梨與御者特恩自遠而來乃屏息靜伏作勢以待俟兩。人稍近威廉突然躍出扭碧梨之肩碧梨大駭特恩欲趨前救護不意浮爾丘隨後躍出揮拳擊特恩特恩乃奮勇與鬥不復能顧碧梨碧梨與威廉互扭相持不下然碧梨頗機警明知己之處境殊爲危險乃乘扭歐之時潛將紅手套及函件取出藏之威廉外褂之囊中威廉鬥方酣未之覺也少頃浮爾丘將特恩擊暈趨前助威廉碧梨力敵二人漸覺不支遂爲二人所執威廉向之索還函件碧梨毅然拒絕威廉大怒其時貨車與機關車正在逐

聯接豫備啓軋當兩車聯接之時砰然相撞其勢甚猛威廉見之忽生一毒計乃以繩縛碧梨之手足置之貨車唧接之處脅之曰汝若以函件付余余當立釋汝去匪然者則此車與後車聯接之時汝當被撞爲虧粉矣碧梨任其脅迫堅不肯言此時乃別有貨車一輛倒退而至將與此車聯接碧梨植立其中勢必爲兩車所輾斃威廉與浮爾丘見危機已迫卽捨碧梨不顧相率逸去危哉碧梨行見一二分鐘內將膏血於車轍之間矣

## 第二十九章

碧梨一妙齡女郎耳而矯捷活潑殆有匪健男子所能望其肩背者當時機關車迎面而來其勢甚猛危機一髮命在呼吸然碧梨力持鎮靜奮勇將束縛掙脫匍匐其身伏匿於車轍之中間屏息蟄臥寐然不動少頃機關車疾馳而至砰然一聲與貨車相唧接碧梨幸以車轍之遮護絕未受傷惟震驚

過甚險致暈絕一時無力躍起會其時特恩已甦飛奔來援見碧梨倒臥於車轍之中間深爲駭異急將碧梨扶起碧梨驚魂稍定自慶更生其時駛往托派斯城之火車早已開去碧梨心頗怏怏不得已乃與特恩偕出欲驅車而歸行數武忽見一少年飛奔而來碧梨諦視之不覺欣然色喜少年非他蓋其未婚夫浮納也。

先是浮納乘電車至車站聞汽笛連鳴知車將發輒心甚焦急急自電車中躍下由車站側門奔入將近月台遙見威廉與浮爾丘迎面而來日露凶光神色皇遽浮納駭且詫默念威廉追蹤來此碧梨必且無幸碧梨一弱女子得母已遭兩人之毒手耶一念及此忿不可遏立師挺身而前攔阻兩人之去路厲聲曰賊！惡奴！！速語余密司碧梨安在汝若損彼一毛髮者余且立碎汝首威廉見浮納矣至誠甚奪路欲遁浮納扭其衣不令逸去威廉怒

遽揮拳與浮納搏浮爾丘在傍亦攘臂而前欲助威廉此時適有一鐵路巡警手執警棍緩步月台之傍浮納遙見之揚臂大呼警士聞聲飛步而來浮爾丘回顧見之亟捨威廉不顧驚竄逸去威廉苦爲浮納所持倉猝不得逸窘甚皇急之餘忽得一計乃突然將外褂褪下棄之不顧狂奔而遁浮納出不意捉之不及迨警士馳至威廉已逃出車站外矣浮納手中僅存外褂一襲兩人見威廉去遠卽亦不追會其時碧梨與特恩亦相偕而至浮納見碧梨安然無恙心乃大慰碧梨略述所遇浮納爲之咋舌深惡威廉之險狠碧梨見浮納手提外褂一襲似係威廉之物怪而詢之浮納浮納述其故碧梨急伸手入衣囊中探之則頃所納入之文件一束赫然在焉碧梨大喜乃將文件取出納之懷中浮納不解其故碧梨縷告之浮納始悟相與撫掌大快浮納請碧梨同歸碧梨謝之曰余有要事欲往托派斯城一行一俟余事告

唉。再當造府晤君浮納。曰不然。開往托派斯城之第一班車。早在途中而第  
二班車則當在傍晚五時發軾。今纔正午相距尚遙。不如還歸城中。仍至余家。  
小坐一俟。傍晚再來亦復未晚。且余固無事。擬與密司偕行。同往托派斯  
城一遊。不識密司以爲如何。浮納言已碧梨重違其意。毅然諾之。三人乃相  
率登車。疾馳而歸。

威廉之遁焉復與浮爾丘遇。乃相率返麥濟買公司。入見總理哈利增。威廉  
外褂既失。狀甚狼狽。哈怪而詢之。威廉托辭以對。哈乃取一外褂。出使威廉  
服之。三人正談論間。適浮納與碧梨亦驅車自公司門外馳過。浮納忽命特  
恩止其車。顧謂碧梨曰。我知威廉逃歸。必匿公司中。彼方以密司爲已死。得  
意殊甚。余欲入內。晤彼以外褂還之。語以密司脫險之狀。以及紅手套失而  
復得之内幕。使之懊恨無地。尤當略施挪揄。以洩余心之忿。碧梨止之。浮納

不聽立取外褂執之一躍下車叩門入內侍者肅之入哈利增辦公之室威  
廉等見浮納突至紛紛躍起相顧錯愕浮納徐步而前以手中外褂授威廉  
含笑曰警士非能噬人者君縱欲逃姑徐徐可也何必皇遽乃爾遂并此外  
褂而亦棄之耶余今專誠來此特將外褂奉還後此君更欲逃者幸勿復爾  
威廉聞言大慚嘿然不能答浮納復曰余更挾一佳消息來彼密司碧梨者  
雖爲奸人所謀害顧已繳天之俸脫然出險想君聞之當亦欣然色喜也威  
廉聞碧梨未死驚訝愈甚浮納復作揶揄之狀含笑曰君所欲得者非紅手  
套中之文件耶殊不知此種文件君乃失之交臂爲君恩之良極可惜蓋碧  
梨爲君捕獲時卽暗將手套及文件納之君外褂之囊中君乃夢夢絕未覺  
劇然君亦不能爲他人咎當自怨矯昧乃坐失此機會而已浮納言已威廉

氣憤填膺。握拳擊案曰。汝言妄也。浮納笑曰。余固不屑作妄語。亦不必作妄語。信否聽君何必。悻悻乃爾。威廉察浮納言匪妄。深自懊恨而浮納詞鋒犀利。受之尤覺難堪。老羞成怒。立攫浮納手中之外褂。擲之窗外。奮躍而前。欲扭浮納。敵之浮納亦挺身直前。將與威廉鬥。兩人聲勢洶洶。各不相下。幸哈利增在傍急爲兩人排解。浮納乃忿然而出。躍入車中。以挪揄威廉之狀告之。碧梨碧梨亦大笑。兩人乃驅車而歸。

浮納旣行。威廉氣憤填膺。恨之刺骨。哈利增太息曰。我觀霍氏少年人頗勇。偉彼旣力助碧梨。是亦我儕之勁敵也。威廉瞋目曰。君勿畏此孺子。彼之名譽及幸福胥在我掌握之中。我第一啓口者。彼當無立足之地。卽霍氏之家聲。亦且因之而立敗。我以彼姊愛吉荔故。含容至今。今彼力助碧梨逼人太甚。我已忍無可忍。明日當將所知之秘密盡情宣洩。以快余心。彼雖狡恐亦。

無術足以自脫矣。哈利增喜曰：君果有法制浮納耶？其中秘密如何可得聞歟？威廉因將浮納所署之假支票出示，哈利增并詳述其事。哈利增大喜，亦懲憲威廉速將此事宣佈，藉以抑制浮納威廉領之，乃告辭而出。

碧梨與浮納驅車抵家，相率躍下碧梨，顧謂特恩曰：左阿奶奶伏匿之處已爲威廉所探悉，彼既不得志於余，必且往逼左阿奶奶。故左阿奶奶祖孫殊爲危險。余觀汝之爲人，頗忠誠，可恃。余意欲遣汝往晤左阿奶奶，將彼祖孫二人送往歷買錫村，命其安居村中，靜待我儕之消息。此舉爲威廉所不料，必不追蹤而往。較之匿跡此邦，似爲妄善。浮納聞碧梨言，亦贊其議。特恩乃毅然自任允將左阿奶奶送往歷買錫村。碧梨大喜，復囑特恩曰：汝等成行之時，可以一函告余，以慰余心。特恩諾之，乃驅車疾馳而去。

翌日晨，碧梨與浮納全坐會客室。碧梨笑曰：威廉昨日爲君擲捨備至，君亦

逼人太甚不虞其報復耶浮納聞碧梨言斗有所觸色乃立變邑邑無憚坐立爲之不安碧梨覺之詫曰君其病耶何爲沮喪乃爾浮納搖首曰不然余頃聞姊言威廉將謀報復余甚畏之故侷促不安耳碧梨笑曰童騃哉余前言戲耳威廉何足畏我兩人協力敵之綽有餘裕矣浮納嘿然囁嚅者久之忽作可憐之色淒然曰姊愛余余縱告姊諒亦無害余有一秘密之事爲威廉所探悉証據確鑿無可遁辭彼以此事相挾制脅余助彼余受痛苦久矣今彼憾余刺骨若將此事宣佈余且奈何故戚戚不安耳碧梨駭曰其事如今彼憾余刺骨若將此事宣佈余且奈何故戚戚不安耳碧梨駭曰其事如何速以語余余當爲君了之浮納乃將假支票之事告之碧梨黯然曰余以一時之誤冒此大不韙椎胸痛悔愧恨無已不圖此票乃入威廉之手以致受其挾制縱欲力蓋前愆亦復有所不能姊試思之事將奈何碧梨躍起曰君胡不早言此事若不解決終匪久計余與律師梅諾夫亦有一日之雅梅君胡不早言此事若不解决終匪久計余與律師梅諾夫亦有一日之雅梅

諾夫頗信余余苟有所請必能得其許可此事余當與梅諾夫商之必能爲君斡旋君其弗憂浮納心知碧梨之能亟謝之憂乃稍釋少頃室門徐闢忽有一鬚髮斑白之老者手攜皮篋昂然入室則律師梅諾夫也

### 第三十章

梅諾夫之來蓋以事欲晤霍斯德適霍斯德夫婦均他出未歸梅乃步入會客室碧梨見梅入躍起迎之趨與握手梅諾夫斗晤碧梨狀殊邑邑蹙額曰昨日之事威廉證據確鑿余無能爲密司助歎疚奚如且密司之來此實出余之請求今結果乃若是余心尤抱不安不識密司能恕余乎碧梨坦然曰此種雞蟲得失余殊不以爲意君幸勿介介雖然余今有一要事欲請君至室外一談梅諾夫領之兩人乃相率出室並立於甬道之中碧梨四顧無人乃謂梅諾夫曰今有一秘密之事欲請君相助未識君能見允否梅諾夫詫

曰密司試言其事余苟能爲力靡不相助碧梨慨然曰其實此事與余亦復毫無關係然余旣知之不能不代爲請求因將浮納所署假支票之事詳告梅諾夫且曰今浮納之名譽以及霍氏之家聲悉懸之君一人之手君而能助彼斡旋者則事可立定不識君能允之乎梅諾夫聞言色變怫然曰浮納孺子乃敢假余名以作奸胆大妄爲亦云甚矣此事若洩於余之名譽亦有妨害余旣知之安能默爾而息碧梨見梅諾夫不允乃曳其衣哀之曰君與彼父爲舊交忍令霍氏家聲一旦掃地耶今彼深悔失檢自願向君道歉君若篤念交誼恕其前謳則不第霍氏一門深佩大德卽余亦感同身受矣碧梨言詞婉轉梅諾夫怒乃稍霽悻悻曰如密司言則余將何如而可碧梨曰君若允爲斡旋者事固易易威廉倫以支票質君君第坦然承認若彼欲支取現金便可如數付訖將票收回則此事了矣梅諾夫聞言猶豫不遽允碧

梨悟其意。慨然曰。至於此款。四千鎊余歸綠樹居。後當如數付君。決不使君受損失也。梅諾夫乃領之。曰。余爲密司故。當勉爲斡旋。藉保霍氏之家聲。密司勿慮可也。碧梨大喜。乃奔入室中。以告浮納。浮納心始釋。然深感碧梨之德。碧梨立促浮納出。往謝梅諾夫。浮納不得已。乃往見梅諾夫。深致歉忱。狀甚忸怩。梅諾夫戒之曰。賭博一道。害人最烈。君固一馴良少年。徒以荒於樗蒲。遂致作奸犯科。差幸假託余名。尙可斡旋。萬一牽涉他人。必且身罹法網。一時失檢。遺玷終身。君後此尚其力改前非。萬勿蹈此故轍。浮納唯唯。指天自誓。決不更犯。賭博碧梨與梅諾夫。乃均以好言慰之。浮納心始安然。三人復泛論他事。正暢談間。侍者入白。謂主人已返。刻在辦事室。梅諾夫乃與兩人別。忽而入。

梅諾夫既入內。威廉忽昂然而至。與浮納遇於甬道中。浮納迴首。他顧置之。

不理。威廉大怒。突前。撼其肩。厲聲曰。浮納。余曩日。不嘗詔汝。汝欲保全名譽者。務須竭力。助余。余之命令。不得違抗。今汝乃轉與彼妹。嬪。協以謀。余汝意。何居。將謂余之權力。不足以制汝。死命耶。浮納。哂之。曰。汝有何權力。足以制余。威廉。咆哮。曰。汝其癟耶。余之足以制汝者。卽彼四千鎊之支票一紙。嘻。汝其忘之耶。浮納。坦然。曰。支票耶。此則與余何關。乃欲以此制余。宵不可笑。威廉。獰笑。曰。無關耶。汝勿假惺惺。余含容。至今。實已忍无可忍。今當將此紙質之梅諾夫事果宣洩。或且不利於汝。汝幸勿怪。余浮納。笑。曰。汝果欲問梅諾夫者。卽請問之。梅諾夫在辦事室。尙未去也。此事與余無關。何勞代余憂慮。威廉忿極。卽亦不答。但忽忽往辦事室。推門直入。時梅諾夫方與霍斯德閒談。威廉略爲一禮。卽邀梅諾夫至室隅。自囊中出假支票示之。曰。此票是否。君所付出。請卽代爲一查。梅諾夫接票略一瞻顧。坦然。曰。此支票。四千鎊。乃

余付浮納者君安從得之豈浮納付君者耶君若欲得現金者可向國家銀行取之威廉聞言駁且訖默念此票之爲僞造實無可疑卽浮納憂日亦嘗自承其僞今梅諾夫之言何以又認僞爲眞殊屬可怪然梅諾夫旣自承爲眞又不能強指爲僞心甚懊喪邑邑不樂乃與梅諾夫及霍斯德別告辭而出行至甬道之中又與浮納遇浮納見其失望之狀心乃大快撫掌笑曰汝已問之梅諾夫耶梅諾夫當已語汝此票其眞耶僞耶汝欲以此紙相脅迫使余死命今竟何如余亦受汝脅迫否傷哉威廉汝此次又失敗矣余爲汝計亦誠難堪後此幸勿爾爾免致令人齒冷威廉受其揶揄慙忿交并嘿然無以應乃恨恨而出

特恩別碧梨後卽往晤左阿奶奶祖孫以碧梨之意告之左阿奶奶以寄居此邑屢蒙危難心亦杌隉不安聞碧梨欲送之返歷買錫村心甚欣悅乃與特恩

約定於翌日成行。特恩遂先作一短札寄往霍斯德家，報告碧梨函至霍斯德家適落女傭梅麗之手。梅麗潛啓此函，私讀一過，正欲持之入內，適威廉為浮納所譏，忿然而出。梅麗見威廉至，即出特恩之函示之。威廉展閱一過，納之囊中，別取一信箋，假冒特恩之筆跡，立草一函，其辭曰：

碧梨女士鑒。頃晤左阿奶奶，據云尚有他事，一時不能離此。今移居韋脫文路第十九號金龍旅社樓上第七號室，以避仇人耳目。惟刻有要事，欲與

密司面談，望駕蒞該處一叙，是盼急急。

威廉書已納之函中，仍為封裹完善，付之梅麗。梅麗持函登樓，入碧梨之臥室，以函呈之。碧梨拆閱，已心甚詫怪。念左阿奶奶有何要事，尚欲逗遛於此，輾轉思維，不得其故。決計親往其地，與左阿奶奶一談，以明真相。立意既定，亦不往告。浮納獨自披衣而出，驅車赴韋脫文路之金龍旅社。

威廉自霍斯德家出先往金龍旅社與盜魁浮爾丘商蓋其時浮爾丘正移寓金龍旅社之第七號也威廉謂浮曰余已以函誘碧梨招之來此俟其至突然捕之脅令將紅手套及緊要之文件一并交出則我儕之事畢矣但恐館中侍者聞聲而至則我儕之謀必且立敗事將奈何浮爾丘笑曰侍者耶若輩嗜利如命君第賂以金錢即可爲君所用不足慮也威廉聽其言卽招侍者入取鈔票兩紙納之其手戒之曰少頃有一女郎來尋老嫗左阿奶奶汝可導之至此室室中縱有大聲汝亦不必過問汝知之乎侍者得資脅肩作鶯鶯笑唯唯而出侍者出而碧梨至矣

碧梨至金龍旅社入問侍者曰此間第七號室有老嫗名左阿奶奶者乎侍者鞠躬曰有之碧梨乃隨侍者入拾級登樓至第七號室外侍者舉掌叩門門關碧梨側身入侍者復闔其戶碧梨足方跨入卽見室中先有一男子在心

甚駭怪。諦視之一爲威廉。一則浮爾丘也。駭乃益甚。威廉獰笑曰。我儕待密司久矣。紅手套安在。速以與余。碧梨不答。轉身欲啓戶出。威廉趨前攔阻之。厲聲曰。汝旣來此。不可出矣。速以紅手套與余。則余當立釋汝去。决不損汝一毫髮。若违。余言汝其殆矣。碧梨仍不答。第四顧室中。欲覓一脫身之策。瞥見室之北隅。有一玻窗。窗方洞闢。外臨街衢。碧梨默立。自思計。惟有冒險躍窗出。或可脫身。乃乘威廉之不備。突前扭其肩。盡力推之。威廉立足不定。適撞入浮爾丘懷中。浮爾丘險被撞倒。倒退數步。碧梨乘此時機。疾趨至窗前。蹤身竄出。一躍而下。差幸窗口距地高僅丈許。兩足達地時。略一蹲伏。絕未受傷。碧梨支地躍起。明知威廉與浮爾丘必且追出。適見街旁牆上。倚有自由車一輛。車側杳無人。在皇急之時。不及他顧。乃一躍登車上。兩足踏之。車行如矢。飛馳而去。

威廉等見碧梨跳窗而逸。阻之不及。相顧錯愕。立卽啓門而出。飛馳下樓奔至大門之外。遙見碧梨乘一自由車疾馳而遁。兩人大怒。相與躍入汽車中。駕之往追。碧梨頻頻回顧。遙見威廉等追蹤其後。力踏其機。馳乃益捷。相持久之。碧梨馳至一小橋之側。急捩其機。意欲折而向右。無如車馳過捷。不及轉折。偶一不慎。車乃突然傾覆。碧梨從車上墜下。倒臥於地。威廉在後見之。心乃大懼。遂將汽車之機開足。直衝而前。欲將碧梨輾斃於車輪之下。一刹那間。汽車在自由車上馳過。訇然一聲。自由車乃撞爲粉碎。

### 第三十一章

碧梨自車上墜下。幸跌入道傍草中。未受損傷。嗣見威廉之汽車直衝而來。其勢甚猛。急自地上躍起。躍身竄出。斜躍至數尺以外。汽車適自身傍馳過。未遭輾斃。威廉廻顧見碧梨依然脫險。心甚忿忿。乃旋轉汽車來捕。碧梨碧

黎。誠。而。奔。威。廉。驅。車。逐。其。後。途。中。往。來。之。人。紛。紛。駐。足。而。觀。見。碧。梨。一。  
弱。女。子。乃。爲。威。廉。所。窘。羣。抱。不。平。一。擁。至。威。廉。之。車。前。質。問。其。故。意。欲。將。威。  
廉。扭。下。揮。拳。毆。之。威。廉。大。誠。明。知。衆。怒。難。犯。不。敢。與。較。乃。捩。轉。汽。機。疾。馳。逸。  
去。碧。梨。喘。息。略。定。即。向。途。人。道。謝。途。人。詢。其。顛。末。碧。梨。詭。以。盜。劫。對。衆。亦。不。  
疑。碧。梨。自。言。欲。往。托。派。斯。城。衆。乃。代。爲。雇。一。汽。車。送。之。往。車。站。碧。梨。深。致。謝。  
忱。躍。登。車。上。驅。車。而。去。

威。廉。之。遁。焉。止。車。於。百。武。以。外。延。頸。遙。望。密。覘。碧。梨。之。所。爲。嗣。見。碧。梨。雇。車。  
馳。去。急。命。浮。爾。丘。往。躡。其。後。探。其。何。往。浮。爾。丘。奉。命。下。車。別。雇。一。街。車。乘。之。  
追。蹤。而。去。威。廉。乃。旋。轉。汽。車。馳。往。霍。斯。德。家。既。至。排。闥。直。入。時。霍。斯。德。正。在。  
辦。事。室。與。律。師。梅。諾。夫。相。對。而。坐。若。有。所。議。霍。夫。人。與。愛。吉。荔。亦。坐。於。寫。字。  
檯。側。威。廉。既。入。與。衆。人。略。一。爲。禮。即。坐。於。愛。吉。荔。之。左。兩。人。並。肩。握。手。喝。嘴。

私語其時梅諾夫忽自皮籤之中取出文件一卷舉以示衆抗聲曰余今一至要之文件欲宣告大眾此種文件於霍斯德君之家庭極於關係諸君幸各注意梅諾夫語出衆人談論立止寂然無譁靜聽律師之發言梅諾夫發爲嚴重之聲徐徐曰余所欲宣佈者實爲馬達夫氏之遺囑蓋馬氏遺囑之後尙有附約一條當時以嗣續已定並未宣佈然今則此項附約竟欲發生効力余故將約文摘出當衆宣示俾得秉公解決梅諾夫言至此卽將手中文件展開朗聲誦之其辭曰

(附約)以上所立遺囑一俟余死之後即可發生効力惟余之孫女蕙蘭若不幸先余而死則余之家產悉歸余女最長之子女承受誠恐後有爭執附識於此馬達夫又及  
梅諾夫讀已續言曰今據威廉君所得之證據以言則馬達夫氏之適嗣蕙

蘭早已夭折。彼碧梨女士者實係他姓之子。律不得承受馬氏之遺產。然則此項附約今當發生效力矣。余考馬君之女公子實爲霍斯德君之夫人而霍夫人最長之子女即係愛吉荔女士故愛吉荔女士者當爲法律上應承受馬氏遺產之人。余既受馬達夫君之重託。自當將所有遺產悉數移交愛吉荔女士以釋余責。惟移交之手續頗爲繁重。恐尙須稍待數日耳。

愛吉荔聞律師言。無意之中。暴得千萬之遺產。樂不可支。廻顧威廉嫣然而笑。威廉亦大喜默念已之初意。不過欲破壞碧梨而已。何圖碧梨敗後。此項遺產卽歸其未婚妻。承受實非意料所及。躊躇滿志。樂乃無虧。至於霍斯德夫婦聞馬氏遺產悉歸其女。亦復相視忻然已而。律師辭去。霍斯德夫婦亦相率出室中。惟威廉及愛吉荔在。兩人促膝談心。威廉脅肩詔笑。曲意媚愛。吉荔惟恐不至已。而謂愛吉荔曰。密司旣承襲遺產。當爲城中之大富豪矣。

顧余尙有一策能令密司之資產由千萬而變爲萬萬。密司其有意乎？愛吉荔喜曰：君試言之，其策如何？威廉曰：密司亦知此間著名之油鑛有所謂失魂井者乎？愛吉荔領曰：余嘗聞余父言之，此美洲第一油礦也。威廉曰：誠如密司所言，凡人苟得此礦富可立致，故覬覦之者頗不乏人。今此礦基地已爲余所購得，余與令尊及麥濟買公司商定，此井由我三人合資開採所得，利益亦歸三份分拆。但開採之始，需款甚鉅，余欲將余之一份讓與密司，請密司出資若干，付余爲開採之費。此礦之利實可操券而得，將來所獲利益盡歸密司。行見三四年後，密司之資產必驟增爲萬萬矣。不識密司之意如何？愛吉荔聞言大喜，曰：我身固已屬君，我之利即君之利也。我明日當諭梅諾夫付君十萬金爲失魂井開採之費，君以爲何？如威廉大喜握手謝之，復坐談片刻，乃告辭而去。

碧梨今乃至託派斯城矣。下車之後，卽雇一汽車馳往亞愛山。酒肆者，在託派斯城之東郊，實鄉人之俱樂部也。肆凡兩層屋制甚古，牆壁剥落，藤蘿糾結，度其年齡當在百歲以外。肆之上層爲旅館，下層則爲會餐之所。有跳舞廳，廣容百人，四週列席，均以備客之飲酒者。肆中飲酒之客，爲類至不一。有文人，有商賈，有優伶，有蕩婦，有退伍之軍人，乃至大盜小竊等。竇之倫亦復溷跡其中。碧梨至肆中時，已薄暮，肆中嘉賓紛集，歌舞間作。觥籌交錯，喧雜無倫。碧梨詢之侍者，知肆主藍翰德之辦公室在一樓上之東北隅，乃拾級登樓。不意烏鵲黨黨，翹浮爾丘，奉威廉之命，追隨於碧梨之後。瞥見碧梨登樓，乃亦追踵而上。樓梯既盡，爲一甬道，碧梨躡躅獨行，目左右視，欲覓藍翰德辦事之室。浮爾丘四顧無人，乃躡足而前，突然扭碧梨之肩，以拳抵其背，低聲曰：「紅手套何在？」速以與余碧梨，大駭，放聲呼救。浮爾丘。

急掩其口。碧梨奮力掙脫，遂與浮爾丘搏鬪。正相持間，肆主藍翰德聞聲奔出，見浮爾丘扭一女子，毆之勃然大怒。藍翰德雖老，而精神矍爍，膂力絕人。虎吼而前，捉浮爾丘之肩，提而力擲之。浮爾丘倒退十餘武，覩然仆地，畏懼之勇，不敢復前。忽遽躍起，鼠竄下樓而去。

浮爾丘既逸，藍翰德顧詢碧梨曰：「密司何來？緣何與彼偷搏鬪？」碧梨曰：「渠爲鳥鴉黨大盜躡余至此，欲奪余懷中之文件耳。非丈相救，險被刦去。丈爲何人？得毋卽藍翰德先生耶？」藍領之曰：「然。」碧梨喜曰：「余此來本欲謁丈，余有要事，欲與丈一談。」藍翰德乃招碧梨入辦事室，曳椅肅之坐曰：「密司來自何方？」碧梨曰：「余來自歷買錫村，余試問丈有老人名奇亞夫者，丈識之乎？」藍翰德曰：「識之。奇君我老友也。彼自移居歷買錫村後，久未晤聚。今奇君聞已去世，密司問之，何爲？」碧梨曰：「然則彼有一螟蛉女，名碧梨者，丈亦知之。」

乎。藍翰德曰。知之碧梨曰。丈識其人乎。藍曰。余見此女時。彼裁四五齡時。隔十餘年。今日見之。亦不相識矣。碧梨曰。實告丈。余卽奇亞夫之女。碧梨是也。余之所欲詢丈者。卽爲余幼時之歷史。丈與余父爲故交。余之歷史。亦能一一知其詳乎。藍翰德曰。否。奇君生前未嘗語。余故余絕無所知。殊不能爲密。司告也。碧梨聞言深爲失望。怏怏不樂。藍翰德忽斗有所憶。顧謂碧梨曰。密司幼時之歷史。此間惟有一人。差能知之。碧梨喜曰。其人安在。余當親往訪之。藍蹙額曰。其人現在肆中。卽老嫗凱悌是也。嫗曩日。嘗傭於奇君家。歷年頗久。奇君佗去。彼乃來此傭。此亦十餘年。今彼年老。且病。神經錯亂。語無倫次。常日默默寡言。笑密司問之。恐未必能相告耳。碧梨曰。丈姑爲余紹介。向彼一詢。何如。藍諾之。碧梨自懷中出紅手套及文件付之。藍翰德請代爲收藏。蓋藏之鐵箱之中。乃引碧梨下樓。往晤老嫗凱悌。初不料盜魁浮爾丘。乃

潛伏於玻窗之外。盡窺其事也。

### 第三十二章

碧梨隨藍翰德下樓步入餐廳。左側一小室。室中列粗木器具數事。陳設殊簡。韋士格之瓶堆積。室隅纍纍若砲彈。酒氣撲鼻。板桌之上燃煤油燈。一光極黯淡。燈影搖壁。陰森可怖。板桌之右則坐一老嫗。以兩手交叉擱桌上。支其頤。輔仰視。承塵嘿然。若有所思。嫗年可六十許。髮白如雪。蓬鬆類枯草。目凹而頤削。面灰白。形容枯瘠爲狀。乃如埃及之人腊。嫗見兩人入。雙目炯炯。忽直注碧梨之面。瞪視不一瞬。一似凶厲之獸。意將擇人而噬。碧梨大怖。苟匪藍翰德在者。幾欲轉身而奔。藍翰德顧碧梨曰。此卽老嫗。凱悌也。傷哉。是嫗罹茲噩病。近日乃益消瘦矣。今密司且前。余當爲密司紹介。碧梨隨藍翰德而前。步至板桌之傍。藍翰德拍老嫗之肩。大聲曰。凱悌。余爲汝介紹此貴。

客密司碧梨欲與汝語汝母昏慢茲貴客凱悌瞠目視藍輸德不作一語碧梨見桌傍有板椅卽曳椅坐嫗側柔聲顧嫗曰余名碧梨余此來蓋有一至要之事欲以詢嫗嫗能語余乎凱悌聞言茫茫然如不解其語已而搖首曰不知不知碧梨撼其臂曰嫗試語余有奇亞夫之女名碧梨者嫗亦識之否噫凱悌汝必語余碧梨究爲何人之女凱悌搖首曰不知也不我不知也碧梨詰之再三凱悌如慍顛聲曰我我不樂與他人語我不樂孰乃令汝來此者噫汝何汝何絮聒乃爾汝且出我樂靜也碧梨更欲盤詰藍輸德阻之曰彼疾方大作惡與人語密司徒勞口舌無益也碧梨大爲失望乃怏怏起立與藍輸德偕出

此時亞愛山酒肆中忽有兩客忽忽戾止一爲老者一則翩翩美少年兩人旣入卽趨至帳檯之前同聲問檯中人曰頃有一女郎名碧梨者曾來此肆

否。櫃中人曰。不知也。此間出入之人。日以百計。苟非僕被寓此者。實難指以告。君兩人聞言。相顧躊躇。其時碧梨適與藍翰德自鄰室出。少年遙見碧梨。喜而呼曰。在是矣。此非密司碧梨耶。老者見之亦欣然色喜。揚臂而呼。碧梨聞聲驚顧。瞥見兩人。樂不可支。疾趨而前。與兩人握手。兩人非他少年。乃浮納而老者。乃綠樹居之司事康登是也。

碧梨見康登與浮納偕至。深爲詫怪。以問浮納。浮納曰。頃密司行後。余四覓密司。不得志。忑不甯。忽憶密司嘗與特恩言。欲將左阿奶奶祖孫送回。歷買錫村。余疑密司潛出。亦與左阿奶奶偕歸。因乘車往。歷買錫村。親至綠樹居探之。比至肆中。適遇康君。始知左阿奶奶祖孫已由特恩以汽車送回。惟密司並未與之偕來。余乃大訝。嗣復憶及密司。晨間嘗言。欲往託派斯城一行。余因商之。康君擬折往。託派斯城。康君以久不見密司。深爲懸念。亦欲與余偕行。我

兩。人。故。結。伴。來。此。幸。獲。與。密。司。相。遇。欣。慰。奚。如。碧。梨。亦。將。途。中。所。遇。略。述。一。  
過。并。爲。兩。人。介。紹。於。藍。翰。德。藍。翰。德。性。情。仇。爽。與。浮。納。及。康。登。語。意。氣。契。合。  
恨。相。見。晚。碧。梨。更。謂。浮。納。曰。余。幼。時。之。歷。史。現。有。老。嫗。凱。悌。知。其。底。蘊。惟。彼。  
方。劇。病。神。經。錯。亂。默。不。肯。言。容。余。設。法。探。之。或。足。以。破。威。廉。之。奸。也。浮。納。聞。  
言。亦。爲。忻。然。四。人。立。而。閒。談。喻。悅。無。間。而。不。知。大。變。之。來。即。在。頃。刻。矣。

先是。浮。爾。丘。爲。藍。翰。德。所。擊。鼠。竄。下。樓。然。心。終。未。死。俟。藍。與。碧。梨。入。室。即。復。  
躡。足。而。上。伏。於。窗。外。探。首。內。窺。遙。見。碧。梨。以。紅。手。套。付。藍。藍。爲。藏。之。鐵。箱。之。  
中。相。率。下。樓。而。去。浮。爾。丘。默。念。欲。竊。紅。手。套。此。時。實。一。絕。妙。之。機。會。惜。子。然。  
一。人。孤。立。無。助。又。無。炸。藥。電。炬。等。物。不。能。毀。鐵。箱。之。門。深。爲。可。憾。躡。踏。片。刻。  
乃。快。快。下。樓。閃。入。餐。廳。之。中。忽。見。廳。之。一。角。有。健。男。子。八。九。人。方。圍。案。而。坐。  
舉。觴。痛。飲。箕。踞。謔。浪。笑。語。雜。作。浮。爾。丘。諦。視。之。不。覺。大。喜。蓋。彼。八。九。人。者。均。

烏鵲黨之舊黨員也。浮爾丘疾趨至秦前，掀其冠撮口作怪聲。衆聞聲驚顧，見黨魁突至，相率擲杯躍起，圍立於浮爾丘四周。浮爾丘低聲語衆人略述來此之故，衆人咸攘臂而起，自告奮勇願爲浮爾丘助。浮爾丘附衆人之耳，密授以計，衆領之乃復就座。浮爾丘別率黨員兩人倏然登樓，黨人固寓居於肆中者，乃馳往臥室中密取炸藥及火藥各一巨罐，至浮爾丘以鐵器撬辦公室之門，毀其鍵，破門而入，乃將炸藥置於鐵箱之前，以火燃其藥線。三人退出室外，靜立以待。一剎那間，炸藥爆裂轟然一聲響，若山崩煙霧迷漫，屋瓦爲震，鐵箱之門立被炸毀。浮爾丘冒煙而入，伸手入箱，將紅手套攫得心，乃大喜納之懷中，飛奔而出，立命黨人將火藥一罐遍灑室中，以火燃之。轉瞬之間，烈燄飛騰，火光熊熊，延及屋頂。此百餘年古屋之亞愛山酒肆，一旦乃燬於烏鵲黨之手，亦可慨矣。

當浮爾丘埋置炸藥之時藍翰德等閑談已久亦欲登樓不意烏鵲黨黨人之在樓下者佯爲酒醉有意向隔座尋釁隔座之人不服與之理論雙方遂起衝突黨人蠻橫異常聲勢洶洶一言不合遽扭隔座之人毆之藍翰德趨前解勸黨人不聽反與藍尋釁藍大怒欲驅之出外正相持間忽聞轟然大聲作於樓上房屋爲之震動案上杯碟等物竟有因磕碰而碎裂者座客大駭紛紛擲杯躍起奪路而逸一時人聲嘈嘈室中大亂藍翰德驚詫莫名其妙急欲上樓一觀馳至樓梯之半忽見浮爾丘矗立梯顛以手鎗指其胸厲聲曰孰敢登樓者我彈立發洞其胸矣藍翰德不顧奮勇直上浮爾丘果開鎗轟擊鎗彈噠然自藍之耳傍飛過藍不得已乃倒退而下此時炸聲之後繼之以火火勢甚盛冒及屋頂已成不可嚮邇之勢肆中傭保及酒客逃避一空浮爾丘在梯顛見火勢已逼乃將手鎗納入囊中奔至梯旁之窗口意欲踰

窗而遁。不意老嫗凱悌此時適在樓上聞聲奔出突將浮爾丘抱住浮爾丘大怒奮其全力將嫗推開凱悌立足不定仆於樓板之上浮爾丘轉身欲逸而碧梨及浮納至矣。

初碧梨聞樓上炸聲駭且詫嗣見浮爾丘出現於樓梯之頭始恍然大悟明知紅手套已入盜魁之手急不可遏追浮爾丘轉身欲逸碧梨乃冒險登樓奮勇捕盜浮納見之亦接踵而上碧梨至樓上見浮爾丘將凱悌推倒欲跳窗逸乃飛步而前扭其肩將紅手套奪回浮爾丘疾轉其身力撲碧梨碧梨不敵倒退數武浮爾丘乘此間隙一躍出窗去比及浮納馳至已無及矣此時樓上火勢益猛凱悌量仆樓板之上火將延及其身碧梨瞥見之大駭失色顧謂浮納曰此嫗於余之身世大有關係我儕無論如何必救之出險浮納領之乃與碧梨合力昇凱悌冒火竄出拾級下樓馳往肆外之曠場將凱

悌置於一圮牆之下。兩人乃並肩矗立，斂手觀火。此時亞愛山酒肆已成一片火山廣場之上。人極擁擠，藍翰德亦喘息而至，廻首觀肆中之火，跌足嘆息。碧梨等亦爲之扼腕。少頃，藍翰德與浮納康登相率他往。惟碧梨一人守視於凱悌之旁。不意浮爾丘及其黨人適自圮牆後馳過。浮爾丘瞥見碧梨，子身獨立，忽生一毒計，乃取一巨索爲環，躡足至碧梨之後，乘其不備，奮力遙擲之，適套於碧梨之腰間。碧梨大駭，力掙不得，脫浮爾丘遙拽其索，碧梨積然仆地。浮爾丘乃將索之一端縛於馬背之上，力鞭其馬，馬負痛跳躍狂奔，牽拽碧梨飛馳而去。

第三十三章

碧梨既蒙禍盜，亦遁去。會浮納等三人相率反營，見碧梨被縛，馬後倒拽而去。大驚失色，皇急不知所措。藍翰德馳往附近廐中，驅駿馬三騎，至與浮納。

康登各跨其一追往救護無如相距過遙一時驟難追及時則浮爾丘之馬野性方張蹤躍狂奔疾如飛矢碧黎震怖暈絕一任牽拽昏然不知人事所幸馬所經行之處地皆沙土平疇彌望故碧黎未受重傷馳里許抵一山麓其時天已黎明適有一少年游歷家自山傍經過駐馬曠野稍事休憩忽見一溜韁之騎倒曳一女子飛馳而來游歷家大駭急取一實彈之快鎗向馬轟擊碎然一響彈中馬腹馬狂吼數聲仆地而斃游歷家乃奔至死馬之後將碧梨解下碧梨昏臥地上冥然無所知會浮納等三人亦倉皇馳至見碧梨已遇救相率自馬上躍下浮納俛按碧梨之口鼻覺呼吸咻然心始稍慰乃席地而坐將碧梨抱起倚之懷中徐撼其肩大聲呼之少頃碧梨悠然而甦星眸微啓見浮納等均在其側深以爲異浮納將游歷家開鎗相救之事約略告之碧梨始恍然悟急向游歷家道謝游歷家謙遜不遑略談數語卽

向衆人告辭攜館自去

碧梨休憩片刻遂與浮納等三人上馬而返回至廣場之上其時肆中火仍未熄紅光燭天老嫗凱悌則依然偃臥牆腳少頃凱悌忽欠伸而甦支地起坐瞥見亞愛山酒肆中火光熊熊瞠目大駭顛聲曰火火天乎亞愛山酒肆乃焚燬矣碧梨等聞凱悌呼聲相繼馳至圍立其四週凱悌望見藍翰德忽顛聲問曰藍君肆中因何起火噫百年老屋燬於一炬矣傷哉已而又以手掩面曰可怕可怕天乎我畏見火也碧梨等見其神志甚清舊疾若失深以爲異藍翰德問之曰汝患病多日狀如瘋癲汝亦知之乎凱悌搖首曰不知也我曩日忽忽如在夢中顧此時則已清醒前此一切都能憶之矣藍翰德曰昨晚火起時汝伏居樓上險致葬身火窟幸彼浮君及密司碧梨躬冒煙燄救汝出險否則殆矣凱悌聞言廻顧浮納及碧梨深致謝忱碧梨見

其態度沉靜言語亦有倫次與昨晚判若兩人始知凱悌之神經病果於一暈之後霍然全愈心乃大喜因執其手問曰媼亦識我乎凱悌熟視之茫然曰不識也碧梨曰我試問媼有奇亞夫之女名碧梨者媼識其人乎凱悌愕然曰識之碧梨乃我之小主人也密司何爲問之碧梨笑曰我卽奇亞夫之女碧梨也凱悌聞言驚喜執碧梨之手吻之忻然曰噫密司眞我小主人耶我別主人殆十餘年念主人欲死今日更得見主人欣幸奚如我別主人時主人尙童稚今乃長成如許宜我老且衰矣碧梨曰然則我幼時之歷史媼必知之甚審我爲奇亞夫氏之義女此言確耶凱悌詫曰孰乃以此語密司者碧梨曰義父臨終時乃告我若此凱悌嘆曰此事知者蓋絕渺密司實腦頓之女非奇君所親生也密司兩歲時卽失怙恃遂歸奇亞夫撫養知其詳者惟我一人耳碧梨曰媼所謂余生父腦頓者非卽富翁馬達夫氏之子乎

凱悌曰然碧梨曰然則余爲馬氏之嫡裔矣凱悌曰誠如密司言碧梨曰頃有人云腦頓之女不久卽殤奇亞夫別螟蛉一鄉人之女使襲碧梨之名此言確耶凱悌搖首曰否否此實無稽之談奇君挈女往歷買錫村時碧梨年已五齡安然無恙焉得有夭殤之事耶當時余爲碧梨之保姆夫豈不知余可誓之此種謠言實出嚮壁虛構碧梨曰然則嫗有何確據足以證明余爲馬氏之嫡嗣乎凱悌沉思久之忽斗有所觸躍起曰得之矣我見肆中之火光我乃頓有所憶當時密司裁二齡尙臥搖籃中余則傭於奇君家爲密司之保姆一日密司臥房中余偶以事他出比歸室中忽起火火勢甚猛余驚皇失措忽憶密司尙臥搖籃中乃奮不顧身衝入毒燄烈火之中將密司救出其時搖籃亦已着火密司左足之踵爲火所灼傷傷愈後疤痕顯然大如一錢終不能去今密司試去襪履當衆一視苟有疤痕則爲馬氏之嫡嗣當

無疑義矣。碧梨從之立將左足之皮鞋及襪一并脫去，舉其足以示衆人。則足踵之上果有錢大之疤痕。一方衆人驗視清晰，於是威廉之誑不攻自破。浮納與藍翰德咸願爲碧梨作證，人血係既明，疑念立解。碧梨之喜可知也。浮爾丘等之逸去也，仍遺羽黨一人馳往探聽，翌日羽黨歸報，謂碧梨依然脫險。定於是日午後，還歸愛立華城。浮爾丘顧謂其衆曰：「碧梨不除，我黨憂正未艾。今彼欲返愛立華城，此又我儕一絕妙之機會也。余攷此間往愛立華，無論如何必道出枯樹岡。此岡地勢險峻，便於埋伏。我儕午膳後，可持鎗實彈，預伏岡上。一俟碧梨車至，突出襲之，倘能將碧梨捕獲，則我儕之大事濟矣。衆唯唯。午餐之後，浮爾丘果率衆而往，相度地勢，分投伏匿。越一小時，車聲轆轤，出自岡下，則碧梨與浮納等至矣。

是日午後，碧梨與浮納、康頓三人，將歸愛立華城。碧梨念彼愛亞山酒肆，因

一。紅手套之故爲盜黨所焚燬房屋器皿蕩然無存藍翰德之家產悉付一炬中心深抱不安因與藍翰德言凡因己而損失之資產慨由己獨力賠償決不使之受虧藍翰德頗坦然亦不以爲意碧梨邀藍翰德同往愛立華城一游藍翰德因欲爲碧梨作證人義不容辭慨然諾之至於老嫗凱悌雖爲至要之證人然因久病新愈精神未復不願跋涉長途碧梨以證人已有藍及浮納亦不相強當卽與藍翰德商將嫗安置於一農人之家佈置旣竣束整欲行藍翰德忽謂碧梨曰余察烏鵲黨之意竟欲殺密司以爲快一計不成安知不另生他計故我儕此行中途頗爲危險若輩羽黨頗衆我等四人恐不能敵余意欲招鄉人二持鎗寶彈沿途保護藉以壯我儕之膽不識密司以爲如何碧梨深諳其言藍翰德乃往招壯丁兩人荷鎗而至碧梨等四人亦各帶手槍并多擋子彈以備不測於是六人同乘一雙馬之車疾馳往

愛立華城行數里抵枯樹岡下藍謂碧梨曰此間地勢甚險盜而欲襲擊我儕者必且伏匿岡上我儕若平安過此可謂幸矣正談論間忽聞觱篥驟作岡上人馬十餘騎一擁而出飛馳下岡來捕碧梨羣盜皆以鴉冠蒙面猙獰可怖爲首一騎鴉冠尤巨指揮其黨直撲碧梨之馬車其人爲誰蓋卽烏鵲黨黨魁浮爾丘也

### 第三十四章

盜旣下岡藍翰德握鎗欲鬥碧梨止之曰彼衆我寡鬥且敗不如逃也彼若迫我急鬥猶未晚藍領之乃下令御者趣鞭其馬縱其疆馬旣受鞭跳躍狂奔車行之疾直如飛矢浮爾丘不能捨揮衆逐車後並開鎗轟擊鎗彈如雨續續不絕幾傷藍翰德藍大怒遂與浮納康頓及壯丁兩人各持快鎗匍匐車中向盜還擊碧梨則以手鎗助之且戰且馳相持數里盜愈追愈近碧梨

頗皇急顧謂藍翰德曰賊衆若更逼者勢且肉搏矣然彼衆倍於我若肉搏殊不利於我我意苟能得一掩護之處伏匿其中與之相持彼亦畏我必不敢遽前然後以一人歸歷買錫村乞援於鄉團鄉團至則盜衆不足破矣此上策也藍翰德曰然又安從得掩護之地哉正議論間浮納忽呼曰視之此非一土穴耶我儕下車匿穴中以土岸自蔽亦足與盜相持以我視之此直天然一戰濠耳碧梨等就其所指處視之果有土穴一廣可容八九人前有土岸形如戰濠前沙囊之壘碧梨大喜乃急命御者止車衆人相繼躍下奔入穴中匍匐匿各以鎗架土岸之上向外射擊一剎那間盜已連騎而至浮爾丘見碧梨等負嵎自固不敢向前乃指揮其衆相率下馬匍匐於地蛇行進攻雙方激鬥甚烈碧梨等死命相持幸有土岸掩護抗拒較易而盜則頗感因難其有奮勇進攻者輒受傷而退久之碧梨謂藍翰德曰我儕坐守

於此終非久計。微特子彈有限，不堪久戰。盜若以炸彈等物擲入穴中，則我儕無噍類矣。今君等且留此，相持余日，當子身歸，歷買錫村招鄉團來援，康登請行碧梨不許。藍翰德蹙額曰：密司且止，此事尙容熟計。蓋曳車之馬倉猝未曾卸下，此間無馬可騎。密司安能步行往歷買錫村耶？碧梨聞言恍然而悟，意頗躊躇已而縱目四矚，忽遙見盜黨所乘之馬均繫於附近森林之中。馬之左右別無守視之人，碧梨略一沉吟，忽得一策，乃附浮納之耳。約略告之浮納大駭，曳其衣不聽。行曰：此舉太險，密司斷不可爲。碧梨不聽，堅欲一試。乃將浮納之手掙脫，匍匐自穴後躍出，以土岸及蓬蒿自蔽，蛇行而前。一手執手鎗，聊以自衛。此時羣盜之目光咸注意於土穴之中，其他均非無問。故碧梨伏地而前，羣盜乃無一見者。碧梨蜿蜒前進，徐徐繞至羣盜之背後，奔入林中一躍，登上樹上，復以兩手握樹枝攀緣而前，疾若猿猱，直達羣盜繫

馬之處潛將一馬之繮繩解開蹤身上馬飛馳而遁羣盜聞馬蹄聲駭而回顧瞥見碧梨騎馬逸去深爲驚訝浮爾丘揚臂呼曰碧梨遁矣速捕之毋令免脫當卽有盜黨兩人應聲躍起馳至樹林之中相率上馬疾馳追去

左阿奶自愛立華城歸卽挈其孫左斯仍居於茅屋之中屋中陳小火爐鑪上置鐵鍋一就鍋煎水蒸汽蓬勃迷漫室中一切悉如曩日是日午後左阿奶奶擁鑪兀坐無意之中注視鍋內忽見鍋底水中斗現一曠野四圍山林叢密曠野之左有一土穴碧梨及康頓等咸匿穴中又見烏鵲黨魁浮爾丘率其黨多方伏地進攻形勢危急其幻象明晰異常歷歷如繪左阿奶奶大驚躍起以語左斯左斯亦駭曰然則密司梨碧在途中又爲羣盜所厄矣左阿奶奶曰然我察其地似爲枯樹岡今我當報告鄉團馳往救護遲則殆矣左斯領之乃與左阿奶奶偕出倉皇奔往綠樹居旣至入見鄉團新團長蘭姆以

碧梨危險之狀略述一過蘭姆素知左阿奶奶之言異常應驗立卽召集鄉團數十人持械上馬馳往應援左阿奶奶心仍不安意欲親往一觀會碧梨之御者特恩以送左阿奶奶來此尙未歸去聞其主人爲盜黨所襲亦欲馳往救助左阿奶奶大喜乃與左斯特恩偕出躍登汽車命特恩開足汽機疾馳往枯樹岡而去

碧梨行後藍翰德等仍與盜劇戰相持不下已而浮納于無意之中旋首他顧忽見此穴之側別有一小穴穴口作圓形徑可六七尺趨視之其中黝然而黑深不見底浮納異之指以示藍翰德藍忽悟曰此中乃一極長之水溝也此溝廢置已久水亦早已乾涸溝之他端蓋在數十丈外其中頗寬廣人可匍匐而行但自此穴口而下約深二丈許方達水溝我儕苟得一竹梯者便可架之穴口避入溝中輾轉曲折由溝之彼端逸去正不必與盜相持矣

雖然我儕困守於此。將安從得一竹梯乎。浮納聞言躊躇。片刻忽得一計。乃取佩刀一將穴口左右之矮樹斬取十餘株。復以刀削去枝葉。但存其幹。然後以長繩二連之作梯形。此時藍翰德等仍與羣盜互擊。藍偶一疏。忽爲流彈擊中。肩尖略受微傷。血出如注。康登大驚。急取布爲之紮縛。會浮納之梯亦已製成。卽將梯懸之穴口。命藍翰德先拾級而下。浮納等四人一一隨其後。旣達穴底。果得一溝溝甚廣。且無積水。衆乃蛇行入內。蜿蜒前進。曲折由水溝之他端遁去。

當浮納製梯之時。盜魁浮爾丘亦正悉心製造一物。其物惟何。則炸彈是也。浮爾丘見浮納等負嵎自固。攻之不下。心乃大忿。沉思久之。忽得一毒計。乃命人取火藥至實之一洋鐵罐之中。裝以藥綫。製成之後。卽持彈匍匐而前。將近穴口。以火燃其藥線。奮力向穴中拋擲。彈入穴中。轟然炸裂。沙石四飛。

煙霧迷漫浮爾丘。大喜以爲藍翰德等必已炸斃於土穴之內。立率其黨人乘烟霧沙石中蠭擁而前躍入土穴。比至穴中不覺相顧錯愕。蓋藍翰德等四五人早已蹤跡杳如不知何往。浮爾丘大詫詳察之後始知藍翰德等均已逃入廢溝之內。烏鵲黨黨人中有知此溝底蘊者謂此溝別有一穴口在數十丈外。若輩在溝中匍匐而行。濡滯特甚。我儕速往彼端伏於穴口俟其出逐一捕之。若輩必難漏網矣。浮爾丘大喜立命此人爲嚮導率其黨人飛馳而去。

碧梨之遁焉有盜黨兩人追逐其後。碧梨迴顧見之力鞭其馬奔乃益疾然盜黨之隨其後者追亦愈急。馳數里碧梨之馬忽觸石而躡碧梨從馬背顛墜而下。跌入草間。盜黨見之大喜。躍馬直前來禽。碧梨碧梨殊敏捷。自地上一躍而起。躍身上馬疾馳逸去。然經此波折。追騎相距益近。少頃盜騎忽與。

碧梨之馬並驅而馳盜黨就馬上捉碧梨碧奮勇與抗三人互相扭鬥均從馬上墜下碧梨寡不敵衆卒爲兩人所捕盜黨遙見附近一小河之濱停有馬車一輛車旁闖無人在乃將碧梨曳至馬車之側取一長繩縛之于車輪之上縛已取鞭猛擊其馬馬驚痛曳車狂奔車輪旋動碧梨亦隨之而轉一時頭目暈眩欲呼而口不能發聲駭極幾暈危急萬分差幸碧梨機警異常急伸手將輪軸上之螺旋釘旋動釘去車輪乃自軸上脫下其時馬車溯河濱而馳車輪既脫旋轉不已直趨河邊但聞訇然一聲此輪乃帶同碧梨跌入小河之中

第三十五章

鄉團團長蘭姆率衆自歷買錫村出從左阿奶奶之教馳往枯樹岡將近岡邊道出一小河之濱忽遙見馬車一輛疾馳而來車輪之上縛一女子衣裙飛

揚。旋。轉。不。已。衆。大。驚。正。欲。設。法。援。之。不。意。一。刹。那。間。車。輪。砉。然。而。脫。墜。入。小。  
河。之。中。衆。乃。相。率。下。馬。奔。至。河。濱。取。長。繩。一。將。車。輪。曳。起。諦。視。之。則。輪。上。所。  
縛。之。女。子。卽。密。司。碧。梨。也。相。顧。大。詫。急。爲。解。去。其。縛。碧。梨。墮。水。未。久。且。素。諳。  
游。泳。之。術。故。未。溺。驚。魂。稍。定。奮。身。躍。起。見。衆。鄉。團。圍。立。其。前。心。乃。大。喜。急。  
顧。謂。團。長。蘭。姆。曰。我。儕。自。託。派。斯。城。出。擬。往。愛。立。華。不。意。烏。鴉。黨。大。隊。中。途。  
來。襲。我。儕。不。得。已。藏。身。土。窟。負。嵎。自。守。然。盜。來。甚。衆。爲。勢。至。危。余。故。子。身。逃。  
出。欲。乞。君。等。來。援。今。余。友。數。人。尙。被。困。土。窟。之。中。君。等。宜。速。往。救。之。蘭。姆。唯。  
唯。遂。率。衆。上。馬。別。以。一。騎。與。碧。梨。乘。馬。爲。前。導。鄉。團。隨。其。後。飛。馳。而。去。  
浮。納。等。既。以。繩。梯。入。水。溝。卽。從。溝。中。蜿。蜒。而。前。行。不。數。武。忽。聞。轟。然。炸。裂。聲。  
地。爲。之。震。浮。納。曰。何。如。盜。果。以。炸。彈。饗。我。儕。矣。我。儕。若。死。守。穴。中。此。時。當。無。  
噍。類。險。哉。藍。翰。德。等。亦。額。手。稱。慶。蛇。行。久。之。始。抵。水。溝。之。他。端。五。人。相。繼。躍。

出不意浮爾丘等早已狙伏於穴口之兩傍迨五人出卽以手槍指其胸五人倉卒之間不及抵抗相視失色束手就執浮爾丘大喜立命其黨取長繩至將五人連縛之驅之而返行不數步碧梨忽引大隊鄉團飛馳而至鄉團遙見烏鵲黨立卽開鎗轟擊聲震山谷其勢甚盛羣盜出不意惶急失措浮爾丘頗機變明知與鄉團奮鬥勢必無幸立率其心腹黨人兩名飛身上馬縱轡逸去鄉團追之不及乃將其餘盜黨一并捕獲碧梨急下馬爲浮納等五人解去束縛浮納與碧梨各述別後所遇互慶脫險嘆爲天幸碧梨聞藍翰德受傷急向之慰問藍謂傷勢甚微可無大礙碧梨心乃稍安此時鄉團團長蘭姆命將捕獲之烏鵲黨一一繫之馬上碧梨等均與蘭姆握手深致謝忱蘭姆乃指揮團勇驅其俘虜凱旋而歸其時康頓及莊丁已將馬車尋獲於是碧梨等六人相率登車駕之疾馳往愛立華城而去

浮爾丘之遁也。回顧身後，僅兩騎與之偕逸。明知其餘羽黨均爲鄉團所捕，懊喪不可名狀。馳里許，抵一高岡，立馬岡上，縱目四眺，忽見一汽車從岡下駛過。車上端坐者，則左阿奶奶孫也。浮爾丘急指謂其黨曰：「此嫗爲失魂井主人，我欲獲之久矣。速捕之，毋令脫去！」黨人領之，乃隨浮爾丘下岡飛逐。於汽車之後，浮爾丘自馬背取長繩，以其一端爲環，追稍近，即奮力遙擲之。繩環飛來，適套於特恩之上。特恩驚而撐拒，浮爾丘力曳其繩，特恩被拽顛墜車下。汽車乃戛然而止。左阿奶奶孫見盜黨又至，穀觫不知所措。浮爾丘指揮其黨，將左阿奶奶孫自車上曳下，挾之上馬，呼嘯而去。

特恩既墜，目睹左阿奶奶孫被盜，刦去明知一人之力，決不能與羣盜鬥。乃佯爲受傷之狀，僵臥地上。盜遂置之不顧，迨盜衆上馬去，特恩始將繩索擰脫，奮身躍起，遙見浮爾丘等去，尙不遠略，一沉吟，忽得一策，乃躍入汽車之

中驅車疾駛潛尾於羣盜之後探其所往浮爾丘等在前固嘗然未之知也。馳數里抵米洛特山之附近此處地極幽僻人跡罕至山麓有板屋數椽則烏鵲黨最新之秘密窟也特恩止車於數百武外卓立車中延頸遙望但見浮爾丘等至板屋之前卽相繼下馬將左阿奶奶祖孫推入屋中特恩旣探得盜黨之蹤跡決計馳歸愛立華城報告碧梨趣其來援遂旋轉汽車仍循原路而出飛馳向愛立華城而去。

威廉新設之煤油公司今已成立矣愛吉荔果出十萬金付之威廉俾爲開辦之費威廉得資則大喜當卽馳往失魂井附近實巨廈一宅爲公司辦事之處召募工人卽日從事開採威廉以總經理資格監視工作趾高氣揚躊躇滿志忻慰不可名狀一如巨富之成卽在頃刻者是日清晨威廉忽接一函則發自愛吉荔者其辭曰

威廉我愛鑒別數日甚念今日午後余欲至公司視君兼視礦中工作者嚴慈亦且同來君聞之當欣然色喜也

愛吉荔上

威廉閱已果大樂午膳後閨者入白密司愛吉荔至威廉疾趨出迎見霍斯德夫婦果與其女偕來威廉肅之入辦事室坐定後威廉略述公司開辦之狀況霍斯德頗稱其能嗣復泛談他事坐久之霍斯德忽問威廉曰君購此油礦時曾令礦主書賣絕據一紙然乎威廉詎之曰然霍斯德曰君曩曾出以示余當時亦未措意今則礦已開採此據頗為重要究之此種契據他日果無糾葛乎威廉言愕然色變嗣乃出其僞造之賣絕據以示霍斯德毅然曰我意既獲此據異日必無糾葛丈可勿慮也霍斯德接據與愛吉荔共披閱之閱已亦無他議乃還之威廉威廉正欲將據收藏而碧梨及浮納等至矣

碧梨既歸愛立華先往霍斯德家方知威廉所設之煤油公司早已成立失魂井油礦亦已着手開採霍斯德夫婦及愛吉荔均往礦中參觀去矣碧梨大忿立偕浮納等四五人追蹤而往比至公司中排闥直入一擁入辦事室威廉見碧梨突至皇駕失色碧梨戟指威廉厲聲罵曰咄惡徒汝敢假造證據誣余非馬氏之嫡嗣今余既得確切之反證足以破汝之奸彼浮納及藍翰德君均可爲余之證人汝試言之尚有他謀足誣余否碧梨言已浮納及藍翰德同聲發言將老嫗凱悌所語略述一過證明碧梨確爲馬氏之嫡裔威廉見碧梨證據確鑿俛首嘿然不敢復辨愛吉荔聞之則大爲懊喪碧梨復斥威廉曰此失魂井油礦乃老嫗左阿奶奶之產余已以資購得契據等物均在余處汝乃何人輒敢從事開採今汝當立卽離此匪然者余且控之法庭國家尚有法律必不容汝惡人也汝其慎之威廉聞言瞠目怒視揚其

手中之僞據大聲曰此礦確爲左阿奶奶所有然余已以重資向彼購得立有賣絕契據在此汝有何權力乃敢逐余碧梨斥之曰此言誑也左阿奶奶語余此據實汝所僞造汝曾逼彼簽字彼僅簽其半胡得持爲憑證威廉愕然仍齷齪與碧梨辯兩人正爭論間盜颺浮爾丘忽至隔窗招威廉威廉見而趨出浮爾丘附耳語之曰老嫗左阿奶奶祖孫已被余所擄獲囚之山中余故來此詢君君欲殺之乎威廉聞言喜曰余正以契據之故爲碧梨賤婢所窘今左阿奶奶既爲我黨所捕則余亦有辭抗碧梨矣君請在此稍待俟余事畢當與君偕往浮爾丘領之威廉乃忽忽奔入

### 第三十六章

威廉入室坦然顧碧梨曰汝謂此失魂井契據乃屬贊鼎耶此據係左阿奶奶所立是真是僞汝安得知之今汝可挈左阿奶奶來俾爲証人則是非曲直可

以不辯而自明矣。霍斯德亦從旁發言曰：威廉此言頗爲中肯，賣絕據之眞僞，惟左阿奶奶可證明之。今左阿奶奶在密司可邀之來，此一明此事之眞相。碧梨曰：左阿奶奶在歷買錫村君等若欲招之來，事亦易耳。威廉微哂曰：汝若能招左阿奶奶來，證明此據爲贗鼎，則余當立卽離此，決無異議。碧梨乃回顧康頓曰：君可速歸，歷買錫村挾左阿奶奶來此，愈速愈妙。康頓諾之，正欲啓門而出，不意室門斗關，碧梨之御者特恩在奔入室，喘息語碧梨曰：頃余與左阿奶奶孫乘車偕出，中途忽與烏鵲黨遇盜，以索將余拽倒，割左阿奶奶孫阿奶奶祖孫乘車偕出，中途忽與烏鵲黨遇盜，以索將余拽倒，割左阿奶奶祖孫而去。余潛尾盜後探其蹤跡，始知烏鵲黨之秘密窟乃在米洛特山之山麓，盜將左阿奶奶祖孫幽閉窟中，余恐兩人有性命之虞，故飛馳來此報告密司，請密司速籌良法馳往救護。碧梨聞言恍然大悟，厲聲斥威廉曰：狡哉汝也！汝暗遣烏鵲黨人將左阿奶奶孫捕去，乃復趣余邀左阿奶奶來俾爲証人。

余苟不得左阿奶者。則汝輩狡謀終無破露之日。汝之用心可謂深矣。惜乎。機事不密。汝輩巢穴乃爲特恩所探悉。今余當趣挾左阿奶來。破汝奸謀。法律具在汝之罪爲不道矣。威廉見事已敗露。怒目瞪視。嘿然不能對。碧黎顧謂浮納等曰。若輩詭變百出。或且殺左阿奶以滅口。今左阿奶之處境危險異常。我儕宜速往救之。浮納等均以爲然。霍斯德亦請偕往。正議論間。威廉乘衆人不防。潛啓室門。閃身逸出。時浮爾丘尙在窗外。威廉急曳其臂。飛奔而出。至大門之外。一躍上馬。縱轡疾馳。相率逸去。

威廉旣逸。碧黎偶迴顧。贓而呼曰。噫。奸人遁矣。彼此去必殺。左阿奶我儕速往事猶可及。否則殆矣。康頓曰。烏鵲黨黨人皆亡命之徒。我儕此去必且與若輩奮鬥。宜各攜鎗械而往。免爲盜黨所窘。霍斯德乃招侍者入。命將礦中衛隊之鎗械連同子彈一并取至。衆人各取一快鎗。執之相繼奔出。躍登特

恩之汽車特恩開足汽機飛馳往米洛特山而去。

威廉隨浮爾丘之後逃入盜窟見左阿奶奶祖孫果被縛於室隅之橋上盜黨兩人則守視其側威廉喘息略定卽責浮爾丘曰君等作事抑何疏忽乃爾特恩潛尾君等之後君等乃絕不覺察坐令此處機關部爲彼探悉一着之失滿盤皆敗失今碧梨等必且追蹤來此我儕四人勢難與敵事將奈何浮爾丘聞言亦大爲懊喪威廉沉思有頃忽問浮爾丘曰此間亦貯有炸藥之類否浮爾丘曰有之室隅瓦罈中所貯皆極猛烈之炸藥也威廉大喜乃命黨人將炸藥之罈移至左阿奶奶及左斯之中間別取藥綫一通入罈中佈置已竣命黨人出立門外登高探望少頃黨人倉卒入報云遙見汽車一飛駛而來威廉躍起曰至矣立取火柴一燃罈上之藥綫燃已乃率浮爾丘及黨人相繼啓戶而出

碧梨等驅車至山麓止車躍下遙見烏鵲黨之秘密窟尚在數百武外碧梨恐墜威廉之奸計止衆勿遽前衆乃持鎗實彈排列於廣場之上此時盜窟之門忽呀然而開威廉與浮爾丘等相率自室中奔出衆人見之卽舉鎗遙注威廉作欲攻擊狀威廉坦然無懼但自囊中出白巾一方舉手揮之以示降服之意碧梨見之遂止衆勿發鎗立皆浮納及霍斯德昂然而前藍翰德等則持鎗緊隨其後以備不測碧梨步至威廉之前威廉佯爲喪氣之狀黯然曰汝等此來但欲得左阿奶奶耳今左阿奶奶祖孫安然在室中汝等可自往見之碧梨聞言遂偕浮納奔至板屋之前推門而進霍斯德見之亦欲隨碧梨入內不意威廉在傍搖手示意止霍勿入碧梨適迴顧見之心乃大詫明知威廉舉動詭異其中必有奸謀爲先發制人計乃囑藍翰德及莊丁將威廉等嚴密監視勿令逸去威廉大怒突與莊丁扭毆浮爾丘及黨人亦紛起

暴動一時場上大亂碧梨與浮納乘紛亂之時奔入屋中見左阿奶奶孫果被縛於室隅之椅上浮納出小刀一將兩人身上的繩索一一割斷左阿奶奶得釋急將口中所塞之棉絮吐出顫聲呼曰速速遁炸藥速遁速遁呼已立曳碧梨及浮納之臂自後門逃出左斯亦倉皇從其後奔十餘武但聞轟然一聲石破天驚烟燄漫沙礫橫飛板屋數椽皆時炸爲平地碧梨等四人幸疾馳數武相距較遠未遭殃及亦云幸矣

碧梨等既脫險乃繞道至敗屋之前見霍斯德等亦均無恙盜黨兩人已爲莊丁所捕獲心乃大慰惟威廉及盜魁浮爾丘蹤跡杳如不知所往衆人相顧詫怪四出搜尋久之始得之於敗屋之下兩人斷頭折足血肉狼藉身負重傷氣絕久矣蓋炸藥爆裂之時其勢非常猛烈當時兩人與莊丁鬥力不能敵適退至屋簷之下忽然一聲遂爲炸藥所轟斃擊由自作害人者轉以

自害碧梨等見之靡不歎歎歎息巨憇既死諸事大定略一徘徊乃相率驅車而歸

碧梨返愛立華城仍寓居於霍斯德家霍斯德爲招梅諾夫至卽以浮納及藍翰德爲證人證明碧梨確係馬氏之嫡嗣梅諾夫此時始知曩日受威廉之愚深抱歉忱當將馬氏之遺產悉數點交碧梨以釋其責至於愛吉荔支去之十萬金已爲失魂井油礦公司之開辦費今公司亦歸碧梨所有故無庸追究愛吉荔母女以遺產得而復失深爲懊喪心雖妬甚卒亦無如碧梨何也碧梨以失魂井油礦公司創辦之始不可無人管理卽請霍斯德爲公司總理而以浮納及藍翰德分董其事俾得繼續開採三人咸忻然允諾碧梨并命將公司股份五分之一歸之左阿奶奶祖孫以酬其勞佈置旣定浮納乃請於碧梨謂曩日所訂之婚約當繼續有效此時霍夫人及愛吉荔亦不

敢復持異議。碧梨知浮納之愛已良出至誠，乃慨然諾之。浮納大喜，遂將訂婚之約指，仍爲碧梨戴之。指上碧梨與浮納約結婚嘉禮，須在歷買錫村之綠樹居舉行。浮納亦諾之。越日，碧梨遂向浮納及霍斯德告辭，偕同綠樹居司事康頓驅車歸歷買錫村。

碧梨既歸之一星期，即以函招浮納。翌日得浮納之覆書，急展閱之，詞曰：碧梨吾愛鑒別一星期，遙遙如一歲矣。書來猥蒙見招，忻慰莫名。余當於星期四午後一時，抵歷買錫村，卿其遲余於車站之間可也。浮納上。碧梨聞已嫣然一笑，立遣人招鄉團團長蘭姆至，與之密語良久。蘭姆頻頻領首含笑而出。

翌日即星期四矣，浮納自愛立華城乘火車馳往，歷買錫村距村數里，突有盜黨一大隊，自道傍森林之內，躍馬而出，橫列軌道中，開鎗一排，脅令火車

停。止。司。機。者。大。駭。急。止。其。車。不。敢。復。前。一。時。車。中。乘。客。聞。有。盜。至。紛。紛。竄。匿。  
秩。序。大。亂。羣。盜。持。鎗。登。車。財。物。衣。飾。一。物。無。所。取。但。將。浮。納。自。車。上。拽。下。挾。  
之。而。去。浮。納。諦。視。羣。盜。不。覺。大。詫。蓋。盜。之。頭。上。各。戴。有。鴉。羽。之。冠。一下。蒙。其。  
面。獵。獵。可。怖。察。其。狀。固。赫。然。烏。鴉。黨。也。盜。以。白。布。蒙。浮。納。之。日。迫。令。上。馬。擁。  
之。而。行。浮。納。在。馬。上。默。念。烏。鴉。黨。大。隊。早。爲。鄉。團。所。捕。囚。之。獄。中。安。得。復。有。  
餘。黨。橫。行。於。此。詎。守。者。不。慎。若。輩。乃。越。獄。而。逃。出。耶。正。狐。疑。間。覺。馬。忽。止。步。  
不。前。盜。黨。拽。之。下。騎。去。其。蒙。目。之。巾。浮。納。縱。目。四。顧。則。在一。廣。場。之。上。烏。鴉。  
黨。十。餘。人。圍。立。其。四。週。一。盜。昂。然。而。前。拍。其。肩。大。聲。曰。浮。納。汝。今。入。我。黨。之。  
手。矣。我。首。領。浮。爾。丘。爲。汝。所。害。今。我。黨。獲。汝。將。爲。首。領。復。仇。汝。若。畏。死。者。速。  
爲。乞。憐。之。詞。我。哀。汝。或。且。釋。汝。浮。納。大。怒。曰。殺。我。殺。我。固。大。丈。夫。安。能。向。  
汝。鼠。輩。乞。憐。盜。領。之。曰。壯。哉。真。好。男。子。我。黨。服。汝。矣。言。已。忽。招。一。少。年。黨。人。

趨前含笑曰浮納君試視之彼爲何人君亦識之乎盜言已少年黨人忽去其蒙面之羽冠挺身卓立視浮納而笑浮納諦視其面瞠目大詫不覺失聲呼曰碧梨……碧梨乃一躍而前抱浮納於懷擁而吻之驩呼曰浮納我愛君勿駁我戲君耳其時羣盜亦各去其蒙面之冠拊掌大笑羣盜非他蓋蘭姆及衆鄉團所改扮者也浮納驚魂乍定愕眙不作一言於是衆鄉團鼓掌如雷疾擁浮納入綠樹居肆中大廳陳設輝煌奇麗奪目霍斯德夫婦及梅諾夫藍翰德等已密應碧梨之招先浮納而至男女嘉賓躋踴一堂浮納見之迷離惝恍幾自疑身入夢中其時肆中侍者乃邀浮納入別室爲易吉服導之至廳上而碧梨亦易華美奪目之結婚禮服由衆女賓擁之而出五分鐘後浮納與碧梨乃在衆賓驩呼聲中結爲百年好合之夫婦矣



書新貴名版出近最局書業文海上

李自歸韓顧嗣良張李柳張震袁蘇杜  
太香露昌浦明直吉東山郎船詩詩集  
白山川黎毅詩詩詩詩詩詩詩集  
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集  
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

學校用書類

國學基本詩選類

體育指導書類

# 里吉榮園家麥路馬四址地



1915.1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第一版

小偵探紅

手

套

(洋裝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文業書局編輯部  
校閱者 文業書局出版部  
出版者 文業書局  
印刷者 文業書局  
發行者 文業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天津

（馬路十一號）  
（法租界）

大 中 華 書 局

▲全國各省市各大商埠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